

T

序

傳奇家摹繪才子佳人之悲歡離合以供人娛耳目也其書成而命
 往略不加意如平山冷燕則皆才子佳人之姓為類而玉嬌梨者又至各稱其
 字以傳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庸突才子佳人實圖受於隨意且擇成書而錄
 書則有特異焉者其所叙為儒珍若蘭等才子佳人之事而其名則
 於才子佳人也驟焉閱之究亦有藥不醫症之謂也其書每三而知作
 奇令人以為鐵為花為仙者讀之而才子佳人之事
 之而若劍若玉芙蓉若紫宸諸仙復旋繞於其際卻
 實兼到如八股關動題體此作者鑄局命名意也

鐵
 花
 仙
 史

繪像鐵花仙史

總目

- | | |
|------|-------------|
| 第一回 | 文官關嬰諧秦晉 |
| 第二回 | 埋劍園詩感花姨 |
| 第三回 | 扶父柩瑤枝叩闕 |
| 第四回 | 看花燈候入天台 |
| 第五回 | 白木公子飽尊拳一場掃興 |
| 第六回 | 紅顏淑女試題詩七步知才 |
| 第七回 | 蕪花居採蓮訪妓 |
| 第八回 | 白雲留醉月聯詩 |
| 第九回 | 陳秋麟湖亭過美 |
| 第十回 | 水無聲妓館飛仙 |
| 第十一回 | 文星暗鄉科落榜 |
| 第十二回 | 信讒言勢利寒盟 |
| 第十三回 | 假斯文獻舊句當場出醜 |

- | | |
|-------|------------|
| 第十四回 | 真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 |
| 第十五回 | 藥錢塘納贅女乘龍 |
| 第十六回 | 夏瑤枝從容應點選 |
| 第十七回 | 金山寺元虛遇盜 |
| 第十八回 | 定海關文士談兵 |
| 第十九回 | 悟真性入山修道 |
| 第二十回 | 感神夢增作螟蛉 |
| 第二十一回 | 西席賓忽得西廂趣 |
| 第二十二回 | 東閣客狠辭東床選 |
| 第二十三回 | 假佳人冒認真佳人 |
| 第二十四回 | 大姨夫先作小姨夫 |
| 第二十五回 | 兩解元雷擊花妖劍 |
| 第二十六回 | 三神仙法潤玉芙蓉 |

蔡真志



王
傑
瑜



王
悅



陳秋麟



薛武家



蔡文姬



繪像鐵花仙史

第一回

文官閣嬰諧秦晉

詩曰

風流何事不成羣 智結才愚各有情 異種奇葩誇富貴 埋蛟隱壑託青萍

退歸林下怡山水 坐醉花間結晉秦 從此赤繩雙繫足 枉教情薄似秋雲



話說先朝全盛之時四海共慶昇平武林西子湖邊定香橋畔有一個名園喚做埋劍園乃是錢塘蔡孝廉號其志的祖遺之園他始祖曾為宋將後來因見權臣持國武將無功遂罷官歸隱即於定香之側疊南屏之石為山引西湖之水為沼花木成蹊亭榭悉備又將自己所佩的一口寶劍埋於園中以誌不仕終隱之意後來子孫相傳遂以埋劍為名只因宋沒元興兵端不息漸至年久事非業成廢圃幾為汾陽故宅幸得其志性情却與始祖相符遂又濬復故址從新修葺得朱欄粉牆比舊更勝但因性癖山水將城中宅院封鎖與妻符氏並僮僕十餘口遷作園居這年其志秋塲報捷未免忙了月餘久不窺園一日稍暇乃邀了一個莫逆好友也是其年新中的舉人姓王名悅兩人極是意投道合最相知的所以這日其志一閒就請了王悅來家同至園中賞菊兩個正爾遊玩擡頭忽

見荷花池畔太湖石前數枝牡丹開得十分嬌豔色兼紅白香韻襲人忙近前玩之方知乃是芙蓉朶作千葉大若牡丹而芳香冠於羣葩其志不勝奇喜以爲此地從不曾栽植何忽得此妙種灌園人道相公還未知此花奇處初開時乃是雪白的到得將殘淡紅愈彫愈紅漸至謝落之時色如噴血凝丹必應相公今科連捷故人傑地靈生出這個祥瑞來其志笑向王悅道花豈無種而生弟實不信王悅道怎麼沒有昔時孝里莊園從來不曾栽種牡丹其年忽生出一種牡丹來至明年三月花開始知爲紫色牡丹甚是燦爛時有觀察某者見花甚愛欲分一株可煞作怪纔掘下尺餘見一石如劍約長二尺如玉之潤似鐵之堅上篆二句道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自此之後其花遂彫不復開矣今吾兄此花得無瓊島飛來之種乎其志道然則此花之下亦有石劍在耶弟但聞始祖之時建造此園有埋劍之傳以名是園但亦失其處若然則始祖之劍或亦在此花下乎今可掘之以發數百年之奇未爲不可王悅止之道此乃靈芝發穗彩筆生花是應吾兄發跡之瑞豈以雲祜相傳之謬而泄此實在之瑞徵乎其志含笑而止乃叫灌園人將酒席移在花前玩賞盡歡而訖兩人就於園內書房安歇次日復飲花前一連作十日之飲直至花殘王悅方別其志卽於花畔營一小閣額爲文官這正是

愛花營小閣

徵瑞啓名園

說這王悅是與蔡其志鄉榜同年後同進都會試三四次都雙雙再不能朱衣暗點此時不覺年近五旬其年又值大比少不得又要遠行會試王悅因與安人俞氏道我今年已半百不能得一名進士氣且後裔乏人這一次倘再不中則此生已矣安人道相公豈未見梁灝謝恩詩云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住時灝八十有二而且狀元及第今相公尚纔知命之年豈云已乎還期矢志向前則青紫猶拾芥耳王悅道我豈不知但前程渺渺焉能逆料今次進都我欲多帶千餘白物倘南宮徵倖是不必言若仍落孫山之外則將所帶之物捐納一官雖非顯親揚名然出仕一番庶不負生平所學反是終南捷徑不然老死場屋冥冥何益安人道相公所算雖是還宜激厲於金榜更爲盡善王悅道我豈不欲全美但恐造命不然耳安人便不言語卽將家中所積湊足千金卽約了其志依舊同伴進都一路看山玩水就耽擱到得都中卻好場期迫近忙尋了下處各將經史略一溫習到了這日領卷赴考三場既畢果然學無老少達者爲先王悅高高的中了第八名進士殿試後蒙御筆點入翰林好不喜悅其志垂頭喪氣心中焦悶看王悅與頭頭去赴瓊林宴遊街過了謝座師拜同年忙了數日方得空閒其志欲辭王悅而歸王悅道以吾兄之高才諒必掄元有待特大器晚成耳幸勿以不第爲悶而自挫青雲之志其志嘆了口氣道慚愧若再三年小弟望六矣雖此心不灰恐而視茫茫而髮蒼蒼再欲

如今日之文猶爲不才見棄而况他日不復能如是耶功名之念從此絕矣王悅道吾兄之意與弟相同日前家中起身之時與老荆商之今次不中恐此生已矣故再三籌畫帶得千餘朱提來都以作退步倘果不中欲就舉人捐納不期僥倖今俱原封在篋兄如不棄何不移弟之退步以作吾兄之小就但不知兄以爲何如弟忝知己故盡愚直告若兄另有高見則弟猶斥鷃笑鵬之謂歟其志道蒙仁兄見諭甚善但是兄之物弟何敢假王悅道弟言實出肺腑兄何作此套語况君子有通財之義且吾輩交遊又非泛泛者可比說罷卽叫從人將行李打開檢付其志收藏其志再三稱謝卽日自去營謀事有湊巧恰好南直松江府青浦縣缺是個上好地方蔡其志忙又借了千餘京債未還將來上下使用卽銓補青浦知縣限日赴任其志不勝之喜領了文憑謝別王悅又順攜家報卽日出京一路歸家正是

得居輕借力

便是轉身時

說這其志家中原是有餘的但進京時帶的是不過盤費而已王悅之銀暫假一時之需方得成就功名正叫做饑時得一口故一歸家卽將所借之銀連家書一並攜了親身來至王悅家中致謝送還王夫人收訖不題自己乃擇吉赴任來至青浦縣這其志原係富學宿儒緣命不該兩榜故草草而就當日居官自然十分名望又喜松江府太守卻是同

鄉夏英甚爲契合不時照拂故雖作縣纔一三年倒也官囊頗豐後值撫按兩司怪其志爲人傲放不肯迎奉心中不喜欲尋事故參究他而蔡其志早暗知其意也就學了淵明先生的高見封印謝職而歸於埋劍園栽竹種花看山玩水或酒或詩婆娑樂境一日晨起秋高氣爽其志不勝感憤因拈筆作一絕以誌居休之樂其詩云

憑君莫笑髮芊芊

走馬秋風曾少年

醉臥花間琴作枕

在官那似在家閑

吟罷投筆而笑正欲呼飲忽報翰林王爺拜原來王悅亦與當道不和又見宦途乏味也卽乞休而歸故來拜其志其志忙出接見各叙間闊之情王悅道弟在都中遙聞吾兄賢聲遠達正擬召見金門一快知己之意何忽掛冠東門蔡其志道向蒙吾兄周急功名至今銘感但弟一行作吏文雅多盡日逐與鄉里愚夫爲侶甚是苦海幸得太守夏公不時以文墨盤桓故能駐足三年不然則久已命駕歸矣後又陰知上司不悅故棄此薄宦解綬家居如吾兄兩榜名流榮膺太史正大丈夫得志之秋小弟不勝仰望丰采何亦遽然致仕作葦羹鱸膾之思耶王悅道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向東洋大海且枳棘滿布長安覺步步厭人既不能作諤諤臣而勤職事恐貽尸位之譏稍效金樓子蜘蛛隱耳其志笑道我輩見識真乃相同所謂長安塵土三千文何如白雲深處耳二人說笑移時王悅卽欲別歸其志歎留道既作閑人又來忙了小園玉芙蓉現在甚是燦爛小槽新釀初熟何妨

花前月下追昔日之樂說罷一手拉王悅來至後園文官閣中早已有酒盈樽二人東西坐下王悅道追憶昔年初得此種蒙兄花下留作十日之飲彼時尚汲汲於功名迄今退歸林下倏忽十有餘載時景雖移而好花依舊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耶其志道項羽垓下之歌漢高沛邑之泣同一意也然吾輩既已歸休萬念俱灰要作天下第一等閑人只喜今日有酒那念昨日無魚豈猶以生死爲意今日與兄必當盡醉花前酣然潦倒使花神亦羨吾輩之徜徉自得其樂而樂也王悅笑道人非木石豈得無情卽玉芙蓉白縞冰心淡泊已具將殘而忽又華麗此亦繪事後素之見端如吾等雖已心冷如灰豈可無一熱言以發其冷耶其志大笑道只要詩酒於醉鄉硯田那復問是非於今來古往二人正在談笑忽小童走到其志身邊近耳低低的說了些什麼其志忙立起身來道有屈吾兄寬坐小弟一去就來王悅道蒙賜盛筵已叨酌酤兄請自便小弟卽此告別其志道興猶未闌何遂言別略止片刻弟去卽來說罷竟忙入內王悅不知其志何事見殷殷之意豈好拂他興致只得坐下靜待其志出來不期進去一會不見動靜乃起步庭前看花消遣忽見自己家人王德急忙而至道老爺快些回去家中夫人卽刻午時產下一位公子特著小人來請老爺王悅見說急起身向蔡管家說道可致意你家老爺說我有要事不得面別明日再來請罪罷蔡管家再三留住道請王老爺再坐片刻家老爺就出來的若王老

爺去了要責罰小人怠慢之罪正說不完只見蔡其志笑吟吟的踱了出來道正欲追金谷之歡爾豈一日之興何故竟思逃席王悅答道非弟不欲盡歡適有不得不去之事故敢不別而行其志道有甚急事都不能少留想是怪弟失陪故有此舉待弟吃個告罪杯如何王悅道忝在知己豈復拘拘不瞞兄說適纔小僮來言老荆舉得一子故急於欲歸耳其志見說不覺喜動眉宇原來恭喜榮誕令嗣可謂奇異吾兄請坐弟更有一言王悅無奈只得坐下問道吾兄善李虛中之術乎不然何以知爲奇異其志道兄產麒麟定是廟廊之器何必以弟曉算術而後知爲英物乎所稱奇異者適符異索弟亦幸舉得一女故爾失陪入內今令郎恰是午時年月日時相同莫道老天無意吾兄若不鄙棄何不今日一言成他時兩好不知吾兄以爲何如王悅道蒙兄見諭雖是但俱在試啼之際知蚌蚌蟪蛄爲生幾何第恐日久事非爲異時之累何不俟其旣冠及笄之年然後議及姻親乃爲妥當其志道弟非不諒但凡作事最宜巧合良逢難得令郎小女庚字相同豈非巧合今日卻值花下成盟豈非良逢而良巧兆其始焉知不以終乎萬一不虞於他日亦無傷乎其禮得育則就今日之言不育則兄與弟俱爲莫逆世交肝膽相照又可別較何用泥於必可必不可之見而違天意人事耶王悅見說俯首半晌道承雅愛殷殷敢不如命持慚愧不能仰攀耳其志笑道玉堂御柳果不如河陽一縣花耶言畢相視而笑王悅道

既蒙不鄙深切榮幸明日當偕柯斧相求但恐薄宦寒素愧乏白璧爲聘奈何其志道兄
又來迂闊了雖詩之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蓋恐人心難測以爲無
徵不信耳今弟與兄既莫逆於心事出至誠卽此花前兩諾千金莫易豈必拘拘於俗套
以混吾輩作事卽欲執柯之人亦俟合巹之日可耳王悅大笑道兄真快人作事豪爽若
此超出古人之上弟愧不如也二人因說得投機快飲沈醉王悅方別而歸正是

片言花下盟金石 信是交深不用媒

自此之後莫逆好友又成兒女親家比前更覺親密果是光陰迅速不知不覺的王悅之
子又早七歲生得眉清目秀齒玉脣丹王悅見其穎悟不凡知書香可繼私心甚慰卽延
名師教授因其聰敏出萃乃取名儒珍號蠶玉這儒珍真個是聰明天縱讀書過目成誦
作文十分老練時有一個同窗姓陳名秋麟父親鯤化曾做過廣西布政因老致仕在家
那陳秋麟亦生得面如冠玉體若兼金其敏慧與儒珍一般年紀又彷彿二人情投意合
最是說得來的一日適值先生他出王儒珍向先生案上將其詩稿竊看忽翻著一箋上
面只寫得一行詩題是雪珠詠卻不曾落句儒珍見了不勝技癢乃援筆詠成一律向秋
麟道偶得題於先生案頭潦草成句望兄賜覽乞定推敲秋麟接過看畢道尊詠甚佳形
容奇妙小弟不量卽當續貂亦題一首於後纔寫得完先生突至急欲收匿早被先生看

見遂問道明窗淨几不去埋頭課業卻在此寫些甚麼秋麟知不能隱乃出二詩呈上道
學生輩偶得題於先生詩稿中稍爲學步不覺塗鴉幸先生宥之先生接詩一看見是雪
珠詠乃笑道此題因難於形容我尙不敢落筆不知做些什麼在上面乃展開一看只見
第一首是王儒珍的道

三千世界盡珠璣 米粟盈庭豈察饑 誰道玉龍鱗甲敗 相看夜棹亦剡溪

蛟人泣下應時瑞 柳絮才高憶昔奇 漫坐樓頭吟對酒 欲成白戰賦全非

再看二首陳秋麟的道

獻瑞曾經梁武時 醉看錯發瀟橋思 白成也得肥梅影 圓走焉能壓竹枝

滾擊鴛鴦聲碎玉 猜疑滕六卻如珠 掃來試賞陶家味 爲問詩人不如

先生看畢擊節道從雪字上分出珠字似雪非雪比興入情深得此題之旨二詩翁仲他
日之功名亦可見其大概矣二子其勉之我爲爾師亦自惶愧正是

年紀雖然小 文章日漸多

只因先生這一贊有分教文章傳桂海聲教燭冰天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評云論時文者入手得一好勢則全體皆振裨官亦然若此回嬰諧秦晉不先寫王之
借鑑成就功名有造於蔡而訂姻時又多方顧慮推諉令此舉全出於蔡自情願則纔

一登場便如長途病馬入後惟覺渙散無力矣至於王蔡年齒彼此俱已過甲而震巽
纒索縱亦事理所有豈兩夫人又盡枯楊之梯乎閱者殆不能無疑於此不知伯喈方
謂少年伉儷而翁媪俱已八旬秉筆者於子虛烏有之事往往故留一破綻示人非以
滋疑正以釋疑謂我不過借翰墨以消遣長晷而令彼信以爲其人其事之真有是懣
之也所不忍也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回

埋劍園詩感花姨

詩曰

莫向寒窗苦讀書

園中秋色正盈枝

坐花欲索花顏笑

載酒難禁酒興癡

月暗欄杆疑蝶夢

魂消香粉好相思

無端風雨何相妬

一夜瓊葩落滿池

說這王儒珍與陳秋麟十三四歲俱次第入泮因少年美才人人欽羨且兩家相隔不遠
可不時聚首甚是莫逆一日秋麟來至儒珍家中儒珍道連日少晤想見攻苦秋麟道弟
雖讀書未嘗至乙夜亦就睡矣但每興至欲吟便思九齡風度而恨咫尺天涯奈何儒珍
道此亦何難只消遠卻市廛或於那湖山之閒覓一靜室與兄讀書便可日夕聚首又好
領略山光水色曠達襟懷豈不爲妙秋麟道弟亦久有此意因無可棲之地故至今未果
兄言及此洵爲同志但恐寺院庵觀佛號鐘聲也覺煩亂儒珍道兄既厭梵音雜耳家岳
之埋劍園更有何說秋麟道弟素慕令岳翁之園雅勝金谷每欲一遊輒因循而止倘得
能與兄讀書於中深慰渴思但聞令岳翁之寶笈盡居其內豈可假嘯歌之地乎在兄或
可在弟深恐不便儒珍道若爾弟亦不言此園之可矣因家岳不知何故仁和夏吏部特

薦一本言家岳吏治之能天子準奏新近差官實詔優旨欽取入京勢不能辭數日前已將家眷仍移入城內故宅居住只在這幾日之間家岱便要起身赴召若家岳一去此園卽空如欲借作讀書之所家岳亦何吝而不肯耶秋麟見說大喜原來令岳翁今有榮召之命深爲欣羨但亦須先告知尊翁老伯魂求一言方爲妥當儒珍道這個自能理會兩人又說些閒話而別不提且說這蔡其志一向不想做官因九重求治降勅吏部查訪賢良開呈御覽欽取時夏英已任吏部侍郎向知其志才能在松江作府時就有垂青之意後值其志謝職而歸因亦丟開今見了這道旨意頓起夙昔之心况是該督之事故就特薦這一本又寫書來殷勤勸仕府縣官見是吏部特薦皆治酒送行其志無奈只得辭別親友擇日起身王悅聞知亦治酒湖舫率子儒珍請其志餞行須臾其志到來卽時船放中流座無他客惟翁婿父子又且知己並不拘於禮數開懷暢飲少頃舟抵六橋酒已半酣王悅道年兄德政孚嘉帝心簡在鳳詔遙頒崇階陟深使同氣生光其志道弟昔日不甘以五斗米折腰幸得解組歸來深遂林泉之願今不意夏老有此一番舉動且迫以欽旨故無奈就道雖蒙夏老之推愛豈知弟心實有不然王悅道綠野堂雖可娛黃金印未嘗不樂也如弟之壅腫自當臧紕若兄藝苑青錢詞林赤幟故得夏老戀戀作此中郎一顧天下賞音其志歎了一口氣道仕宦人之羅網何印綬足念哉豈若效金樓子蜘蛛

之靈逍遙於湖光山色間之爲真樂也王悅道造化弄人而山水之靈豈能久戀主人之跡哉然雖如此恐夏老一片熱腸難負兄權應此召俟得意時解組未晚但不知定於何日榮行其志道今日蒙故人招飲明日卽西出陽關矣王悅道如此弟今有一言奉懇茲小兒無幽靜之地讀書欲假吾兄埋劍園權且肄業不知能借一枝之棲否其志見說大笑道令郎是弟何人豈有不借之理且弟去後正恐園中無人居住而致荒蕪若得令郎在內讀書所極願也王悅見說卽令儒珍拜謝只因說得投機不覺飲至日暮方各依依不忍而別正是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且按下蔡其志次日起身自滄都中不提再表王儒珍見泰山允了借園不勝之喜送別起身同父回家次日卽與秋麟說知揀了一日約同搬至埋劍園來住下讀書之外所有詩文互相評品真個是好花同看好句同吟甚不寂寞倏忽夏沒秋深池邊玉芙蓉開得十分華麗王儒珍道有此奇花可不把酒臨軒使花神寂寞乎卽叫自己小廝盪盪沽了一瓶湖白買了幾尾鮮魚兩個在花前對酌少焉月出更覺韻致秋麟道對此名花玉容嬌媚不減洛陽春色既有芳香贈我豈無好句酬之儒珍道酒澆清月詩慰名花正今夕之興然須醉吸斗酒而後聚吟百篇莫使青蓮獨占美於前秋麟道兄風流豪興真不讓

古人乃斟一巨觥遞與儒珍道滿飲此杯聊潤詩腸請兄先吟弟當繼後儒珍接過一吸而盡道與到便吟何分先後因將玉芙蓉爲題揮成一首道

池南池北盡芙蓉 雅操冰心不著濃 攜酒明晨重過賞 殷勤愛惜五更風

秋麟看畢道兄詩雖好但要弟答席該罰酒一杯儒珍道小弟並無此意怎說要兄答席秋麟道兄且飲此杯弟若說得不是加倍罰還兄儒珍只得飲乾道請教秋麟道今夕有酒且飲今夕之酒今夕有詩且吟今夕之詩故爲卽景卽事而兄有明晨攜酒詩句豈非望弟攜酒答兄今日之席乎儒珍笑道此乃弟情鍾於花惜之之辭豈欲兄答席而有此言耶秋麟道鍾情於花何必及酒若弟另有鍾法儒珍笑道且不必爭看兄鍾來秋麟大笑道有理因向花微笑和成一絕先高聲朗吟了一遍遞與儒珍道絕妙弟的深情俱被筆尖化出儒珍接過只見上寫著道

青銅鏡裏玉芙蓉 自見花枝意更濃 若使芳君能解語 寒鴉紙帳可春風

儒珍看畢笑道兄詩越發該罰秋麟道弟有甚不佳卻云該罰儒珍道詩雖佳情卻鍾得不佳適弟之作鍾情於花尙受兄罰酒兄詩鍾情於花外豈反不受罰酒乎秋麟笑道弟豈吝此一杯而妨兄東門之役但弟於花月之間實有深情對此芳標得無春色惱人之思乎儒珍笑道牡丹雖已萌芽還宜含蓄以待春風豈可賦此情語我恐感動花心則趨

師雄之妖梅兄亦不免時秋麟已醉聽見感動花心妖梅之語便滿斟一杯走近花前深深一恭道我錢塘才子陳秋麟蒙芳卿贈我洛陽春色月窟奇香慰我齋頭寂寞筆底相思真我知己尙更辱不鄙卽羅浮之跡亦可追隨今茲水酒一杯聊與芳卿爲壽祝畢灑酒於花高歌起舞儒珍大笑道兄感慨太多鍾情太癡得無近顛狂者耶但今夕花如解語尙此癡情尙遇解語如花弟不知兄更作何狀秋麟道杜老賦見花卽欲死之句穆宗有惜花置御使之事吾輩鍾情能不依依於是花乎若遇解語如花自當貯之黃金屋坐以七寶牀日夕焚香相對卽人世之西方矣說罷相視而笑二人談笑之間不覺酩酊儒珍因醉入內就寢秋麟且不去睡呼童煎茶自卻移得一張椅子露坐花間將玉簫吹動音韻淒涼雲移月暗忽覺微風拂拂氣香依人秋麟定睛視之卻是一垂髫女子淡妝靚服欲前不前的在花陰之下秋麟喜動眉宇忙起身上前深深作揖道寂寞園亭忽蒙仙子降臨實爲萬幸但不知誰宅仙眷何由深夜至此只見那女子低鬟微笑朱唇半啟如鶯聲嚶嚶的說道妾乃鄰家符氏之女劍花夜來聞君佳章過蒙垂愛故特輕造以鳴謝耳秋麟道適與敝友對花小酌偶爾成吟不知芳妹何以知之辱臨云謝劍花笑而不答手撚花枝秋麟在明月之下偷覷劍花嬌媚如花臨秋水輕盈若不勝其衣芳香襲人不覺迷迷心醉乃逼近一步笑道既蒙賜顧必將慰我岑寂豈竟無一言相聞耶劍花道非

妾吝言第恐耳目較近今既人聲悄靜諒必不妨自當以實相告但妾閨中兒女卻酷喜文墨愛才如命誓不草草適人方纔聞君朗吟佳句有意濃解語之詞雖近輕佻然細細味之感慨良深轉輕佻而成風雅妾因窺君之貌風流亦似其詩不覺心動故不避自薦之羞而踐君春風之約耳秋麟見說不勝狂喜道豈知拙作卻成司馬琴心但念陳秋麟何福脩來得感芳妹高情第恐此間露冷衣單請入閣中談心遂攜了劍花之手同進文官閣內坐下道適聞芳妹之言必然才高蘇小亦肯賜我以瑤章否劍花笑道荒蕪微才奚堪呈覽大方既蒙俯採芻語豈好方命只得獻醜卻喜有現成筆硯卽和秋麟的原韻一首道

自甘淡薄潔儀容

白眼如嗔春色濃

深淺但憑池上月

因循斟酌落花風

秋麟看畢道芳妹佳句意在言外真有心人也吾輩鬚眉愧無地矣劍花道野草凡葩豈敢與姚黃魏紫競春色也時秋麟捫近劍花身畔比肩而坐覺芳香鑲骨早已心旌搖曳因笑道夜已深矣莫再因循但憑池上月否劍花微笑不答秋麟正欲撫背求歡忽聞儒珍喚睡而至忙將詩箋藏入袖中早見劍花已下瑤墻欲詢下會之期疾忙趕上不料失足一跌忽然驚覺卻是一夢原來坐在椅上竟自睡著在芙蓉花下只見蕊含濃露花氣依人月落參橫不勝惆悵秋麟回想夢中之景恍然在目忙向袖中摸那詩箋其詩猶在

卽向月看時與夢中一字不差不勝駭異時夜已闌四顧悄然寂無人聲惟見樵雲睡著在假山之旁向前喚醒回入書房和衣而寢反覆追思終夜無眠正是

春色惱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欄杆

說這秋麟次早侵晨而起卽到芙蓉花下尋視與美人綢繆之處歷歷如在但園外並無鄰近心中狐疑不決覺得情慵體倦回至自己書房俯几靜思昨夜美人果是塵中嬌美冶度輕盈所謂傾國傾城信不誣也可恨不做美的王儒珍驚散不然已成風流之局矣如今弄得疑疑惑惑這段幽思怎能消遣卻又自想道我陳秋麟好癡念頭這是一場春夢怎麼認真相思起來豈不好笑但既是夢怎麼又有詩箋之贈且句出新奇韻非陳腐非檀口蘭心豈能作此香奩佳句這須不是夢中做得來的因又想道既不是夢怎麼不見有一些去來之蹤跡況且左近並無鄰居而芳妹有鄰家符氏之稱莫非是妖怪不成然細味此詩並觀其人並無一些妖冶之形就是妖怪具此才美亦是斯文一脉吾輩非禍物者物豈具傷人之心此必花神感我昨夜對花一片深情故有此遇如今不要管他是夢是妖今晚再至舊處看是如何倘有奇逢必要審問的確便可明白矣一霎時便有無限思想等得到晚吃了夜膳瞞著儒珍悄然獨至園中仍向花邊坐下半夜並無一些影響不禁浩然歎道春風之約謬矣劍花何欺我哉四顧寂然覺得情興冷落無奈歸臥

到得次夜又去園中等夢坐了一會不見響動依然敗興而反一連三四夜等的竟無形
跡心下十分不信道果真是夢不成豈有此理此詩現在決非是夢做今晚不著到花前
苦訴衷腸看是如何等得到晚果然又至文官閣前只見花陰之側月光之下早有人行
動秋麟吃了一驚只道是儒珍忙閃入暗處窺探原來就是夢中美人秋麟如獲異寶即
上前相見道卿好信人使我在風露中翹待這四五夜今之相逢又不要負此良宵早赴
陽臺可也劍花雙眉鎖柳低低應道與君緣淺卻將奈何秋麟笑道只要芳妹不來奈何
於我更有甚緣淺念陳某決非薄倖致負芳妹深情也劍花道妾豈敢奈何於君實因奈
何之勢相逼不得不奈何秋麟道芳妹今夕言語支吾是欲背負前盟不然卿果何人卻
有甚奈何之勢相逼耶劍花遲疑半晌道君不問妾亦不敢言妾實非人乃玉芙蓉之神
也因蒙君一詩之感杯酒之思故不避嫌疑會於文官閣聊欲慰君寒穉寂寞不期驚散
以爲次夜又好完願豈料此園花神道妾盜竊春容獻媚惑君大加狼籍不許妾托根此
園已遣妬花風雨二將貶妾遠置揚州限定明日起離故土不能少緩今夕幸遇花神赴
小春宴故得潛至一會只此與君長別矣說罷黯然悲泣秋麟見說遂驚訝道如此卿乃
芙蓉之仙矣但何物花神卻如此可惡而卿又如此恐懼於彼劍花道此園春色皆此花
神執掌榮枯一惟其指使焉得不恐懼耶秋麟見說悽然道然則只此一會明日離此會

不可得矣劍花道不能答秋麟見其花容慘淡珠圓露泫情不能勝舉袖向拭雨下正在
淒楚不覺忽然烏雲四起星月無光劍花擲衣大叫道風雨二將至矣君請自加珍愛幸
勿以妾爲念語畢化作一陣香風而沒秋麟爽然若失四顧風雨大作無奈回房和衣而
寢反覆追思輾轉不寐次早侵晨起身即到園中果見文官閣前玉芙蓉被夜來風雨連
根拔起秋麟尋覓根底泥土皆無惟留一穴心下不勝驚訝偷看四下無人對穴暗暗苦
切了一番正是

早知今日仍辭別

不若當初不過高

自此之後詩酒兩絕日日沒情沒緒惟危坐納悶而已儒珍見其精神恍惚問其緣故秋
麟並不肯吐出真情一日正值冬盡降下一天大雪甚覺寒冷秋麟與儒珍暖酒於文官
閣上賞雪賦詩酣飲儒珍道追憶秋盡之時與兄在芙蓉花底停杯問月竟句撩花
自此之後不知吾兄何故竟苦讀窗下不尋樂境直至今日再見昔時豪興秋麟見說頓
然皺眉道非弟不尋樂境是亦樂境尋弟而至苦耳儒珍笑道兄又來打誑語了既樂境
尋兄極爲人身三昧豈反至苦莫非吾兄欲獨學樂而苦弟在此耶秋麟徐徐應道非也
因羅浮之晉臉耳儒珍驚問道若果是則兄有所遇耶秋麟即將那夜遇著劍花和詩並
後訣別之事細細訴說了一遍儒珍吐舌道原來有此奇事但不知所和之詩做得何如

秋麟卽叫欄雲到書房中牀間枕下取了詩箋遊興儒珍看畢道香豔之句實出新
奇不信花月之妖有此才思怪不得吾兄戀戀然雖情有所鍾還望以魯男子之肝腸遠
此廢境爲妙秋麟笑道詩筒人佳香溫玉軟卽魯男子豈不醉心哉正是

憔悴因花病

多情爲月癡

相逢魯男子

我恐亦相思

只因這一相思有分教揚州東閣春風夜紅拂東歸似向時不知後事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傳奇用人如請客有正客有陪客王儒珍與陳秋麟皆正客也然皆是正客中畢
竟還有區分則王爲正中之正陳爲正中之陪亦猶平山冷燕山燕爲正中正平冷爲
正中陪而此外則概是陪客一路讀去自能辨之也操觚之人我不奇其能得此法而
奇其寫遇花仙偏出正中之陪客離奇恠恍殆惟恐閱者遽亦識別其誰正誰陪而故
設此疑陣以顛倒其耳目耶然此法亦非是書所創並不故設疑陣顛倒人耳目以爲
快而人之耳目或竟自願自倒也故須明白指出之

繪像鐵花仙史

第三回

扶父柩瑤枝叩闕

詩曰

鹿鹿風塵似奕棋 功名二字計多非 一代賢良羅貝錦 幾同鬼蜮肆萋菲
中郎有女才如鳳 伯道無兒緒似龜 驛路不留閨閣態 九重扶得父骸歸

話說蔡其志因夏英保舉欽召入都卽叫蔡義去打聽好於次早入朝面聖蔡義去了一
會來說道小的方纔去到吏部衙門打聽多說夏老爺已死又爲了什麼保舉之人謀叛
罪及薦主夏老爺雖死說還要拿家屬餘黨哩其志見說呆了半晌道此言從何而起莫
非訛傳麼蔡義道小的也防差誤又細細訪問的確纔敢來說其志道這個又奇了夏老
向稱廉明豈有濫薦人的此必與同事不足一旦欺其幼子黨微架此烏有之詞影射排
陷他的可見人在人情在矣因歎了一口氣道我來意原恐夏老知遇之情有負乃官途
如此險惡還要做什么官不如明日上道辭表倘蒙恩准卽可歸家湖光山色儘可了此
餘生又何苦將此幾根老骨頭斷送在這一頂烏紗上豈不可笑算計定了打點次早上
本乞骸歸里不題且說夏英死後因何就有這无妄之災原來夏英諱之傑祖居武林少

年科第作宦四十餘年官至吏部侍郎夫人秦氏四十來歲上生得一女因夢梅花大開
即名瑤枝夏公因無子嗣將自己所學教授女兒而瑤枝天生敏悟過目成誦看看長成
十二歲生得花枝一般諸子百家以至詩詞歌賦無不精曉父女遇著花朝月夕彼此展
和每有疑難公事反來請教女兒瑤枝與父籌畫井井有條決斷來一些不差因此夏公
竟不以無子爲念其年因夫人秦氏死了即繼兒子元虛爲子不料元虛卻是個妙品讀
書過目便忘吃酒到口就乾生得十分頑劣夏公見此光景亦未如何幸有瑤枝作伴且
自由他後因夏公情面做了一個沒有墨水的秀才但這夏英爲人太銳又不肯諂媚所
以雖在吏部知己希少這年因定海關海盜舉發攻陷城池所在告急夏英乃舉薦一人
叫做萬斛珠乃武魁出身因見他武藝出衆故就上本舉薦天子准奏即勅爲團營之職
領兵來至定海關因不曾打探得虛實卻被海寇佯輸誘至島中全軍覆沒時夏公病篤
而告急日至有賈學士素與夏公不睦因即挾私仇讒譴諸路不救萬斛珠被圍在敵
中食盡矢窮只得效李陵生降賈學士聞知即欲嫁禍夏公卻值夏公病亡意猶未已仍
囑科臣劾奏一本夏某妄薦庸材喪兵悞國在生既舉非其人死亦安所逃罪有子可代
宜正典刑天子准奏批下法司著嚴處取覆卽有刑部馮吉星乃江南揚州人原係夏公
同年深知其冤奈賈學士囑托只得著錦衣衛遣人出京來拿夏元虛代父抵罪不提且

說夏瑤枝在家聞知父死十分哀痛正要打點教元虛入都護喪歸葬只見元虛踉蹌奔
至家中嚷道妹子禍事到了我爹爹死得幾日被賈學士那天殺的指使科臣劾奏道團
營萬斛珠殺敗投降海賊是爹爹舉薦差了令差錦衣衛前來拿家屬抵罪若捉到京都
是個死如今趁他未來好歹走了倒是上著瑤枝道哥哥所言差矣爹爹死抱不白之冤
爲子者正宜赴湯蹈火代父伸泄豈可聞風縮頸况爹爹一生清白及被人之誣污不能
成生前之志你我的心何安元虛道這些迂闊之談如今竟用不著的了那個肯將自己
的真性命去換這虛名節人情世態大都只要圖得目下富貴那裏還去顧死後的罵名
瑤枝歎了口氣道大丈夫當殺身存仁况父骸暴露於外本宜奔走扶喪豈可不顧而作
貪生畏死之人耶元虛道爹爹死了棺槨諒是有的怕他什麼暴露至於歸葬且過三年
五載也不爲遲如今急急前去可不自投羅網瑤枝道父死飲恨九泉你我豈安時刻那
裏還待得三年五載若忍心如此禽獸不如矣元虛道我是好意特來通知你你卻這般
迂腐諒情拿到都中決沒有四菓八菜請你上坐的有甚高興盡可做了這個活禽獸決
不去做那死孝子我自桃之天天不來管你的其葉葉繫了說罷竟一溜烟的去了急得
瑤枝放聲大哭道養女不生男乃至於此繼養這樣一個獸物亦是無益思之痛恨因又
想道我夏瑤枝怎麼就一時懵懂起來古來提榮上書教父曹娥沒水求屍被也女子我

也女子這獸物不肯進京我難道就罷了不成適纔那獸物說要拿他抵罪不知逃往那裏去了我如今等待校尉來時只說獸物已死我願代罪隨他入都一則就好詣闕上書與爹爹辨明心跡二則即扶柩還鄉豈非兩全算計定了即將家中諸事並田莊什物俱託付與一個誠實家人夏信料理又著人去請了母衿羅夫人來家將上項事備細訴說了一遍家中之事亦要母衿管顧家中大小俱各分付一番又叫了丫鬘翠濃打點作跟隨又叫兩個的當管家夏雲夏義收拾護送上京瑤枝將諸事分撥方畢早有本縣縣尹差人來拿元虛瑤枝出廳訴說元虛已死我願去代父之罪公差笑道此去都中是要受刑吃拷的非比那遊西湖上吳山好耍子的呢小姐宜自斟酌還是叫大相公去的好瑤枝冷笑道父冤九泉骸骨他鄉我一腔之熱血久欲汚丹墀奚刑拷之足念哉况吾兄實死若幸不死聞父沒都中亦不候駕而奔矣豈尙遲遲於此者耶公差見說相顧吐舌只得帶了瑤枝到縣交與校尉當堂起解即日同了翠濃夏雲夏義起身一路來到都中次早校尉帶到刑部堂上時馮吉星坐堂上見解到是個垂髻女子乃問道奉旨拿解夏英之子元虛卻去拿這女孩子來搪塞聖旨麼校尉道夏元虛一月前已死是實這女子情願代罪有仁和縣批回老爺請看就知小的們焉敢搪塞聖旨馮吉星即拆開批回上寫看夏英之子元虛已於一月前患病身故並無次子可代今將夏英之女瑤枝送部候奪

馮吉星擡頭看見瑤枝微帶慘容如臨風弱柳含雨梨花甚覺可憐但又立而不跪因問道汝乃罪臣之女怎見官長不跪拜求想汝年幼不曉禮法瑤枝道妾非不曉禮法蓋大人欠禮法耳吉星笑起來道怎倒是不曉禮法瑤枝道妾雖年幼可欺可辱而身命皆繫大人之手念宦室名姝不幸遭逢顛沛若大人能推仁者之心必當與狐兔之悲自有賓客之禮見待今觀大人踞坐堂皇略不爲禮反罪妾不跪拜恐禮法不如是也吉星見說哈哈大笑道依汝之言我竟該倒屣相迎才是但這法堂之上汝又係罪臣犯女那裏還論得宦室名姝與同年故舊可不就是狗私麼瑤枝道大人之言差矣妾又何罪而曰犯女吉星道汝父得罪朝廷既已身故奉旨子代而汝兄又死今汝爲未嫁之女法宜代父兄之罪不稱犯女而何稱瑤枝道大人掌刑何刑法尙未明了律云家無二犯縱有重大不可宥之罪亦只父死子代竈有兄亡而妹及者乎卽叛逆之罪應夷三族未聞及女族也吉星道據汝之言既然無罪卻又隨校尉來此做甚瑤枝道兄死無人來此與父伸冤扶柩歸葬耳吉星道汝父被大臣劾奏已犯欺君悞國之罪恐棺木亦未容易還鄉也瑤枝道念先父一生正大光明作事從來不苟惟欠用將之哲耳便加以欺君之罪吉星微笑道你小小年紀具此滔滔之口汝將用將之哲且試說來夏瑤枝道萬斛珠惟知殺身報國不知進退特一匹夫之勇耳况北人又豈懶水戰先父但因其勇敢故引用之使

先父不死彼時陷兵海島羽書告急必常有以救之者夫海島之兵國家之兵也而舉朝士大夫錯口無一言坐視其敗方快曰某人所薦之人果敗矣我之私忿可泄矣豈非以國家之兵爲我嫁禍濟私之具耶况勝敗用兵之常事奸若魏武而有赤壁之敗仁如先主亦有白帝之危若因一敗而卽加罪於引用之人恐異日薦者不敢薦用者無可用坐使寇仇在郊而英雄袖手憂不淺也大人爲朝廷大臣亦宜與國家作一遠慮庶食祿無愧不然則尸位之誦誠於大人不免今妾千里聞關幼稚可啖禍福惟大人主之可也這一席話說得吉星無言可答乃喟然歎道伯道無兒中郎有女正此謂也卽分付掩門叫請夏小姐後衙相見瑤枝不慌不忙緩步來至後堂早有馮夫人迎入相見畢吉星道方纔堂上之言多有得罪然老夫與令先尊夏年兄向稱莫逆豈不知令先尊生平作事蓋因賈學士之誑奏天子批發老夫議審卽欲詳明奏釋特恐賈賊疑心別生風波倘落他人之手反爲不美故只得假合其意遠致令兄之來者實欲故作遷延使賈賊心懈便好解脫網羅使得扶令先尊之柩而歸老夫之鄙意實如此不意令兄又遽殞謝致小姐跋涉而來方纔小姐高論深合老夫初心今夕屈居敝署待老夫草就奏章明早當偕小姐詣闕叩辨諒聖明必准而賈賊亦不能加害於小姐令尊之柩可安然而歸矣瑤枝見說忙走下斂衽深深拜謝道若蒙大人超拔銜結良深卽先人亦感恩德於地下但恐不遂

賈賊之願或貽累大人妾又何安吉星忙叫夫人扶起道舉直錯枉是老夫分內之事於小姐何謝之有况老夫觀此仕途荆棘亦欲謝職而歸還怕他怎生奈何於我這個但請放心說罷卽叫夫人治酒相待自卻到書房寫就章疏不過與夏英表白一番詞甚懇切一宿晚景已過至次早五鼓率領瑤枝詣闕上書天子御極覽表聖心大悟卽表上批道薦人爲國原無悞國之心死者無辜豈更加無辜之罪雖海島兵敗亦不援所致與薦者無涉今可所奏任自歸葬

吉星與瑤枝領旨謝恩退出午門瑤枝再往謝吉星夫婦辭別出來卽有夏雲夏義接著各各歡喜乃擇了一個吉日將夏英靈柩扶護出京一路平安不日已抵武林時元虛探聽得瑤枝無事而歸忙備祭禮人夫於舟次迎接著了假意對棺泣拜畢乃與瑤枝相見道自妹子離家之後愚兄無日不焚香祈禱若使愚兄入京去倒有許多不便那裏得如此省力畢竟是妹子的志氣好方能有此大幸但苦了妹子一路風霜也是爲父一點孝心爹爹在陰司地獄必然保佑你明日嫁一個標致的好姐夫說得衆人好笑瑤枝不來理他自去料理父親靈柩發引至湖上祖塋搭殿治喪擇吉安葬瑤枝竟不歸家廬於墓側只留翠濃伏侍夏義外廂照管其餘都打發還家看守正是

守孝有終日

思親無間期

癡兒圖快樂

賢女勝鬚眉

只因這一廬墓有分叫美遇美相逢半面才愛才無限相思不知後事下回自有分解
評云每見畫家用墨或用濃或因淡乃濃墨處正以襯出淡處而淡處亦以相形濃處
遂令濃淡各各入妙而其畫亦爲絕工又見書家作字一字忽小一字忽大分看則參
差不齊合看則行欵恰稱而其書亦臻妙稗史亦爾不寫元虛作駮漢則瑤枝之爲奇
女子其寄似未獨絕一抑一揚總是法之不得不不然若遽暱彼而羨此是其駿亦一元
虛矣

繪像花仙史

第四回

看燈誤入天台

詩曰

山濤靈異結成胎 肯把英雄棄若灰 爲看花燈留外郭 俄驚草舍已天台

文如倒映誠佳士 武擅穿揚更美才 莫怪聲名傳海角 幾人能得到蓬萊

話說南直十六府中惟松江府最近海松江四縣上海邵正濱海時天下雖極太平然亦
不免海賊之疥之疾時來侵犯不是掠民間子女卽是劫庫銀府城雖有總兵鎮守卻又
離上海尚有百里之遙等得這裏提兵進勦卽退下海去並不來與官軍對敵候得這裏
收兵離縣又蜂擁而來劫掠如故總兵索雄飛無法奈何只得屯兵上海此後稍覺安
靖兵漸懈弛一日邵備索總兵生辰大開筵席在縣中宴那些來與他祝壽的紳士那日
飲至更深忽四門火起喊聲大震原來細作已將索總生日並請酒演戲之事報知賊
首料必無准情地渡過海來輕騎掩至城濠門卒果不隄防因得斬關突入索總兵聞
之大驚失色急叫備馬奈器械一時無及而賊兵已至雄飛知不能拒搶得一柄短刀殺
傷數賊飛逃出南門這些衆亡命劫見總兵已遁大肆猖獗正搶入庫中劫虜忽聞颺的

一聲賊首已倒地衆賊急救看時都是五六寸長的一枝竹箭射入咽喉眼見氣絕隨又連連箭響並無虛發一霎時就射死數賊卻更作怪但聞箭響弦鳴不見有人張弓注矢衆賊盡以爲神助這些烏合之衆所志不過財帛看見勢頭不好誰敢還冒死向前便大叫風緊都一湧退向北門而去那些城守官兵見賊去遠方整鎗架炮擂鼓搖旗耀武揚威的追趕了七八里而返只算是遠送一程正合著兩句俗語說得好

當場不戰

陣後敗兵

話雖如此終不然這射賊的箭果是神助少不得也要選個下落原來這日一堂賓客中間有一個賀客蘇紫宸乃本府華亭縣人其父蘇彥齋乃是兩榜不曾出仕早已亡過親叔誠齋現任浙江錢塘知縣這蘇紫宸人物既生得倜儻秀性情又復豪邁十二歲就案首入泮家人聞喜奔告紫宸却渾若不知一日讀項羽傳少倦乃掩卷歎道千秋一日事業誰知吾輩寄此野游人生幾何若不學些奇術藝做些奇事業而後名成勇退竟追赤松子之遊就如風塵裡蝶蜂潛井底不復知有天高地大景象雖壽盈千歲亦冥冥何益哉但我父母早嘗幸蒙叔父教誨亦不過欲我認親場名今雖做得一秀才倒還好尋山問水醉月吟花倘不幸中了一個舉人再成一名進士選了一個職司拘著官箴礙著政體這一頂腦箍箍住了那一腔豪興覺得大不自在如今趁這未上腦箍之際無拘無束何

辱何榮領略山川名勝賞鑒古今事蹟豈不大快人意又何苦終日在窗下效這蠅蟻把豪情爽氣悶死在胸中可不痴絕此念一動便不喜讀書日逐帶了近身伏侍的小厮喚做劍童瞞過叔父出遊玩這劍童年雖幼而力極大紫宸心甚愛之一日正值元宵會城大放花燈紫宸來稟叔父要去看燈頭裏誠齋道汝年齒幼稚正宜矢志難留以圖上進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若只是終日閑蕩豈不功課有虧舉業有廢乎汝今既然要去我亦不好十分阻得但宜略一觀玩即便回來勿得徜徉太久也因叫老僕蘇定與劍童隨著同去紫宸唯唯受命即同了劍童蘇定一徑離了府門來到街市上一看果然好盛燈有前人詩句好道

火樹銀花合

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

明月逐人來

遊妓皆穠李

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

玉漏莫相催

紫宸正觀看時忽又聞鳴鑼擊鼓衆人亂擠亂嚷的道迎龍燈來了紫宸聽見不勝之喜卽一挨兩挨直挨到高坡上立著一看果見迎一條龍燈頭尾活動盤旋曲折甚是有趣左右前後都是些籠山登海魚蝦雜燈擁護真個照耀得輝煌不夜十分好看紫宸看得高興竟忘情了隨著龍燈熱鬧不知不覺的一路出城又走了二三里覺得足力已倦方纔想歸回頭看時却不見了蘇定劍童心下著忙急急尋歸路幸尚有殘燈映月一路來

還不至十分黑暗忙忙走到城邊時已半夜城門關閉見得不能入城城外又無親戚可依這半夜怎生區區街上又家家收燈歇息霎時寂然靜悄深悔自己忒孟浪了以致如此正在徘徊忽見一人走近拱手道蘇公子何故獨自在此夜已深矣諒不能入城矣小庵去此不遠何不移玉草宿明晨待貧道送公子回府何如紫宸見說忙攬頭看時一個皓首童顏黃冠白履的道士因想道我從不曾認得這個老道士如何便曉我是蘇公子莫非是甚遊方拐子見我年幼獨行欲要來誘騙我不成但我今夜正無宿處莫若將計就計睡他一夜且看他怎生設法來騙與他打諢一番倒也有趣心下雖是這等想然見儀表非俗亦不敢唐突因揖道偶爾貪看花燈不期城閉阻歸正在窮途狼狽忽蒙仙丈垂憫但不知紫府何處又素昧平生怎好輕造那道士笑道九流一派三教同源何云素昧此去我庵甚近但山野風味恐有褻瀆若不鄙棄便道引導言罷即揮塵前行紫宸見其出言文雅諒來不是拐子也就不推辭在後追隨走了一會已是郊坰再行數步轉過一座小橋卻是一條山路崎嶇不堪行走耳中松濤颯颯猿叫哀哀甚覺悲涼淒楚紫宸想道西門之外一向並未有山怎麼今晚却走出這條山路好生古怪欲待不前那道士望前亂奔並不回顧四望俱是曠野竟不認得是甚去處倘然落後又恐迷路只得緊跟走覺得水盡山窮轉過一灣忽見松林之內射出燈光來纔見人家那道士住足道

做廬已到公子請進紫宸舉目看時却是小小三間精舍早有小童啓扉持檠接入滿階瑤草拂戶奇葩跨進齋中只見竹牀紙帳丹竈茶爐素琴掛壁彷彿柴桑之處古墨懸軒認是輞川之筆紫宸不敢怠慢忙整衣作揖而坐小童送茶杯茗精潔入口甘香因問道仙丈大名尚未請教此地何處更望指示那道士笑道此地乃是劉阮悞入之處天台山中余亦並無姓名但幽棲於此即以山名爲天台道也紫宸驚想道松江若到天台山相隔有千里之遙何不覺數里便到想此老人必非凡俗因復起身拜謝道弟子下界庸材何幸得蒙仙丈接引天台道人微笑道適從海上歸來道經故里因見花燈之盛駐足逍遙幸遇公子於途觀公子丰骨大類吾輩故引至此紫宸道如此則仙丈亦係松郡人矣敢問向居何處族有何人或可表揚道德用垂不朽天台道人見問忽浩然長歎口占七言兩句答道

已薄世情波底月

不知何事憶錢塘

紫宸茫然不解因見天台道人瞑目而坐亦不再問少頃排列酒食都是些冰桃碧藕麟脯琅菜俱非人世所有之品童子進酒紫宸舉杯真是瓊液流霞入口甜溢頓覺神怡氣爽飲至半甜紫宸道愚意百歲如寄蜉蝣幾何况人生飲啄自有定分即營營何益哉今幸有緣相引至此得覩物外烟霞不覺萬念俱灰伏祈仙丈收錄丹臺採芝煮石習鍊長

生不知仙丈肯賜容納否天台道人道公子名樞未脫塵緣未斷苦樂未均文章未了正當馳驟於兩都名俊之間豈暇與山棲谷隱者較量風月哉紫宸道仙丈所諭雖是但每思智如淮陰才若青蓮終不免未央采石之禍况才智不及二公者乎藏拙猶遲何論驟天台道人笑道公子之論極高但大塊假我以文章必須於宇宙之間橫行一番然後急流勇退方爲最上乘耳說罷向童子道今夕無以爲娛蘇公子寂寞可令輕卿出來童子應聲入內去不多時引了一個絕色女子出來向紫宸萬福慌得紫宸還禮不迭天台道人命坐於側執壺行酒紫宸偷眼看那女子年可二八生得眼澄秋水貌媚春花紫宸雖係幼年見美色當前不覺心搖目眩因而想道此老既已脩道又何畜此尤物果神仙亦有此樂耶正在呆想只見天台道人笑道山野無以爲敬想是公子不悅輕卿何不起舞少助酒懷那女子領命離席而起整鬢理袖欸欸盈盈的舞將起來只見彩袖飛揚香風馥郁低徊如錦鸞展翅嬌舉若素鶴乘軒嫵娜之態果能豔目舞了一回低囀鶯聲曰

占謁金門一闕道

仙家樂依樣畫來潦草翠袖紅裙鞋底小漫舞霓裳調 輕捷蜂腰纖巧空腹如筒

休笑共醉金樽明月曉看葫蘆顛倒

舞罷微笑還坐紫宸稱羨不已天台道人大笑道公子愛之乎此乃道家遊戲豈可著相

因向女子道可還汝本來面目只見那女子就地一滾卻變作一個小小葫蘆紫宸不勝驚異天台道人收來藏入袖中道此非公子所好因命童子向石壁內取書二卷相授道讀此可作奇男子但功名遂即宜勇退乃爲公子福此地非久駐之區宜速歸去免令叔懸望紫宸拜受道蒙賜以仙食授以異書高厚之恩粉骨難報但未知後會可期否天台道人道出海定海即是會期時天色已明即命童子引白鶴一隻叫紫宸跨上令其閉目即時騰空而起惟聞耳畔風聲身子如在雲霧中頃刻之間覺得身子著地開眼看時那騎來之鶴不見在跨下再定睛一看認得是自家門首不勝驚異後人有詩詠之道

爲看花燈忽遇仙 往還不覺路盈千 何須另叩元關要 已信壺中別有天

且說蘇定自那夜人叢裏一陣鬧攘不見了公子急得沒法忙與劍童喧呼喊叫東西尋覓那里竟有個影兒時已夜深人散家家歇息諒無尋處沒奈何回家稟告主人說因迎龍燈於衆人喧亂之中擠不見了公子一時無處追尋只得回來報知主人誠齋見說急得頓足捶胸怒罵蘇定怎麼不小心照管以致不見又痛責劍童怎不緊緊跟著却有得失落舉家惶惶無措反是誠齋親女馨如小姐道哥哥雖年紀幼小機智不羣決不落拐騙之手遲遲自能歸來爹爹不必憂心誠齋無奈且歇次早著人四下尋訪杳無形蹤又貼招鳴鑼願出百金爲酬却終不見有一些消耗光陰迅速早逾兩月這日誠齋正獨坐

納悶忽見紫宸走入忙立起來認道是非吾姪紫宸耶紫宸忙趨拜道姪兒正是誠齋道是耶非耶夢耶醒耶自汝迷失之後直至今兩月無日不在這里愁悶幾乎使我寢食俱廢何處不著人尋到不得一些蹤跡不知汝這幾時流落那里怎地棲身却直至今日纔歸紫宸聞言亦自驚訝即將那夜看迎龍燈主僕失散不能進城忽遇天台道人引至天台山中宿了半夜今日跨鶴歸來之事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道姪兒只道昨夜之事怎麼却已兩月真乃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矣誠齋見說稱奇不已道古傳賢長房逢壺公及衛大丞遇負薪老人事可知不認今我姪遇天台道人於窮途亦可作他日佳話此家門餘慶千載奇逢安知非長生之兆也說罷即同入內一家相見不勝之喜乃治酒慶幸不提紫宸自歸之後日夕閉戶書房將天台道人所授之書時時閱習不上一年皆爲他腹中之物矣正是

靈敏非無本

神仙會有原

許多雲與霧

吐納在蘭臺

說這誠齋原以進士守制在家其年服滿入都赴選他本意原望選一京職得近天顏少展平生之志不期誠齋不去詔媚人竟點了外任浙江錢塘邑宰不勝只得歎息離京之任因松江至浙甚近將家屬攜帶任所只留紫宸伴著夫人管理田園這總兵索雄飛雖係武弁却到爲人沈靜慷慨與誠齋性情相合極是來往得好值他生辰誠齋雖不在家

却寄書回來分付紫宸令其親弟拜賀紫宸不敢遲延即忙打點了禮物到上海縣拜索總兵的壽誕本欲急歸因索總兵再三留住這日筵宴也在賀客之內正值飲酒之間忽報海賊奪門而入衆客驚倒總兵棄席紫宸却料得賊志在庫身邊帶有弩箭肆逞之選恰近庫房即騰身上屋潛伏竊溜之間緊對必由之處暗將一弩連三箭之法射退賊衆保全上海縣庫見賊去遠仍復跳下時有幾個逃走不及的酒客藏在黑暗之處看得十分清切認得是蘇紫宸只是不敢則聲直至賊退方纔都走出來驚問道不信世兄英年卻有此妙技若非射退賊人不但此縣庫被劫吾輩亦皆爲魚肉矣客向總兵並邑尊言之當速旌表以誌今日之奇紫宸笑道爲國家守城戮此烏合乃分內應爲之事若年伯欲爲旌表得無遠東豕耶衆鄉紳道此乃有功邦國庇護全城咸振遠邇的驚人快舉豈有默默不爲表揚而虛此奇功乎其時上海知縣金懷了亦因賊至匿在桌下聞得人聲嘈雜料必賊人去遠乃從桌下鑽出道蘇世兄不必太謙有拂諸老先生盛意本縣還要奏功請旨方纔令名紫宸道雖蒙老父母作養諸年伯推愛但治生並不是好名之徒况以此子微勞即論爲奇功若較昔馮異使治生置身何地此非榮而反無恥矣祈勿再以此掛齒願則治生感激反深衆人見他不矜其功深相欽服無不羨慕後人有詩道

文成繡虎並雕龍

退賊還教建武功

學得天台三箭法

勝他赤壁一東風

說這蘇紫宸自此之後松江一帶盡耳其名爭欲與之結夜日日車馬盈門紫宸煩擾不
過因見春景妍媚向慕武林山水之勝不若以探叔爲詞向彼一遊聊用避喧算計定了
來與嬌母說知帶了劍童即日離松正是

不堪接客場中擾 寄跡四湖代社門

只因這一至浙有分教假斯文遺千秋之臭識賢蒙成一面之交不知後事如何下同自
然分解

評云篇首寫海寇犯境被擊而遁也一搦搦起却任意暢叙過仙一段情景連綿數紙
直至篇尾纔繳到神射風急火急處忽漾開另寫殆所謂欲賦天台山却指東海霞者
直是奇情恣筆且日日快入天台作者胸中蓄深惡相傳劉阮之說汚穢仙身已甚故
此特以葫蘆游戲拭淨俗眼令讀者望其題疑作柳絲花朶心魂搖曳之筆而尋其義
實則風清月朗千里一碧之文是又一快入天台境亦奇矣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五回

白木公子飽尊拳一場掃興

詩曰

才情各異英豪自別怎便強沽名墨水全無石碑沒字老臉有蜻蜓 雞肋已令尊
拳飽吃苦不甘心才還遇美醜還愈拙草臭發馨香 右調少年遊

說這蘇紫宸不幾日已抵武林至錢塘縣署叔姪相見誠齋問及上海之事紫宸備細說
了一遍誠齋亦自驚問道汝又何處曾習此法卻能敗得賊人紫宸道得之天台此尤不
足爲奇更有兵法二卷深微奧妙真是神仙秘本誠齋道原來如此實家庭之幸也今汝
遠來且自將息紫宸諾諾而退自到杭州之後無日不去遊湖一日閒遊至飛來峰峰石
嶙峋樹木古秀紫宸進入洞中看那石勢似作驚飛一樣果是觀玩不足出憩冷泉亭上
只見遊人如蟻卻是到天竺各處進香的見又有那些閑步的却都是觀看這進香的有
那攜榼紛紛的却都是惟知一醉爲樂紫宸因不覺浩然長歎道以武林名勝之地豈無
一名勝之人名題佳山佳水使和靖坡老獨占美於前乎更可笑那些遊人不知山水却
是何物而如此蠅集蜂忙難道俱係碌碌之輩不成因命劍童取過筆硯卽以飛來峰爲

題吟成一律書於冷泉亭之壁道

飛來何處不知年 虎伏龍眠勢若懸 壓帽常驚危壁落 吟聲忽接澗花妍
坐時嗟撫三生石 亮利行窺一線天 有酒有山還近永 獨憐無地覓坡仙
紫宸題完大笑投筆正欲出亭忽背後一人大叫道紫兄欺我杭無人物耶紫宸忙回頭
看時認得前日曾於席上會過的張吏部之子張其伯即便陪笑道原來張兄在此非弟
敢賦狂言得罪大邦若欲如坡老之才思不要說是武林只怕蓋天之下實不能有故古
稱才難信不誣也張其伯笑道兄也不要將這才難忒看煞了當今坡仙又何常沒有兄
特未之見耳紫宸道坡老千秋才人豈能多得兄既云有請試言之張其伯道若言別處
弟亦不能知只就我杭夏天生風流慷慨才氣絕倫非當今坡老而何他家現在倡一文
社若有才的盡邀入社作詩作文盡一日之長而較其優劣兄想他若無真正高才焉敢
妄建文壇旗鼓兄如有興明日也同入社便知弟言不謬矣紫宸見說得津津有味不勝
欣然道弟實醜雞覆甕不知兩間之大適纔拙作自笑狂妄蒙指示高才如夏兄渴欲識
荆奈素昧平生怎好突然輕造恐得罪文壇又所未便張其伯道這個不妨天生之設此
社原欲廣致才人以定文場元帥他惟恐不能盡訪前日曾將數柬託弟弟與他代訪
求有才者邀之入社今已付去三四兄若不棄時請收一柬明日弟爲兄先容何如說罷

即向小童手中匣內取出一個柬帖遞與紫宸紫宸展開一看只見柬上寫道

一年好景萬事賞心豈無一豪舉而令春光笑人寂寞耶弟煮茗於小軒同袍諸友
業已畢邀然非

足下一臨孰建旗鼓敢屈入雉壇倘蒙不棄詰朝容檄山靈簡點花下落紅松稍滴
翠以供詩中料矣

後書年家眷晚弟夏天生頓首拜啓紫宸看畢不勝喜悅即納入袖中欣然允往遂別了
張其伯一路回署你道夏元虛爲何有此一番豪舉原來自夏英亡後瑤枝又以廬墓在
外元虛好不自由自主日日飲酒宿妓其年服制將滿恰值大比意欲做兩千銀子不著
買個舉人搖擺恐人笑他白木故設此社徧招文士入社交遊欲令人知他日與文人學
人詩酒往還不是個無才之輩這也是元虛沽買虛譽誑諸無識的愚見蘇紫宸初到杭
州那知就里聽了張其伯的說話只道果是風流才子以爲今番遇著知己好不得意次
日絕早同了劍童持其名刺一徑來至東園訪著元虛宅院即投刺通報張其伯已先與
元虛說知一見名刺忙出迎入紫宸擡頭看時只見元虛怎生模樣有五言律詩一首單
道元虛的情狀

鼠目鰻魚嘴

豐頤大點麻

方巾頭上戴

朱履倒跟跬

欲作斯文狀

偏生不慣家

鞠躬迎客入

好似一蝶蝦

紫宸看了想道細看此人品格粗俗面上全無一些風流之姿如何張其伯稱他是浙江才子這風雅却從何來或亦貌陋而才揚乎抑此非元虛乎心下遲疑不決因見其足恭只得入揖而坐便問張其伯道此位就是元虛兄麼其伯未及回言元虛忙接口道然也足下遠來便知弟是元虛耶可謂一見如故者矣紫宸道昨日踏春於冷泉亭畔偶遇張兄言及足下才美爲當今獨步渴欲晉謁祇恐唐突今蒙張兄作漁父之引得覩芝宇始信張兄才美之言真是不誣小弟可謂有幸得託文壇之末恐蓬蒿賤質不足與姚黃魏紫競春色也不知足下何以教我紫宸這一席話明是半譏半獎的元虛只道真個來贊羨他歡喜得滿心奇癢不知搔處乃說道小弟才是微微有些的但何得云獨步張兄之言亦是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耳今蒙兄不鄙辱臨乃既來之則安之矣更何別論但諸兄俱在小園候久兄少借一步說罷遂卽起身邀紫宸進內紫宸見元虛口角早已窺破腹中心裏大是拂然因見其殷殷之意又不好十分却得只得同至後園望見軒內早有一班書狀在那里做作也有脫幘露頂反背著手繞砌搖擺的也有斜倚欄杆咬著指側首沈思的也有因窺壁畫磨穿鼻的也有微吐蠅聲撚斷鬚的歡呼狂笑嘈雜紛紜忽然見紫宸走入園是不曾會過都不認得忙問何人張其伯道此錢塘蘇父母令姪台號紫宸

乃雲間名士衆人方纔慌忙的整衣戴巾一齊上前揖遜而坐紫宸便問列位長兄尊姓台甫望乞賜教張其伯先指着個穿綠的道這位乃是翰林李公的長君台號叶符簇新前科孝廉又指一穿紅的道這是卜大理三公子卜長俊兄又指一穿牙色的道這是陳布政長君秋麟兄又指一穿玉藍色的道這就是敝地總臺的公子賀圖兄了其餘亦不必枚舉總之都是些縉紳子弟各各通名道好已畢紫宸道久仰諸兄芳譽今日幸會深慰生平但弟萍水樛櫟謬逐文壇之側殊用內愧衆公子齊足恭道不散張其伯笑向元虛道今日諸兄幸聚真乃英才濟濟可名這社爲羣英以誌今日之盛不知諸兄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羣英社絕妙但吾等怎敢當此英字元虛道酒筵已具不必閒談各請入席大家一齊起身遜坐紫宸是松江人衆推首席次位卽賀圖餘各叙齒而坐酒殺畢集飲亦半酣元虛離席而起道諸兄今日飲酒何各彬彬客套甚不豪暢敢煩紫兄發揮一令以爲酒政方不寂寞可盡醉倒之歡紫宸道酒貴適情豈期必醉既蒙諄諄見諭敢不如此教以盡主人厚情但弟才短不能以別詞爲令請各賦一絕作酒政以三板詩成爲例不成者罰三大觥詩成不佳者罰一杯成而絕調者合席各賀飲一杯如此酒入歡腸又覺簡易不識諸兄以爲何如元虛等雖以詩文結社只是個名色不過圖取一醉今見紫宸當眞要做詩起來不勝著急道酒令者擲骰猜枚呼盧浮白方見暢快若要作詩必竟

要搜索推敲未免煩難還是另請發揮紫宸道斗酒百篇謫仙之風流千載這一首絕句有甚煩難卜長俊道紫兄之教雖是但弟等或入股或策論或表或判倒還領教得來至於詩之一道實未留心故敢方命紫宸微笑道焉有此理若依此言則昌黎子美善文章者不知詩詞善詩詞者遂不解文章耶詩文總出一心豈有兩端諸兄不必過謙且盡詩酒之興再領文章之教可也陳秋麟道不有佳作何伸雅懷紫兄之教極是吾等必當續貂以繼金谷之勝無使桃李笑人也衆人還打帳推託忽見秋麟欣然允諾叫取筆硯俱各拂然默默打點酒量好吃這三大杯紫宸正欲尋題擡頭見壁間掛一副墨梅畫得甚是精神因而想到這班糟胞諒來必無實學何不即將墨梅爲題且探他一探腹中如何因舉筆道小弟異域草茅學恥全牛過蒙天生兄寵召愧叨首席已覺負芒又占先諸兄者竊欲觀大邦文才之盛作拋磚引玉之舉但酒令嚴如軍令敢祈暫遵片刻待令畢負荆面謝衆人諾諾道是紫宸飲乾令杯乃舉筆寫了一行題目道墨梅詠賦七言絕句一首各步原韻合式免酒後寫其詩道

墨澱枝頭染素梅 芬芳豈復待吹灰 無香有色生如寄 雨雪朝朝蕊倦開
題畢卽傳遞次席賀圖道巴人俚句請教大方賀圖見題是墨梅詠難於形容乃道紫兄黃鶴之句在前卽使效顰恐亦不佳倒遵教受罰三杯罷卽舉杯飲頃刻而畢再次卻該

陳秋麟攪題一看見其詩虛實之間諷刺沈著佳是佳作因亦卽題一首呈覽道雖珠玉在前未嘗瓦礫爭輝然恐方命不辭呈觀以博哄堂紫宸連聲不敢忙接詩一觀只見上寫道

調羹何必問鹽梅 絲筆生花不染灰 蝶死蜂殘春已老 西窗待月蕊全開
紫宸看畢大悅道起句卽得墨梅之旨結句虛形墨梅之色真韻頑古人千秋佳叶各當賞賀一杯說罷先自飲起次各一一飲畢其次輪該李叶符接題在手因思自己自個舉人怎好推託只得搜索枯腸挖耳撈腮的苦掙了半晌方纔寫得兩句而三板已完罰了一杯再做又是半晌方湊成詩呈上其詩云

半張白紙種烏梅 若然一火便成灰 美人欲插花難採 滿壁柴枝掃不開
紫宸看畢不禁大笑道真匪夷所思絕奇之思足稱千古絕調夏元虛只道真個做得好詩亦撫掌叫快道李兄終是箕裘父業學有淵源故能警效珠玉亦當合席賞賀佳作紫宸笑道合席固當賞但太佳了倒要屈李兄先請三杯小弟才淺還要請教這烏梅二字怎生解說李叶符道烏者黑也黑者墨也卽夫墨梅之意云爾紫宸笑道李兄奇才固是不差以弟愚見用得不切請依例三杯元虛正贊得叶符高興忽見也要罰酒叫起來道紫兄欺弟轍了適纔陳兄所詠的鹽梅也切難道李兄烏梅倒不切麼總是一般梅子做

的何切彼而不切此紫宸道梅雖一般製度有不同也况秋兄亦兄之相知此作果佳自當賞賀弟又何敢欺兄今兄亂命亦罰一杯叶符元虛自知非是只得忿忿受罰笑得個陳秋麟捧腹攢眉其餘捱次輪著俱三板不成一字大家吃得個不亦樂乎末後輪該主席夏元虛三板已盡尚未落筆反贖乖道小弟平素才遲又不喜束縛但往常還可完篇今日不知何故不能應命想只因乏興耳亦照式受罰三板罷紫宸大聲道豈有此理在諸兄多有吝教還可推辭吾兄只爲社主况今日之舉文社也而一詩尙不能成惟各飲酒是酒社矣何以文爲詩貴推敲兄既才遲不妨緩緩做去必期成詠爲妙夏元虛正欲舉杯到口忽見紫宸大聲止住不許吃酒先已驚呆又拿定要他做詩這纔逼得喉急起來道紫兄何太欺人小弟一時困於七步依令亦只該罰酒况諸兄俱飲酒竟過乃獨逼勒小弟做詩何厚於諸兄而薄於弟耶紫宸道非弟薄兄乃兄自取其薄耳既不能詩又何必結此社爲此亦妄人也已矣秋麟道想必是夏兄花下落紅松梢滴翠之料總不層用於今日耳曠其伯道酒落歡腸何必相苦夏兄既不能吟照例受罰亦是紫兄亦不必如此逼迫恐傷雅道紫宸冷笑道冷泉亭之言原來坡老卻是這等風流果然武林第一今既願罰可飲三十杯庶免假冒斯文之罪夏元虛被紫宸秋麟交口取笑已是赧顏今又見說他假冒斯文要罰酒三十杯打著心病不覺變色道士以舉業爲先做得首把歪

詩怎便自矜高才獨步這般言大志夸且請問怎麼叫做冒斯文吾輩一個個縉紳子弟豈是假冒好意請你來飲酒食肉反目中無人如此的放肆紫宸見說哈哈大笑道君子謀道不謀食若以飲酒食肉爲事所稱酒囊飯袋而已須知與我輩交遊必竟要些墨水來應酬若是沐猴而冠之輩未免要落苦境也元虛見說勃然大怒道沐猴而冠將吾輩比作猿猴越發可惡之極了今日先請試試我的猿猴手段看此時元虛已有了八分的酒十二分的氣這二十分酒氣一齊發作喝叫人閉了園門便拿叫打那些張公子李公子見紫宸欺笑元虛早已有了兔死狐悲之意今見元虛發作牽動了三大杯罰酒的恨氣也一齊手舞足蹈的道吃酒看花是吾輩慣常的樂事又不是宗師歲考定要用那苦思力索工夫反說等沐猴而冠豈不可惡你松江或者容你油嘴我杭庠的土風極整那容你放刁當下只有秋麟見紫宸孤身落窠怎當得這夥惡物行兇心下十分著急連忙解勸道這席上都是斯文一脉何至於此諸兄切不可動手有傷雅道那些惡僕見主人叫打那里還肯歇手早一齊湧奔紫宸紫宸冷笑了幾聲道悞入瘋狗羣中還有甚的雅道卽一脚踢翻桌椅大踏步搶下階來早一把揪住元虛一手掙髮一手持襟橫當一件傢伙東西亂掃擋著的無不跌倒打得落花流水個個著傷衆公子著急大叫道反了元虛被紫宸這一頓掃早已噤聲不絕喘做一團只是搖首大叫道不要動手有理說理紫宸

方放手大笑道打得暢快向秋麟道玉石自分今日粗豪有犯另當負荆請罪說罷一脚踢開園門同劍童大步而去那些惡僕都已膽落那里還敢來阻擋正是

魚目夜光焉可混 鵝翎那並鶴乘軒 廣交漫欲求名譽 不料相爭吃老拳
只因這一打有分教公執法方信假辭難認告絕句知才相逢傾蓋已神交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胸無點墨而通身皆是名士氣更有貪口腹輕顏面之徒日夕走集其門爲之揚譽遂真若風流名雋無出若人右者而若人亦且忘其本來面目久假不歸據無爲有使不經隻眼人識破且將盜虛名於身後而垂諸無窮可謂一大恨事每怪小說家多有不肯作快意之筆彼蓋欲讀者悶絕斯作者快絕然令因悶而東書不復卒讀則作者之錦心繡口亦隱矣故知不若此篇紫宸當場迅之妙且秋麟儒珍皆武林才子若出俗筆二人同見於元虛坐間此則獨逗一陳虛實隱現之際是尤善留有餘不盡之趣非但博快志悅目而一味放筆作直幹者

繪像鐵花仙史

第六回

紅顏淑女試題詩七步知才

詞曰

昔時面目還存否俗態炎涼轉眼渾忘舊怪他壁立家無有那知才韻宜詩酒 爲郎憔悴腰肢瘦試請題詩落筆龍蛇走而今埋沒暫時貧終須不在他人後

右調蝶戀花

說這陳秋麟初時見衆人一齊動手心下好不著急後見紫宸放出手段打得個個叫苦求饒直至紫宸出園而去方得放心卻暗暗稱奇因見杯盤椅桌盡爲一碎打得不成模樣亦即辭別元虛衆人而歸不提且說夏元虛見紫宸出園秋麟別去氣倒在椅吁發喘道罷了罷了我之斯文掃地矣賀圖道今日好意請他入社飲酒又不是下教場較武怎就將夏兄當了一件軍器耀武揚威起來實是氣他不過李叶符道真乃可恨吾輩衣冠子弟却被他如此凌侮難道就罷了不成必須要想個法兒處置得他淋漓盡致方可稍今日無窮之氣元虛道這個都是張其兄一請請了這般一個狠戾的兇神到來以至吃他如此之苦如今全仗諸兄替小弟出了這口惡氣纔好不然一發小覷我杭無人物

矣張其伯道再不想這小畜生倒有如此氣力以致被他打倒實是小弟之罪但要算計一個知縣的姪兒也是容易之事何必紛紛議論卜長俊道這倒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他的叔父蘇誠齋雖是個知縣卻甚風力况兼蘇星這小猴子奸猾異常欲與爲難未可輕易張其伯笑道卜兄忒膽怯真乃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不要說諸兄的勢力就是我小弟一個現任吏部公子難道反勝不來一個知縣的姪兒若依小弟愚見妙在不要別尋頭路只消寫了一張狀子以倚勢殺人大盜虛架成詞竟告在誠齋手裏這叫做泥漿濯足之計連他自己也洗不乾淨怕不著急自然去央幾位大位來調停吾輩無過是翌日優觴之類那時夏兄只消寫得兩字去他就一發著急了元虛忙問道兩個甚麼字却如此得力其伯道一個辭字一個謝字他見這辭謝帖兒知事不安心下怎不著急自然又挽人來再三拜求那時方纔說出只要將蘇星這小畜生來也讓我們打一個暢快方纔罷手下長俊道張兄也不要大打料得好了倘不能如兄願却將奈何張其伯道殺人大盜這樣大樞紐頭怕他不膽寒既使追究出真情來那吃酒行兇打壞夏兄是實他一個知縣難道該縱容子姪在任撒潑凌辱斯文的麼他的官職爲重豈不怕上司參究麼再或不如我意只消家父一言連他這知縣也出諸大門之外豈不更爲直捷爽快說得大家一齊歡笑道有張兄如此作用吾輩之恥可洩夏兄之辱可復矣張其伯道不敢

相欺那些觸筆頭的求老三還請教我這老法家哩話雖如此但兵貴神速今晚先揩磨了一張好狀子明早好去施行衆人都道理有理元虛忙叫左右鋪設紙筆大家商量了半夜方纔寫得一紙狀詞打點次早當堂投遞不提且說蘇紫宸出了夏元虛家園門一徑回至衙內將此事一一告知誠齋誠齋道雖是如此也只該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不宜孟浪以傷自己品格紫宸道心育之輩只宜閉戶潛脩勤學補過他偏要繩集蜂忙搖頭展翅備諸醜態世俗從而和之將士風日瀉若不痛懲一番以警將來則斯文掃地矣誠齋道就要整頓斯文也只宜循循善誘豈必血氣爲哉况這班獸物雖是碌碌之輩然皆悻悻之徒安肯虛心服善必將志圖報復紫宸笑道飽姪毒手恐已膽落即使欲爲楚漢亦直用靴尖踢倒耳叔父何畏焉蘇誠齋道我豈畏之但事有所必至耳自今以後汝只宜歛跡潛脩毋作游俠之習紫宸唯唯而退次早誠齋坐堂開得儀門尙未放告忽聞擊鼓叫屈誠齋忙傳問何事原來就是夏元虛擡頭看時只見他果然臉青嘴腫衣巾碎裂同著一班無賴公子口中亂嚷亂叫道反了反了誠齋心已自明白卻只做不知出位來問道諸兄有甚事情不妨資館領教夏元虛等俱怒氣勃勃的道禁城之內白日殺人搶劫事屬異常尙何暇投資館今治晚生等具有情詞乞老父母大人卽飭差捕究以正國法誠齋驚道森嚴之下怎有如此變異既有狀詞可取上來左右卽將狀子呈上誠齋一

看只見其狀云

錢塘縣學生員夏天生具呈

爲倚勢劫奪殺人大變事切天生於本月十五日宴集同袍會文於瀚花園中慘遭兇盜蘇星窺知珍玩豔目頓起盜心持刀突入冒稱

老父母是伊叔父殺人肆劫財寶一空舉家震駭有在社生員張其伯卜長俊等爲證伏念禁城之內豈容白晝殺人鬧市之中那許綠林行劫雖作盜者有恃而敷化者無私叩乞嚴捕重究追賊正法上呈

誠齋看畢拍案大怒道殺人大盜法所必誅又冒稱本縣爲叔死有餘辜既禁城鬧市白日搶劫豈鄰里坐視汎兵不救的麼張其伯道園隔重樓內中被盜外實不聞惟治晚生等因社期會飲是以目擊其事誠齋道既張兄親見其非虛謬但殺人大盜所關非小又且干連本縣若少有架捏之詞鞠出真情則罪有攸歸諸兄宜酌量其可否夏元虛等見誠齋不欲准其詞狀只道膽寒乃齊聲嚷道強盜重情豈可寬縱別無斟酌若老父母這里不准生員們卽赴公祖按臺處投控誠齋微笑道既諸兄別無斟酌本縣倒要斟酌但事關重大罪成不小必須先詳問一個的確既事經本縣自有堂規諸兄暫退儀門只留夏兄在本縣案前一言始末卽便捕獲正法說罷目視左右皂役會意吆喝排衙張其伯

等只得退立儀門惟留下元虛一人誠齋正色問道狀上寫得殺人肆劫所殺者何人殺在何處一一與本縣言以便臨驗元虛其伯等因一時氣忿又一時高興思量要把那紙老虎來恐嚇誠齋以爲定當下屈服那里曾打點到認真的田地今被誠齋這一問登時語塞遲了一會道殺人者將欲殺人耳實未著傷誠齋冷笑道殺人償命其罪不宥豈有將欲之稱又焉知果將欲耶既未著傷爲何將殺人二字來欺誑本縣已先坐著個故入人罪矣元虛道無虛不入詞此不過引用助語乃治晚生等用慣的文法但白日大盜老父母何得狗私容縱反欲加罪於治晚生爲緣林漏網不識老父母誠何心也豈盜果令姪乎誠齋大怒道有這獸物不知法度在縣面前語言無狀今既犯故入人罪左右何不去其衣巾兩班皂役不由分說早將他方巾扯去喝叫跪下誠齋故大聲道劫去財寶共有多少是何物件怎不開列失單卻如此蒙混快須細細報來好待本縣替你效勞追比元虛見誠齋變轉面皮認真做作起來叫扯去頭巾心覺羞辱不堪兼之兩行皂役呼喝如雷心中十分著急見上面問他財物劫去多少回頭看衆人都在下邊攔門卒攔定不許上來不覺發抖只得自己打算道今日這事情看來有些不大十分利市若再將財物說少了一發不安不若多說他些才像個強盜因信口報道銀子只得五千九百餘兩拜阻盛貯外又大官箱三隻內有金珠衣飾等物約共萬金之數是實誠齋見說問道這大

盜共有幾人同來爲何卻只認得蘇星一個呢元虛道只蘇星一人並沒第二個誠齋呵呵大笑道既只一人卻如何負得這許多重物况一人怎稱大盜元虛道老父母那知他力如猛虎一可當百誠齋怒道奸弊已露還要強辯因喝退立儀門卻叫張其伯等一班上來問道元虛已被本縣審出真情供係你等唆訟不過酒後爭競如何便誣以殺人大盜况汝等皆累世衣冠芹宮文士正當潔身修行奮發青雲以慰令尊大人裕後之思如何反教人爲不善甘爲無籍下流今日本縣若詢私究他日令尊大人聞之恐歸咎本縣之容隱汝等還道何如張其伯等見說俱各面面相覷是因自知理短只得直說道原係酒席賦詩元虛辭不能吟紫宸執意不允以致毆打元虛因受紫宸大虧氣忿不過欲圖雪耻故捏造虛詞強拉治晚生等作證狀上事屬烏有然皆元虛所爲與治晚生等不相干涉並非唆訟還望老父母鑒察海涵誠齋見呵呵大笑道元虛上來你如今故入人罪難道還是假的若不反坐怎禁刁風即將籤筒推倒喝教與我著實打元虛見張其伯一五一十將真情和盤托出一時又不能照應已是十分著急又見一聲喝打左右亂來扯拽急得殺猪一般的喊叫道實係酒後爭競並非強盜因疑紫宸非老父母之姪故設謬詞以相探耳乞老父母念先父薄面兼之弱體不堪受杖賜寬宥以後再不敢了誠齋只是搖頭道本縣若詢私寬縱公祖按臺處知道反疑本縣爲綠林漏網這個如何使得元

元虛知是翻他前說只是叩首求饒誠齋執定要打直嚇得元虛喉嚨叫破額角磕穿纔教放起來道紫宸卽非吾姪亦不過詩酒盤桓口角是非不思自己才短反以惡詞誣人若非念爾宦裔決不饒恕以後急埋頭窗下苦志青氈庶乎箕裘克紹若仍復如是本縣訪知斷難再宥也說罷卽分付逐出元虛與張其伯等直待出了縣門方纔放心元虛埋怨張其伯道張兄今日倒不是於與弟作干證倒分明與蘇星做了抱告爲甚將自己的隱情好像是倒流三峽水的一般盡行說出虧你也不留瞞半句與弟做做出路若不是小弟乖活此時做譬已吃竹片矣張其伯頓足道小弟只道吾兄真個吐出實情因想箭頭不硬箭幹豈是硬得出的故只得隨風轉舵以直告之豈知這老瘟賊打話來套我但是吾兄雖不曾吐實正該照應照纔是元虛道小弟向前照應不迭際吾兄早已滔滔出口今事已如此悔也無及只是反被蘇星在那裏耻笑正是

悻悻驕情漫逞奇

勞思半夜事全虛

今番弄巧翻成拙

始信人稱將虎鬚

住表夏元虛與衆互相埋怨且說王儒珍自與陳秋麟在埋劍園讀書年餘之後不幸父母並沒守制在家那王悅在日雖曾出仕一番卻是翰林閒職不過些須薄俸有甚肥膩兼且爲人廉介所以囊之餘錢而儒珍又甚曠達父歿之後不上兩年早弄得四壁蕭然絕似相如臨卽落魄時矣幸尙留負郭田數畝畝租息還設餬口不到得斷炊這年蔡其志

奉命入都因見夏英之死不仕而歸又值王悅病沒不勝悲感在家愈覺無聊仍舊移至埋劍園居住他見儒珍寒素特甚雖是過意不去少爲資助然亦耻其門楣而不悅矣這儒珍天性疏放日惟銜杯行樂也不以貧爲念知其志不喜他也便久不往來這日卻值其志六秩壽誕儒珍誼居半子豈有不去慶祝之理只得粗備辦些壽儀就叫墨童挑著一徑來至埋劍園早望見結綵懸燈張樂設飲恰先有一班親友俱係縉紳前輩在那里稱觥獻頌忽見儒珍走入有幾個不認得的便問何人蔡其志漲紅了臉忙接口道乃是亡友王悅的令郎你道其志爲何不說小婿卻是那樣稱呼因值佳賓滿座貴客盈堂正在揚揚得意之際看儒珍那寒寒酸酸的行徑心中深以爲耻故就頓時改稱世態炎涼大都如此不足爲怪其志因憎嫌儒珍在眼前卽有叫老管蔡信引去後園盤桓儒珍知是鄙薄他卻故意道豈有此理小婿爲祝慶而來少不得要捧觴介壽况諸先達俱在此豈有不陪侍而公然避去之理其志色溫道日後正長何必今日多禮至於親友自有我在汝快去後園用飯說罷目視蔡信蔡信逼著道王相公請去書房用飯儒珍因冷笑了

一聲道列位少陪得罪遂回了蔡信來至後園文官閣坐下蔡信道王相公且請寬坐小的去叫送飯來言罷卽自儒珍擡頭見花木依然因想道憶昔與秋麟讀書於此看花賦詩倏忽三載思之覺生感慨因週視徘徊少頃飯罷推窗一看卻見一池碧水荷葉舒錢

楊枝掛線大暢襟懷倚欄久之忽聞步履聲出自花陰擡頭看時卻見兩個小環擁著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薔薇架下遮遮掩掩儒珍定睛細看那美人生得雙眉春柳一貌秋花溫文似玉端重如金知卽小姐驚喜不定忙整衣出閣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道不知小姐何由至此使不才得瞻仙姿殊慙鄙懷原來這小姐就是與儒珍產下時卽便聯姻的蔡若蘭他的芳心蕙質所不待言更奇在七八歲便解吟詠將其志幼時之書盡皆覽遍至今二八竟成了一個女才子每以道韞蘇小自許這兩個小環一名紅蕖生得偉麗一名嬌綃生得柔美皆若蘭所最得意這日嬌綃正在園中採花忽見蔡信引得個少年書生入園知是儒珍忙復身入內報道小姐今日恭喜若蘭道深閨之中卻有何事這般的慌慌張張嬌綃道小姐每自說是愛才如命因不知王相公腹中深淺時懷戚戚常欲遣婢持題以探近來學問今日王相公却獨自一個在園中文官閣內小姐何不親臨面試一決往時疑抱亦未爲不可若蘭笑道狀貌子話雖如此我與王相公尙未諧花燭豈可私自期會於禮有碍嬌綃道我倒不說小姐知書豈不聞文君私奔尙稱千古風流今小姐與王相公是夫婦名分已定又非桑濮私期青天白日之下有甚嫌疑小姐倒不要錯了主意小姐每每聞老爺道王相公不務舉業飲酒嬉遊又耻他家計凋零有不悅之意今日天付奇緣小姐若不去曉導他一番未免增他日之憂若蘭見說默默良久道

從來深閨處女聲息尙不達外豈有不得父命而與人期會雖他日之夫妻於今日終恐未便嬌綃道若欲得老爺之命焉能有相見之事雖拘禮守法亦貴乎達權且今日之會實有三益小姐臨軒一試則知其文才虛實可釋往日之疑一益也至於會面之時小姐可以正言其罪往日嬉遊之非並告知老爺因而不悅之意彼非草木自因棒喝而去故態二益也嬉遊一去而感小姐之言必然發憤雞窗淬厲全鋒功名唾手可得絕老爺意外之心三益也有此三益尙以小禮自拘不知小姐誠何心也若蘭半晌說道細思汝言亦似有理但從來不曾識面未免羞人又將奈何嬌綃道小婢每見小姐讀烈女傳掩卷歎息回顧小婢道閨中兒女而能如此真不愧鬚眉今日之事乃爾羞縮何無鬚眉氣乎紅蕖亦從旁攬掇道嬌綃之言實是不差小姐不必遲疑致悞機緣若蘭無奈只得被嬌綃紅蕖拉了瞞了家中大小一徑來至園內不期儒珍眼明知是小姐趨前揖問若蘭不勝顏赤來又欲還走倒是紅蕖道他日總是夫妻何如此羞澁此地未便說話且到軒中叙禮卽扶了若蘭招儒珍同至文官閣內儒珍復揖道今日何幸相逢於此祇因令尊見憎是以蹤跡久疏望小姐宥之若蘭低聲答曰適聞郎君祝家嚴壽誕而來故得此良晤但妾深處閨中以禮自持未嘗敢輕出戶今私會郎君於此者妾因聞郎君一自先人見背每日惟喜酒嬉遊爲務獨不念居諸易擲青春而白首者倏忽耳青燈夜雨此日工夫

黃榜秋風他時光采乞郎君聽妾之言此後急宜猛省務脩理舊業閉戶攻苦以副先人之意若仍執迷舉業一廢墜入輕薄之流家嚴聞之不悅恐姻親不無意外之虞妾心寒膽裂不知郎君竟何以爲心也儒珍今見若蘭一番錚錚之言已覺刺心及說到姻親有意外之慮急得幾乎下跪因連連作揖道承賜藥言自知過矣敢不痛戒但在向者因念大丈夫昂藏七尺必當歷遊佳山水收取兩間奇氣以壯學識非敢樂嬉遊而廢舉業況功名之事同拾芥耳小姐萬勿愁損明秋當克副閨中之望而婚姻大事仗小姐自主勿爲旁言聳惑是荷若蘭道一絲已定千金莫易妾心堅如鐵石郎君可無憂也既郎君等功名拾芥是必抱負宏才不爲羣下之炊焉能默識焦桐今庭外柳枝掛綠舞風弄月態若輕狂郎君何不揮灑一章使妾亦見大家手筆儒珍見說要他做詩搔著癢處正好賣弄才學便欣然道蒙小姐俯採芻言敢不如教第恐巴人俚句不好唐突西子一頭說一頭磨墨濡毫將楊柳爲題不消半刻吟成一律雙手奉上道呈教香奩乞小姐一定推敲嬌綃接來遞與若蘭展開雲箋一看只見上寫著柳枝詠其詩云

桃花輕薄海棠嬌

平等韶光到柳梢

綠映枕邊驚晝寢

青來筆底贈吟嘲

非關野露添新恨

似惜春風借舞腰

多少遊人渾不解

相逢繫馬折柔條

若蘭看畢大喜道才思敏絕眞子建青蓮之流功名豈落人後乎妾初意以郎君荒於

生不勝其愁故不得已冒嫌相會少致狂言用相激厲今閱佳章始信珊瑚珍異絕非樸
檄庸材可比再加淬厲何患不破壁飛騰那儒珍見若蘭贊美不勝喜悅道庸常之句聊
以應命過蒙小姐賞鑒加之虛譽殊令抱慚無似不識小姐肯弗吝珠玉亦惠然示我以
瑤章否若蘭道女紅針指閨中所嫻至於吟詠之事恐難並立詞壇也嬌綉在旁笑道禮
無不答小姐自然要回敬的若蘭再欲推辭嬌綉早鋪箋蘸筆扶若蘭向桌邊若蘭只得
步儒珍韻亦走筆成一律叫嬌綉遞與儒珍道辱蒙微言勉強塞責恐瓦缶難奏與笙簧
之側適足污聽耳儒珍道小姐乃閨中之秀定多柳絮之詞接過手來正欲展開看忽聞
有人嗽聲一時驚散正是

相逢疑是謫天仙 只爲憐才不避嫌 驚起畫眉聲已杳 空留花影落欄前

只因只一會後有分教功名外道連理萋菲不知後事如何自然下回分解

評云和詩不成當下受辱亦云可已然若輩悻悻之態斷不肯即此歇手認控而再
遭斥辱固以收繳上文趁其餘勢更作快意之筆找足之亦因接手便寫蔡翁憎嫌
寒素一段納悶文字而借作抑揚之勢也其叙文官閣才子佳人唱和頃刻成章正
反映三板不能措一字尙欲架虛詞圖報復之白木公子卽一回而論亦必且極廻
環兜鎖之致

乙

史

繪像鐵花仙史

第七回

藕花居探蓮訪妓

詩曰

行樂須及時

莫待鬢成絲

攜琴還載酒

過訪舊相知

說這王儒珍正欲看若蘭的和詩做得何如忽聞嗽聲驚得嬌綃紅蕖忙擁著小姐悄然遁去儒珍爽然若失對著花叢呆看出神原來是蔡信來邀儒珍入席看見光景不雅乃叫道王相公看些甚麼這等著相前廳眾客俱齊老爺請相公快去赴席儒珍聽見方慌忙將手中詩箋藏入袖中心下好不耐煩只得勉強就席沒情沒緒的坐了一夜次早本欲留連希圖再得與小姐一會奈見其志意甚嫌憎只得辭別一路從西湖岸上歸來此時正值春濃四顧山光水色掩映這兩隄花柳果然如畫儒珍緩步而行不知不覺的已走到飛來峯邊見有酒肆依山甚是精潔覺得足力已倦即便登樓沽飲因天色尚早並無遊人到來極其幽靜儒珍憑欄獨酌忽然想起昨日與小姐相會尚未盡我衷曲被這不湊趣的蔡信忽忙驚散思之殊爲可恨連小姐答我的詩還未曾看得不知做得若何這些閨閣之才不過成句而已豈能十分工緻一頭怨一頭便向袖中摸出來看只見上

寫著柳枝詠步韻呈教

傍檐臨水已條條

拂翠拖黃態更嬌

淡薄似憐桃葉色

輕狂豈慰小蠻腰

三春莫待花飛雪

九烈應時綠染袍

容得一枝持贈別

馬鞭加策奮題橋

儒珍看畢驚喜道不想小姐如此聰慧莫作等閒楊柳泛詠看過卻是一首訓諭的良言
深心如此怎不教我愛殺想殺念我王儒珍幸與小姐得借仇儂也不知前生何福修來
想到樂處喜不自勝一連飲了數杯又將詩箋供在桌上走到下邊恭恭敬敬對詩箋作
一個揖道荷蒙小姐垂意訓諭不才敢不如教以報知遇之恩揖畢復飲因又想起昨日
小姐這一番談論句句藥石但言及婚姻云不無意外之虞此言正合蔡翁之動靜莫非
嫌我寒素而欲悔盟乎卻又想到豈有此理他也不會作民父母豈不知聖賢之道不過勢
利爲心恥我孤寒是實至於意外云云當是小姐格外過慮乃翁應不至此我且自吃酒
又飲了數杯覺已微熏忽又想到既無悔盟之意昨日於親友前何不稱小婿而云亡友
令郎則審此言此老悔盟之跡顯然矣小姐之言豈是過慮况六禮未行執柯無據兼之
素手空拳急忙中又無力聘取再至日久事非豈非此姻竟化爲烏有躊躇無策急得悲
咽起來道小姐雖蒙你義重恩深不棄寒素但令尊雌黃其口倘果生他議只怕也由不
得你已自主張豈不辜負了你一片熱腸仍舊無益說到苦處對著詩箋悽楚不覺垂下

幾點淚來連酒都吃不下咽忽又奮然道小姐詩中明明指引津頭怎麼我到懵懂起來
蔡翁之意無過嫌我目前貧困耳這個亦有何難待明歲秋闈先中一個解元與他看看
難道還不中意不成此段良緣可不依舊是我王儒珍的想到了樂處不覺哈哈大笑正
笑間忽背後一人將扇子在王儒珍肩上一輕輕一下道一人獨酌何發此大笑儒珍吃了
一驚回頭看時原來這人姓畢名純來祖籍富陽吏員出身考後一任天台縣丞數年之
間滿載而歸因母族在杭遂遷居武林這畢純來爲人機巧談笑風生又善趨奉承諂媚
所以那些現任鄉紳無不喜與交遊這日也因遊春至此就肆沽飲不期纔走上樓梯見
有人在裏自言自語卻認得是王珍儒即便屏息躡足潛聽直待說完大笑乃將扇頭輕
叩而問道兄何得意而快樂若此儒珍也認得是畢純來向知他不是端上心甚鄙之乃
起身應道偶爾推敲得句不覺忘情失笑畢純來明曉托詞卻佯爲不知道原來如此想
得句必佳求借一觀儒珍微笑道老兄亦知詩耶然雖得句尙未完篇畢純來道只獨吟
獨酌殊覺乏興小弟再沽村醪與兄加潤詩腸少助文思如何儒珍時已有了幾分酒乃
又笑道學生生平作詩有三不吟非佳山佳水不吟非佳花佳月不吟非佳人佳士不吟
乏此數佳即吟亦不佳耳雖蒙盛意但學生先飲過多將入醉鄉無暇奉陪得罪先別了
說罷拱一拱手呵呵大笑竟自下樓而去畢純來一腔美意見儒珍這樣行徑乃艱然大

怒道這不中擡舉的畜生我一片好心他都這般看待他明笑我非佳士不足與吟的意
思但你無過做得兩首歪詩句寫爲幾篇屁文章出就這樣的輕薄真乃可惡我方纔上
樓之時見他說些甚麼蔡翁嫌他貧困又是甚麼先中個解元分明是蔡翁其志嫌他貧
窮要想寒盟的意思這老蔡一向與我相得如今何不迎著他意三言兩語去打破他小
畜生的美滿姻緣纔曉得我畢爺爺雖非佳士倒也不容易就好輕薄得的因笑道這小
畜生岸然而去無福受我畢爺爺之酒落得我自己受用乃舉杯獨酌了一會下樓歸家
這正是

小人情最險

語言須檢點

只若鬼與神

相逢敬而遠

且不說畢純來懷恨而歸再表王儒珍下了酒樓帶著酣意一路踉蹌歸去行未里許遇
著陳秋麟叫道數日不見吾兄適從何來大有醺然之趣儒珍笑道昨祝妻父壽誕今早
歸來路過酒樓幽潔獨酌一壺不覺至醉吾兄獨行卻又何往不知日前元虛之社吾兄
曾赴否秋麟道今日正謂社中故事頃在縣前打聽了來欲會吾兄說知以發一笑儒珍
道有甚故事卻在縣前打聽秋麟道說來可作話柄幸兄未去若去時還要笑殺驚殺儒
珍道有甚驚人奇事快請道達秋麟即將社中紫震吟詩做令打倒衆人之事一五一十
細細的說了一遍道兄道可笑也不可笑可驚也不可驚儒珍見說大笑道快哉此打果

可驚笑元虛這一班可謂大吃其苦了但此兄所吟何詩兄還記得否秋麟道怎麼不記
得因極口吟紫宸所作詩儒珍聽畢道此詩絕佳真可謂文武全才殊令人羨慕但吾那
並未聞有此能者秋麟道乃錢塘蘇父母之令姪更還可笑那班獸物打得不殺不知是
甚算計今早反到他叔父處竟誣以殺人大盜卻被蘇父母套出僞詞認真起來翻轉面
皮遂要依律反坐元虛又吃了些小苦纔得住手遂出免究儒珍笑道這叫做乞其餘不
足又顧而之他是所自取尚何足惜但紫宸才思卓越與爾我頗頑何不同往一拜結成
鼎足之勢秋麟道弟亦有此意另日當走相約也兩個說笑之間不覺已到儒珍門口秋
麟別了歸家又過了數日約會儒珍同往一拜却值紫宸他出因而不過二人只得留下
名刺悵然而返次日秋麟料得紫宸必來回拜可以款留談心絕早便爲等候又分付樵
雲請王相公來去不多時儒珍已到了纔坐得下只見門上遞進柬帖來道甚麼松江蘇
相公端拜大相公定要相見的秋麟知是紫宸心中甚喜連忙出外迎入紫宸先與儒珍
遜揖後向秋麟施禮道昨蒙枉過弟偶他出有失倒屣歸甚歉然但另柬王兄者素昧平
生重承下降更爲開罪且小价失詢尊居乞兄指示以便答拜秋麟笑道兄要答拜此兄
往返千里既有尊柬不若留在弟處代兄申意如何紫宸亦笑道豈有此理自是兄誑弟
耳若果千里亦不爲遠只求吾兄指引自當跋涉而往豈因道里之遙而負是兄知遇也

秋麟道吾兄必要面拜王兄此亦不難且請坐奉茶待小弟設施費長房之妙法縮千里爲咫尺不煩吾兄寸步之勞立致王兄可乎紫宸一時不懂只得笑而坐下因問道立談許久失瞻此位台兄得罪良深今日幸會亦須請教高姓秋麟見問笑得一字也回答不出儒珍笑接口道昨同秋兄晉謁者卽弟王儒珍也紫宸方纔明白道原來就是王兄秋兄亦何游戲至此耳使弟果然觀面千里竟在夢中這半日說罷一齊大笑儒珍道前者秋兄談及羣英社撫掌快心所謂大鵬健翮豈鷓鴣同日語哉昨日奉謁未晤甚爲怏怏今幸秋兄見留得挹芝宇歡慰平生紫宸道兩兄雄才軒軒霞舉依光日月深遂寤寐私向羣英之赴愚謂有此盛舉自必坐多韻客不意除秋兄一人而外餘惟酒食是議且一詩之易尙猶不能而妄建文壇旗鼓欺詐至此不禁激發粗豪耳秋麟道并剪哀梨莫喻此快昨雞肋已飽尊拳自後再見吾兄必遙望而股栗矣紫宸道小弟平素深恨此輩最是面目可憎故每避之如仇那日因踏春冷泉悞信張其伯之言受此半日之俗惡至今猶覺文雅多盡儒珍笑道依弟之見今日兄及弟輩一見如故方將各暢所懷皆因自前日社中是非張子之罪正張子之功也三人正在談笑只見樵雲走來道酒筵已備請相公們後園坐紫宸起身道尙未奉謁儒兄况兼午會怎好便叨盛意儒珍道今日秋兄知吾兄必來故預設盛筵特邀小弟奉陪兄欲下顧弟舍請詰朝亦謀一樽茶候台旌再領

尊刺何如紫宸道晉謁須虔豈可因酒食而遲遲我行也秋麟道弟交遊最喜脫灑若然老學究的頭巾氣小弟極怕先是這一張古板面皮迂執身段拘束得一腔豪爽之氣都悶死在胸中有甚好處紫宸道兄論極高於禮恐又不能十分脫灑今既蒙兩兄雅愛只得從命爲恭敬矣卽一齊來到後園軒中舉目一派都是桃李紅白參差十分春色須臾席備紫宸道坐對春光苦茗幽香共叙衷曲樂亦至矣又蒙設醪陳饌主人情誼過深今弟何以克當乎秋麟道乏愧佳醞又無異品還望知己諒之若云情誼過深益令抱漸矣談笑之間酒已半酣紫宸告止道過承雅意小弟已叨酌酤矣秋麟道秉燭夜遊古人佳致今日尙午何遂言止當是苜蓿之穀非所以娛嘉客故未肯爲弟一醉耳紫宸道重擾步兵之廚但量非滄海頓覺酒龍飛舞實難再飲矣儒珍道主人之興方濃吾兄當效淳于一石之醉以體愜愜主意如再言止者請受金谷之罰紫宸無奈只得坐下三人聯咏傳杯直吃到月轉花稍玉山頽倒方纔各各分別歸家正是

日浸杯中白 花飛筆底紅 三人同一醉 鼎足巧相逢

自此之後三個竟成傾蓋之交甚是莫逆詩酒盤桓互相來往倏忽又是六月中旬天氣十分炎熱紫宸在衙甚覺困人忽劍童從外入來說道却纔陳相公處差樵雲送一個柬帖在此諒來又是請公去游山吃酒小的已回他說明日早來他今去了紫宸道這狗才

孟浪極矣知他請酒的有別樣事情的恰不領他進來見我擅自回覆了他去劍童笑道不是請相公飲酒無過接相公去做詩決無別樣事情若相公不信請相公拆開一看便知劍童倒有先見之明紫宸忙接來折看只見上寫著道

湖上妓女無聲者丰韵宜人詞章驚座且其門雖如市而其心則若水小弟聞之不小心醉故敢邀

兄同往一訪謹於明晨候

駕至舍共作尋芳客也

紫宸看畢見是秋麟邀他訪妓他也素慕無聲才美久欲一會正中下懷到了次日便帶了劍童來至秋麟家中只見儒珍已先在彼二人揖罷就坐談論了一會啜過茶茗起身一同出門向西湖藕花居進發行不數里早望見了正是

柳陰深處小欄遮 面面湖光盡藕花 借問平康何處覓 溪橋一曲是儂家

只因這一過訪有分教平康生色才子情痴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此回寫王陳蘇三才子相遇也才子相遇所藉以彼此結契者惟詩與酒耳然此已成凡爲傳奇者之所以寫才子相遇嫵熟舊套但覺汚筆汚墨汚紙並汚閱者之目作者之意以爲東山攜妓亦屬才人韵事非如窮措大年踰授室未識阿堵中滋味持

數十青蚨向龍鍾媼媼纏頭者比是奮筆以訪妓爲名篇然而作者之用心則又甚不欲學爲才子者之汲汲焉惟選色徵聲是務也何言之觀其於秋麟之柬云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夫其門如市者比比皆然而心之水若則不少概見是妓而未可作妓觀矣若曰藉非心之若水彼陳與王也蘇也不之訪也卽謂之心中無妓並紙上亦曾未有妓也可

繪像鐵花仙史

第八回

白雲留醉月聯詩

詩曰

水曲山幽處

紅樓貯好春

筆花聯句妙

對月定情新

說這無聲不過是一妓女若沒有些真才氣怎便聳動得那三個書獃使他這般着魔竟不炎暑之威共發山陰之興原來這無聲姓水住居西湖上藕花居地面年方二八才逾蘇小貌並王嬌色藝爲一時之冠芳名直接古昔這也是紅顏薄命的招牌但他心性却具得十分古怪身雖爲妓女但倚門賣俏的醜態却一切洗盡倒好像個寒素書生每日只是閉戶焚香鈔寫經卷佈施有興時或吟詩一二首亦只是些悲感之辭芳年漸長鴛母便要他接客初時不肯後因逼得急了強而後可亦只與客侑觴從人代筆立志不肯失身身邊帶小小利刃若再逼他伴客歇客便行自刎鴛母見他性如烈火怕真做作出來連陪酒賣字的趁錢也沒有了豈不可惜沒奈何只得由他自此之後車馬盈門不慕爲女中學士又畏同帶刀指揮只好於配席筆墨之間清談戲謔而已水無聲倒也合

著自己心事就中詳察人才要擇個可以托終身者了畢終身之事豈期留心選覓並無一個中得無聲之意因喟然道以天下之大終不然竟沒一個如我水無聲的男子不成不然何才美之難遇也豈我水無聲命薄緣慳終當白首紅樓而淪沒於火坑耶正爾感嘆忽見鴛母笑嘻嘻走入道今日吾兒的喜事到了無聲道有何喜事母親這般快活鴛母道有三個與你一樣標致的小秀才說是特來訪你看他年紀俱少人物俊雅必是貴介子弟快些出去接見又不要任著自己性子傲慢水無聲見說不覺動了心事忙整衣而出擡頭見紫宸等三人果俱年少丰姿超俗便覺私喜紫宸等見無聲冉冉若仙子臨凡嬈嬈如嫦娥離月果勝紅樓絕色實堪金屋藏嬌有詩云

淡妝素抹自精神 風動梨花別有春 嬈娜非關鞋底窄 輕盈却稱綺羅裙

何須紅粉顏如玉 任是青樓體若金 休羨音時蘇小小 錢塘新重水無聲

三人知卽無聲乃一齊上前相見就坐各叙姓字無聲輕啓朱唇道久欽各位俱當今國士賤妾風塵薄命得蒙枉顧何幸如之儒珍道向慕水姐芳名思一見而未得今幸此位秋兄見挈因能一晤足慰生平紫宸向秋麟道小弟自松至杭楚館秦樓雖亦物色一二然求如水姐之丰韵絕無一些青樓脂粉氣者竟不可得真乃天仙化人其才不問可知固宜秋麟兄念念也無聲見說知都是陪秋麟來的因將秋麟看了一眼道陳相公乃少

年英俊賤妾青樓薄植豈足置貴人胸臆秋麟道水卿蕙心蘭質自是絕類超羣每謀過訪常以俗冗不果深恨緣慳以至恒結寤寐今幸一會是亦天緣對此芳姿心神俱醉不識水卿何以發付我也無聲笑而俛首儒珍笑道秋兄也忒性急纔得相逢便已心醉少刻豈不要醉死紫宸道不然韶華滿眼春色已濃牡丹枝焉得不萌芽乎小弟常以魯男子自許至此亦覺心動况陳秋麟耶說罷一齊大笑正是

風流原有種 慧黠更多才 兩意相投契 春光幸莫猜

大家正在恢諧之際只見鴛母走來說道如此炎熱我兒何不請各位相公到白雲留去坐水無聲便起身相邀原來這白雲留乃是無聲的書室半爲水閣半作臥房三人進到裏面推開白碧紗窗一帶斑竹小橋卻臨西湖之水閣前彌望盡是荷花開得清香襲人上懸小額楷書白雲留三字四壁圖書縱橫滿架琴書雅趣鋪設精工潔不容塵三人坐定啜茗焚香窗外遠山疊翠閣前近水生涼荷風時至香沁心骨各各披襟笑談秋麟道久聞水卿技妙琵琶值此良辰美景願請一奏不才雖欠知音敢以洞簫奉和未識水卿以爲然否無聲笑道賤妾雖性喜琵琶但愚若膠柱僅堪擊缶陳相公藝精簫史技越王喬但恐青樓下技不堪並奏儒珍道不遇知音不與談既有知音如秋兄尙何待乎水姐不必過謙我等洗耳候教無聲笑了一聲徐起添香斟茗然後抱過琵琶理絃起調秋麟

吹簫和之聲調瀏亮音韻淒涼果然吹彈得清風徐至枝鳥停啼悄然曲盡而尚嫵餘音
紫宸撫掌道妙哉琵琶令人頓起遺世之思誠不減尋陽江上聲也儒珍道變煩熱爲清
涼化炎蒸作和煦有此妙音固無怪白雲之留矣因向秋麟道水姐之美幸已識矣琵琶
之妙亦已聽矣夕陽在山其盍攜手同歸乎無聲見說目睹秋麟有不捨得放歸之意秋
麟神魂失據因答儒珍道天色尙早不妨再坐片刻兄何欲歸之急儒珍早以窺見二人
心事只做不知道一日已盡豈惜片刻但此離兄府爲路甚遙非弟急於歸卽兄亦當念
令堂老母倚門倚閭而望勿蹈遊子忘歸之誚弟等與有光焉倘兄情有所鍾不妨另日
再來秋麟此際故欲歸時見那無聲媚眼留情何忍遽別欲待不歸則儒珍正言厲色催
促再三弄得竟沒了主意只見他徘徊不應倒是紫宸笑道儒兄也不必太作惡了秋兄
之心早已醉矣方纔的琵琶已作司馬琴心今宵玉女襄王自然會陽臺之上更欲何歸
儒珍笑道這到未必誰不羨水姐是帶刀貞妓豈肯失身與陳秋麟耶說罷一齊大笑秋
麟道今日蒙兩兄愛水卿不棄小弟作東煮茗看花以盡一日之興何如儒珍起身道小
弟先別兩兄請盤桓罷紫宸忙拉住道兄又何故而欲先歸莫非見怪弟輩之意儒珍道
秋麟適言煮茗看花但小弟與這盧仝素來反目故欲先歸以避水厄耳紫宸見說笑道
原來爲此但兄一去便覺乏興待小弟驅却盧仝懇秋兄喚出麴生與兄盤桓何如秋麟

道儒珍兄必有緊要之務故急欲歸忝在知己豈可因飲啄而悞其正事弟自與紫兄相
對而飲亦不爲乏興斷不敢屈留以阻儒兄歸興請自尊便儒珍笑道這倒不然麴生與
弟最稱莫逆小弟同他恢諧方不寂寞若小弟不在坐麴生也自乏興還將笑兄輩少調
停也秋麟回顧紫宸道要這一杯酒吃費了許多唇舌豈不苦哉方纔一席話可作儒兄
討酒吃的小引說罷又各大笑時席已設四人坐定傳杯遞盞雅譚清談甚是暢適酒至
半酣那輪明月已上東山紫宸道今夕諸樂俱備豈可無詩以紀其盛令花月笑吾儕俗
子乎儒珍道紫兄所論極是請先賜教弟輩當繼咏也紫宸道今夕乃秋兄水姐之佳期
該當先咏弟與兄和以賀之方爲韵致秋麟道紫兄言固是但弟爲東道主豈有主唱而
賓和者耶還是兩兄起首弟與水卿後繼爲安儒珍道以今夕而論移東道爲合番借明
月爲花燭則催妝之句還該誰賦弟與紫兄在此不過同觀花燭又算婚證豈可更以賓
主論秋兄先請催妝弟與紫兄打點毒手來打新郎耳秋麟笑道既蒙兩兄見推小弟只
得先吟引打了但詩題必得兩兄所命難道竟叫小弟自命自吟不成紫宸道卽景爲題
是妙絕的了何必別尋秋麟點頭卽將月色蓮花爲題援筆立就一絕紫宸接過與儒珍
同看其詩道

月明水殿玉欄前

嬌冶臨波若倩憐

爲惜芳香人已醉

相扶笑折並頭蓮

紫宸看畢道此詩借景描情以情托景不即不離韵和語雅即景絕唱儒珍道弟看詩雖絕佳可惜錯下了一字所謂白璧一瑕秋麟忙問道小弟急於應命故爾失檢竟不知差了何字乞兄指示爲幸儒珍笑道兄詩第三句爲惜芳香人已醉極該改作心已醉方爲妥當不然時便不合前腔了秋麟見說方知戲謔笑亦道兄也不必翻弟舊卷即使心醉不過情之所鍾卻還正大光明譬如吾兄在暗裏垂涎這弋陽腔更好看哩說得一齊捧腹大笑紫宸道且不要打渾如今該是水姐廣和了無聲道雖說拋磚引玉然念塗鴉技量豈足與大方酬和倒是不詠的妙紫宸道久慕水姐詩名豈有不賦之理自然也要請教使我輩一識香奩佳句無聲只得搦管和韵一首道

臨波無語倚欄前 不是濂溪誰解憐 縱使月明甘露降 須無一滴到紅蓮

秋麟見詩驚問道觀卿所賦詩意大有悲感果蓮花未遇濂溪者無聲杏臉微紅嬌羞半晌方道妾雖不幸墮落風塵但志甘淡泊誓以不污故佩小刀自衛潔此微軀待得其人雖裙布釵荆而終身之願足矣紫宸與秋麟見說俱不勝嗟嘆儒珍道如今詩該紫宸了紫宸因亦揮成一首道

十里荷花滿盞前 但看朵朵倩人憐 欲將媚語邀明月 先吐枝頭五色蓮

王儒珍接下去也自吟成一首道

花開玉井傍欄前 葉底游魚豈爲憐 湘簾倦舒人意懶 一池明月半池蓮

紫宸道儒兄之作雖佳不免微有妒意儒珍笑道魯男子尙自心動漢相如安得不風塵耶秋麟道也只好在葉底風塵怎及得小弟在花前心醉紫宸道今夕酒已極歡月色將午弟等別去莫誤秋兄良宵秋麟道夜深路遠不如在此同榻儒珍笑道別榻可同此榻恐未可也兄請自便秋麟自知失言因相顧大笑紫宸儒珍便起身作別步月而歸不提且說秋麟送了紫宸儒珍與水無聲重整杯盤細談衷曲秋麟道觀卿天姿韶秀舉止溫雅可惜誤生門戶以致埋沒芳名無聲見說凄然道賤妾此身並非水氏親出妾本籍係松江華亭父親文錦瀾由歲魁爲台州總鎮有仇家莫姓囑弁兵誣首家君剋減軍糧當道不察信一卒之僞詞竟要論賊究處家君有冤難伸懷著忿氣夜持利刃潛入仇家殺其一門不留遺嗣因卽亡命他方不知去向後來傳言在天台中煉道亦未知果否時妾年方六歲母死父離他鄉流落更無親人依傍又被官賣贖罪不幸誤入青樓言之痛人秋麟道原來果是宦族名姝竟一淪沒至此良可悲嘆但適言待得其人不知欲得何等之人方中芳卿之意豈以武林人文之盛竟無一人如願者乎無聲道賤妾自陷火坑蓋亦閱人多矣風流才美相兼固未有如君者何幸今宵會此不覺佩刀爲君解耳倘蒙不棄煙化得備小星之列今生志願足矣如其不允有死相從言畢汪然淚下秋麟但見

無聲之言出自真誠心甚憐憫因慰之道芳卿美意某豈不知芳卿固是多情女甯陳某肯作負心郎耶且畢今夕之歡娛再議異日之完聚可耳無聲道賤妾不污之願以圖從一而終既蒙君子之仁慨賜溫語願於花前月下更矢一言則百年莫易矣秋麟大喜二人拜月立誓結成連理誓畢而坐秋麟在月光之下將無聲芳姿細玩容光飛舞嬌媚逾常不覺心旌搖曳時夜已深即便相懇就寢攜手入幃正是

化蝶能通夢

遊蜂浪作媒

雕欄行共倚

繡褥臥相偎

只因只一會連理枝被椿庭隔斷同諧侶忽湖上先逢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前我言作者意中不欲人汲汲於選也徵聲固已然作者之意又謂才子而既已狎妓必言其於鶯歌悅耳蜂舞快目之外不復有所深染是亦迂儒之見裝頭面不知所以蓋脚者也故寫秋麟不必不與無聲定情白雲留要難其寫俗腸而曾不見一俗筆耳向見談制藝者拈一小題欲於對面反面旁面四路挑剔令題神不待指點而勢自躍如裨官亦然正面無多全賴有烘雲托月之妙方見恢恢遊刃若但寫正面縱用筆極雅要仍無解於俗故能知紫宸儒珍之恢諧打渾不作恢諧打渾觀是則可與論文者

繪像鐵花仙史

第九回

陳秋麟湖亭遇美

詩曰

水色連山色

花開閒紫朱

因憐春滿目

容易病相如

說這陳秋麟與水無聲自從月下訂盟花前設誓之後瞞著父親只說赴社會文或三日或五日必往一遭情好甚篤恩愛日深不覺冬盡春初一日秋麟在坤化前假稱要到姑蘇遊學以廣識力坤化只道果然豈有不依秋麟不勝得意同攜雲攜了行裝一徑來至無聲處潛住一連五六日足不出戶這日因見天氣和暢叫機雲跟了閑步湖隄花明景媚春色撩人覺得獨自無聊因僱了一隻小舟渡過湖心亭遣興上了岸回頭一望四面山光波瀾水色另有一景觀玩一番移步登樓倚欄憑眺甚覺爽心豁目正在流盼之際忽聞人聲亂嚷道遊人點開小姐上樓來了秋麟閃在側首看時四五個管家在前三四個青衣侍女擁著一位小姐上來只見生得娉婷窈窕嬌娜輕盈另具一種雅淡丰姿十分可意秋麟不便在樓久覷只得算計先下樓去在亭外守候小姐在樓遊覽久之方纔下樓出亭秋麟故意迎入恰好打個照面四目注視那小姐秋波一轉即便下船却被那

不做美的舟子早解纜開去秋麟當下魂消神蕩倚著湖邊楊柳看得呆了見船去遠方想追問誰宅閨秀奈身子酥了半邊再也不能舉步忙叫機雲道你可上前去悄悄打聽方纔那下船的是誰家小姐快來覆我機雲道人家小姐與相公無干問他做甚秋麟罵道狗才總是倔強還不快走麼機雲笑嘻嘻的道相公果然要問他姓名麼都在小的袖中秋麟道這狗才又瘋病發了小姐的姓氏怎麼在你袖中機雲道實不敢欺方纔那小姐上樓的時節跌下一把金扇小的拾得在此上有詩題豈無名姓秋麟道既那小姐失下詩扇何不即將送還却藏在袖中機雲笑道相公真個是迂腐方纔叫小的去問他姓氏如今現在扇又道小的不還他秋麟道好蠢才去還扇子他自然感激那時便好訪其姓氏了機雲道既是這等待小的拿去還了那小姐省得蠢才秋麟道奴才我是這等說如今船已遠那里還趕得上快把扇來與我一看便知了機雲方向袖中摸出遞與秋麟秋麟接過却是一柄湘竹骨的重金雅扇甚是精緻正欲展開看甚姓名忽背後有人叫道秋麟你說往蘇遊學如何却在此處閒行今母舅在此快過來見了秋麟回頭見是父親同著母舅馮吉星忙將詩扇藏過趨前拜見原來這馮吉星乃是坤化的妻弟原任刑部侍郎之職新近致仕還家祖籍揚州居住向因供職在京與他姊姊丈間闊故今一歸揚州卽來探望以盡親親之誼兼且欲於湖山之間盤桓兩月已到坤化家有二日

矣秋麟因假稱往蘇遊學在無聲處住了五六日故尙不知這日坤化請吉星湖舫小酌停船於湖心亭上岸遊覽不期却遇秋麟坤化心甚猜疑問其不往吳門之故秋麟把話支吾道是那日出門遇著同袍再三邀去會文故於湖上擔擱了這幾日坤化半信半疑遂一同下船正是

天台未訪神仙宅

湖上先教過葛藤

說這陳秋麟一腔心事因現在父親船中只得弄開與吉星飲酒直至日西一同還家見過母親少不得又要聚談些家常之務直待夜深送母舅去書房內安置了纔得身子閑空悄至自己房中向袖子摸出那柄金扇挑燈展玩要看那美麗小姐果係誰名甚姓好去尋訪只見一面畫的是一枝紅梅一面乃是詠紅梅的律詩一首道

南枝爛熳奪天真

妝點韶華別樣春

晏起越姬非殢酒

晨妝楚女學塗脣

香消白雪桃花片

月淡紅樓蝶粉新

記得溪頭曾見曉

調羹另自有精神

後寫著春閨偶詠四字却不見有姓名因想道春閨偶詠是那小姐所作了我日間見其美麗已情不能釋今閱此詩真乃是香匿佳句宛若其人可謂才貌雙絕我陳秋麟得與耦此花朝月夕好句同吟卽疏食布衣一生之願足矣可恨機雲這狗才慢事日間若趕上一問探知踪跡豈不事有可圖如今要這一柄沒姓沒名的扇子何用豈非大海浮

萍鏡花水月思之殊可痛恨秋麟想到此處不覺淒楚起來道小姐我看你臨上船時那一雙俊眼情有所在大有顧盼小生之意這段相思教我如何消遣因又將詩扇展開道物留人去愈覺悲傷見春閨偶詠四字之下却有一顆小小硃砂篆印忙近燈細認模糊之間似瑤枝二字因快活道此必是那小姐的芳名了我明日拿了這扇到各處去步步偷老天憐憫我的至誠或緣分在此步出那小姐的踪跡來亦未可知自商自量的癡想了一夜巴到天明起身也不與父母說知也不令樵雲跟隨獨自一個拿了這柄詩扇竟走到城中各處去訪問自早至晚並不見一些影兒歎了口氣只得沒情沒緒歸家燈下對著這扇好像見了那小姐一般說一回讀一回又歎一回直弄得神疲體倦還要閉了眼摸擬一回日日如此不覺旬日之間竟害起一場乾相思的病來慌得坤化摸頭腦不著忙請醫調治月餘方得略略痊可然秋麟此情終不能忘這正是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輾轉反側

且說那小姐却是誰宅閨秀這等才貌原來就是詣闕上書扶父柩歸葬的夏瑤枝因歲暮三年期滿還家路經湖心亭深喜山水之勝就叫停住了船上岸遊覽無意中遇見秋麟打個照面不好回視只得徑自下船那船却便開行忙向船縫張看見那生呆倚柳枝注望移時路遠不見因想道不信世間有如此美秀少年恐潘安宋玉未有加也但不知

腹內何如然具此秀骨決非無才之輩不覺私心羨慕別有一種幽思已上眉峯須臾船抵東岸一路乘轎到家且說夏元虛自被蘇紫宸打了一回又吃誠齋擺佈了一場兩番斥辱心中又惱又羞垂頭喪氣的在家中藏躲了幾月後見事情漸冷又依舊假斯文起來這日瑤枝還家兄妹相見元虛道爲兄的因受匪人之氣在家納悶了這幾時故許久不會到山來探望賢妹今日賢妹歸來真乃志願滿足只是山受這三年的清淡却比前消瘦了一半實實虧你瑤枝道福薄之人自該受些清淡有甚虧處但做妹的在山間得哥哥羣英社事大是可恥昔日爹爹也曾爲你延師授受難道竟無半點墨水入肚不成自古幼而學壯而行今既失學只該虛心藏拙閉戶自脩何故反去設盟立社請人上門討這沒趣吃豈不更爲可笑况爹爹在日薄有名聲今一旦被汝掃地令人輕薄不知哥哥是何心也這一席話說得元虛面赤耳熱不覺羞變成怒道別人欺侮我也來欺侮我難道我竟沒有半點墨水的麼屁文章也還做得出兩篇來的但那日因要做詩我却不會學得故一時爭鬧又非做賊做强盜敗壞門風有甚掃地不掃地瑤枝道有了墨水憑他詩書六藝之文皆可應酬豈有做得出屁文章却做不出屁詩詞的既不能建旗鼓於文壇又何酒食之多搖頭擺尾會李招張作此鄙夫之事我是句句藥言自今以後須知過必改發憤寒窗以博上進庶不失先人之志爲家門之幸元虛默默無言垂頭而

出這正是

本將好語同他語

反把忠言當惡言

說這爰元虛當下被瑤枝搶白得羞慚無地心中却甚怒一日早晨畢純來到元虛忙出相見純來道如此豔陽天氣何不同去湖上到各處步步却在家中用功元虛道我有甚用功日日納悶近來聞知藕花居水無聲長成得越標致今早正要來約老先一同去散散悶純來道兄去訪他還是嫖飲還是媒宿元虛道宿必飲飲必宿老先何一言而此其說也純來道原來兄還不知這小娼近與陳秋麟梳攏兩情甚篤只肯陪酒不肯伴宿若要強逼他時身佩利刃就要自刎故爾小弟是這等說若只飲酒陶情儘可去得若要

去嫖宿此又何苦乃爾元虛見說哈哈大笑道我道怎的原來如此這個但請放心量他決不肯輕生我也決不去償命這無過是妓家騙人的常套自古以來老先曾見那些妓女人家出了幾個黃花烈女造了幾個貞節牌坊若具如此心腸就該于歸秋麟而成室家之好這纔是從良的義妓豈尙留連於烟花爲他人侑酒此情之真僞見矣不敢欺說那花花柳柳風月場中再不能瞞過我學生的只這一夕話說得畢純來連連點頭道是那不錯不錯那些枕邊立誓煎肉香疤可知都是誘人之法吾兄議論透徹可爲嫖

孽兄妙人也去必得趣小弟奉陪亦覺有興元虛卽留純來便飯過了兩個同出大門高

高興與的來到藕花居入得門來正值無聲曉妝初罷在堂前澆灌那欄內牡丹忽看見二人步入無聲認得元虛是個無賴公子急欲避時早被元虛一眼瞧著叫道有客相訪迎接纔是怎麼反欲退避無聲無奈只得上前假陪笑臉迎入坐定道茅舍荒涼不知二位貴人到來有失遠迎爲罪元虛笑道一晌不見水姐果然又俏了許多聞得近與秋麟梳攏了却就忘記了我爰元虛麼也突籜情水無聲見說杏臉微紅低頭不言畢純來道水姐不來罪兄薄情久不過訪兄反罪水姐薄情怪不得水姐有些著惱元虛笑道不必著惱設東陪禮何如便向袖中摸出一錠銀子叫湯保說道與我去辦些甚麼東道來湯保笑道杭州常饌無過是燒鵝羊肉石灰湯那里用得這一錠銀子元虛道那石灰湯豈是我相公吃的可去沽些惠泉三白或是綠荳酒蜜淋漓香雪燒都好吃得我相公醉了與你家姐姐纔有些興湯保道聲曉得却掩著嘴笑了了出去少頃蕭備三人坐定無聲見此俗氣甚是厭煩無奈勉強持杯然亦只是低頭默默畢純來道水姐爲何今日悶悶不樂想是不耐煩小弟在此小弟先別去了元虛道老先又來不在行了這正是水姐的多情這叫做盡在低頭不語中既是水姐不樂待我動起樂來因向壁上取下紫簫在手道水姐向高音律學生班門弄斧休得見笑因將那簫橫捏而吹湯保在旁笑道相公橫了元虛方知道錯認笛也笑道怪道沒處下手因復直吹可霎作怪再也吹不響畢純

來笑道爲甚用了這一把氣力竟像吹火筒一般不響一響難道又是甚盡在低頭不語中不成元虛道老先你不知音律之妙這就叫做蕭管兩頭空吹響一半功如何性急得來慢慢地自能作響因復用盡平生之力擰了半日方纔吹響吹了一回畢純來道吾兄妙音是那里傳來的喚甚牌兒名這等好聽真乃響遏行雲廣陵絕調元虛道學生幼時從一業師乃是蘇州人吹彈得好傳授學生這一調叫做關五更是諸曲調中第一個大牌兒名說得無聲忍笑不住元虛道如何只這一吹吹得水姐快活了畢純來道少刻吾兄在陽臺之上想水姐還快活哩今酒已酩酊天色將暮小弟先別省得擔擱吾兄好事元虛道天色還早何妨再飲幾杯無聲道二位尊居都在城中此去歸路甚遠倒請趁早回府此地有興不妨再來若欲枕席之歡妾已對天立誓決不爲此倘以勢威相逼身有利刃唯死而已伏望存君子之心是妾之幸元虛見說笑道水姐是何言也誰不知你與秋麟情好他是布政之子我也是吏部之兒有甚不如他枕席得我偏枕席不得何厚於他而薄於我這是明明欺我之談你將這死來嚇我我就怕你不成畢純來道水姐雖然不是夏兄亦不須動惱自古事寬則圓或是水姐怪兒來意倉卒不度亦未可知無聲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強二位請便賤妾失陪說罷起身入內畢純來意欲上前勸諭早見門已閉上氣得夏元虛那一腔高興如冰投炭不覺大怒起來嚷道莫說別處就這杭城妓

女我夏公子也不知嫖過多少從不曾見這小娼敢如此放肆你這娼根是幾品大的這般做作正在發話只見搗母走來請罪道二位相公老爺不必動怒十不是萬不是是我家這小娼不是因老身從幼嬌養慣了他的性子所以不識世務連老身也壓他不下乞相公們寬恕他元虛道放狗屁既是這等嬌養就該王孫公子一夫一婦的去了還要開這門戶怎的難道你這下賤娼家倒比我公子爺高貴些麼只說得一聲失陪竟跑了入去這等可惡明日我先叫些小廝打得你一個雪片再到當官去處置你的罪纔見我夏公子手段搗母道這小娼因與陳公子交好兩個立誓一個要娶一個要嫁竟害了失心瘋所以這等畢老爺還是要你做做勸善大士凡百看老身薄面畢純來道你女兒忒沒規矩如何教夏相公不要著惱就依你說也該柔聲下氣委婉回覆怎便像魯男子閉門不納光景他公子生性難道受得此氣況門戶人家來的都是主顧那里守得這貞節二字的依我之見落得賺些銀子陳秋麟他一個布政的兒子怕沒有鄉紳大老千金小姐爲配來娶你門戶人家的女子爲妻况他還有父母在堂也由不得自己主張哩等待得人老花殘那時悔之晚矣你老人家還不自放出個主意來倒說嬌養慣了只這一席話說得搗母頓口無言低頭歎氣元虛道他明明把陳秋麟壓我欺我陳秋麟娶得難道我夏元虛就娶不得了身價銀兩一千五百也是看得見的一頭說一頭向畢純來丟個眼

色畢純來早會意便將鴛母衣衫一扯招他去外面打話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聽口中言 翠被機緣淺 催教跨絲鸞

只因這一打話有分教半載夫妻分散十年父母重逢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讀此回書無賢愚皆謂下回妓館飛仙爲青樓人吐氣吾則謂下回之吐氣顯而
廓猶未若此回之吐氣隱約而有致蓋迎新送舊盡解笑罵門戶中人之無情但不知
其反躬內考畢竟居何等也我想晨起披衣旦旦信誓猶未絕口真若惟此間樂者俄
而出門遇美旋又神魂俱攝以病繼之夫天下多美婦人而我之神魂不能兩用豐於
彼必畜於此然則陳秋麟者曾何異眼角傳情卽轉眼不復相識之妓乎此作者微意
而入下無聲閉門拒客株守待兔同不肯二色之義烈漢正所以與上形擊者固自易
見至其寫夏畢兩人與前蘇王陳一樣恢諧打諢而雅俗迥殊是其筆妙尤有兼畫北
風雲漢兩圖之絕技也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回

水無聲妓館飛仙

詩曰

楚館停歌舞 秦樓罷管絃 驢驘人已去 空自草芊綿

說這畢純來因見元虛之言有欲得水無聲的意思便將鴛母扯到外廂對他說這我方
纔之言都是好話你不要錯了主意這個夏公子揮金如土極是仗義疎財必卯女兒若
嫁了他真乃一生吃著不盡的造化就是你老人家下半世亦有靠託錯了這個喜神只
怕再尋不出第二個夏公子了鴛母道我非不知夏公子是個喜神奈這小娼一心只在
那人身上若逼他另尋配偶就要尋死覓活所以連老身也奈何他不來若夏公子果然
要他除非怎樣設法兒能斷絕那陳秋麟往來方妙畢純來道只要你肯這個倒請放心
因附耳說道陳秋麟的父親與我極是相好只消我去淡淡的幾句說話管不敢再來若
事體成就我畢老爺是不來想你謝的鴛母笑道若得如此皆出畢老爺之賜怎說不謝
自然加一奉酬若是聘金五百謝儀竟是一個元寶畢純來道這個把元寶也不在我老
爺心上成就了你們的好事倒是我老爺的一樁陰險不然惱了這夏公子他有錢有勢

你門戶人家把雞蛋去撞石頭如何做得對手那時弄得個七死八活就是陳秋麟我方纔所說的有父母在前由不得他自己主張這正叫做侘子跌一交兩頭不著實你家女兒年紀小還不知這些利害如今依了我的言語好好去勸諭他回心轉意就是他的造化到了所說的聘金五百也不爲多待我與夏公子說着搗母點首道畢老爺之言老身無有不依但這小妮子老身自幼費了一片心血五百之數是分毫不能少的今天色已晚不敢屈留夏公子他還怒氣未息畢老爺再要你好言勸他回府畢純來遂進內道天色晚了一同回去罷元虛道老先請我坐在此怕這小娼不出來陪我睡着他這幾間房子住得穩住不穩搗母陪笑道夏相公請息雷霆之怒小女若得伏侍了夏相公日後正要夏相公照拂哩怎說這話元虛道不受擡舉的誰希罕他來伏侍畢純來一把扯了元虛道凡事看弟薄面且請回府一徑拉著出門而去正是

鷲飛展天

魚躍于淵

霄壤曠隔

勉強糾纏

說這畢純來與元虛一路說道方纔小弟如此這般纔說得那婆子心肯要想我替他設個法兒斷絕陳秋麟的往來我說這個有何難哉只消我在他父親面前幾句說話再也不來了那婆子說要千金身價小弟已許他六百他還嫌少吾兄還是如何元虛見說依允不勝之喜道晚生內室乏人每受舍妹之氣今蒙老先鼎力玉成此事極所感激但六

百金也不算少他還嫌輕老先面上就再添一百何妨只是斷絕秋麟之說倒有煩老先明日卽爲一往畢純來道目下秋麟臥病在牀就遲些亦不妨倒是水無聲這女子年紀雖小性却古怪恐防作急不來也須緩緩的圖個心允元虛道老先所論雖是但從來女人水性楊花那里把持得定不過一時之氣他見秋麟不去自然也漸心冷兩個說話之間不覺已到元虛門首元虛邀住道天色已黑此去老先尊府尙有三里之遙就在舍間草榻明早回府罷畢純來道只是取擾不當元虛道老先又來客談了晚生家釀新熟與老先挑燈共酌惟勿罪褻瀆爲幸一頭說一頭手攜著手一同進內也不向前廳客座竟至元虛書房兩個夜膳之間少不得又將日間的事情說說笑笑直至更深酒醉方睡次早畢純來辭了元虛歸家又過幾日不期事有湊巧畢純來有一個表兄叫做李之生却是兩榜出身在都選了福建福州府知府赴任過杭因上京候選時許下天竺山香願要完遂借畢純來家中住下畢純來無奈只得破鈔相欸不想杭城之中李之生的同年故舊甚多一住下了每日去東西拜望不能起身嚼得畢純來暗中叫苦這日却值陳坤化也來拜望亦係李之生同年畢純來觸起元虛事情亦整衣出見少不得先是李之生與陳坤化閑談彼此各道想慕之意李之生先道年兄名成勇退訓子抱孫正在極樂世界晚弟猶僕僕風塵良深內愧坤化道弟壘腫無能愧叨天祿故謝職歸休作一田舍翁耳

畢純來便接口道只待令郎秋兄高發老先生卽是太封翁矣但令郎世兄這一向少會想必是在府用功坤化歎了一口氣道生子不肖日事嬉遊近有病在家畢純來假意吃驚道原來抱恙在府不是晚生多嘴說令郎少年老先生嚴防來纔是坤化道小兒有甚事情畢兄必知其詳乞爲弟明白一言季之生笑道舍表弟愚直太覺語言唐突望年兄恕責畢純來正色道豈有此理表兄相知卽晚生相知今秋兄有病事關性命之重豈可不以直告使陳老先生不知病之所由來乎坤化道畢兄愛我忠言何有唐突竟請據實賜教極所感荷畢純來道令郎秋麟兄非有他故因近來與湖上一個妓女叫做水無聲兩情甚篤更可笑者竟對天立誓約爲夫妻令郎少年情性那曉此輩利害他不過足騙汝財帛耗汝精神廢汝舉業非徒無益而爲害實甚老先生再不約束所憂盡止於此乎坤化道原來有此情節怪道他未病之先假稱往蘇遊學却又仍在湖上那時弟就疑心由今回想其迹顯然若非畢兄直言不肖終入下流矣從今總不放出戶就是畢純來笑道事雖如此令郎聞知必切齒於晚生矣季之生道既有這事賴此直言匡救秋兄雖怪年兄必然喜悅坤化道畢兄之於小兒實有再造大恩豈得見怪當率領拜謝三人又說了些閑話坤化作別回家也不說破其事只不許秋麟出門防爾甚緊秋麟病愈後想要藕花居去會會無聲怎奈寸步不容他展動明知有人放了風却亦無可如何只是日

口呆坐納悶而已正是

隔隣紅壁三十里 白雲明月兩悠悠

且說夏元虛在家候了幾日不見畢純來回覆心中猜疑不定只得趁個早來至純來家中畢純來尙未睡起在堂前坐了一會吃過了茶纔見畢純來緩緩踱將出來道夏兄爲甚來得這等絕早使弟有失迎逐元虛道數日不見心若懸旌拜託云云未知曾出一說否畢純來道不要說起那日別兄返舍不料次日有一舍親選了福州知府京中出來在舍攬攬拜客忙了幾日直到昨日纔去元虛笑道這般說老先壞鈔了畢純來道小弟壞了鈔秋麟的事倒替吾兄說到割絕了元虛道老先貴忙怎又得暇而往畢純來笑道往是未曾倒是他來相湊坤化與舍親却係同年好友這日來拜舍親小弟因兄之事在心故亦出見於言語中間漸漸說及秋麟被我幾句利害說謂其非不分相信這番回去眼見得秋麟是不放出門的了豈非事已謂其非不期吾兄先降元虛道秋麟之事雖行無聲之心未安還望老先謂其非不藕花居訂定佳期何日好送聘金過去畢純來道這又非門當戶謂其非不完姻只須明日攜了那七百兩頭却得小弟親往問那鴛母與無聲謂其非不與鴛母收下這無聲就是兄的了要遲要速皆出諸吾兄之意何須問他元虛點首喜笑

道老先尊諭不差但是有費老先往返神思奈何總之酬勞有日畢純來笑道妙哉吾兄之言也然雖如此與兄相知那里論得勞與不勞只要吾兄異日高發垂青一二就見盛情了兩個又說了些閑話方纔分手次日畢純來到元虛處取了七百兩銀子自己瞞下三百把那四百兩用拜匣盛著叫自己小廝拿了徑來至藕花居水家恰值搗母立在門首相見了一同入內畢純來笑道我老爺的計策如何陳秋麟這幾時來也不來搗母道陳秋麟果然不來倒是我家這小娼心迷意執由你千言萬語竟抵死不從奈何畢純來道你怎的說法焉有不從之理搗母道我說吏部夏老爺大公子極是風流慷慨的他室內乏人欲將千金聘你可依我做娘的允了這頭美滿姻緣便是你一生自己受用他說此身已屬陳公子決不違盟另嫁老身又好言勸他道陳公子少年生性不過一時高興他有父親在堂怕沒千金小姐作配却來娶你爲妻况他許久不來早已負心你何必苦苦還執迷等他這夏公子意思真切要是有情還是依我說話允了罷那小娼說道陳公子目下腫病在牀因此不來即使他負我我決不負他著欲別嫁有死而已畢老爺你想這小娼如此倔強叫我如何處置畢純來道豈有此理這等小小女子懲治他不下媽媽你也忒沒手段若是依我的主見不怕不從你是他的母親婚配都要由你豈有女兒自己主張的我畢老爺在夏公子處費了許多唇舌只肯四百之數今日現帶在此你若依

允竟自收了落得賺這四百兩銀子就是你女兒目下倔強到得嫁去夏家吃著甜頭自然心悅意服他若必竟倔強你何不放出皮鞭的手段螻蟻尙自惜命怕他真個死了打過之後再將好言勸諭勸諭不從再打這叫恩威並用不怕不歸區的依著搗母連連點首道畢老爺說的不差原是我自己做得嫩了以致小娼妝嬌撒癡自今以後老身却要用水火煉煉這小娼不怕他飛上天去但前所說是五百如今卻只四百還要畢老爺的金口勸夏公子添些畢純來道夏公子只出三百是我再三說了纔肯四百如何再添得出除非就將媽媽所許我老爺的謝儀一發分毫不要算做添了你如何也完了我老爺一樁好事說罷向跟隨的拜匣內取出來交與搗母道真紋足兌請收了只要與我一個執照去覆夏公子明日好來要人搗母見了這一拜匣白晃晃的銀子不覺歡喜道畢老爺金面只落奉讓一百但這執照老身又不曾寫字却去央誰畢純來向袖中取出一個大紅全帖來道婚書我已寫在此只要媽媽畫押搗母道老身不識湖南淨的還望畢老爺念一遍與老身聽聽畢純來高聲念道

立婚書親母水氏今有生女無聲年十六歲七月初七亥時建生憑媒說合與夏公子爲室得聘金七百兩此係彼此情願永爲秦晉之照

畢純來念畢搗母道聘金四百今日却如何寫是七百畢純來笑道此乃夏公子的主見

怕你有回贖之意故特多寫三百搗母笑道出嫁女兒那有再去回贖的道理這也過於小心了因又指著爲室兩字道只里爲何空了一字畢純來被那一問倒慌了一慌原來這也是他奸猾處好等元虛側室次室隨意填寫意思便隨口掩飾道室是夏公子的室理合擡頭尊他今空一字也就算做擡頭了搗母道原來如此遂舉筆在婚書後面書了一個十字花押舉來純袖收了搗母亦將銀兩收入治酒欸待直吃到下午畢純來別去回復元虛準備打轎擡人不提且說搗母送了畢純來起身進來笑向水無聲道今日吾兒喜事到了爲何還是這般愁眉不展的無聲道薄命之人有何喜事搗母道爲你終身大事做娘的費了多少脣舌今日畢純來老爺爲媒已將你許配夏公子爲室方纔聘金四百兩做娘的已收在此豈非喜事無聲道原來如此雖是母親好意但孩兒與陳公子訂盟在先母親受夏公子之聘金在後豈有負其先從其後者乎望母親成就孩兒之志早早退還夏公子聘金搗母笑道癡兒子那有收了人家聘禮再送還得的况送舊迎新是我妓院人家的本等那里論得先後守得貞節的且陳公子有父親在前豈能由得他是聰明人好好依做娘的明日就是你佳期了水無聲冷笑道既母親這般執意孩兒死期近矣再無別說搗母見說怒道這小娼真乃不受擡舉做娘的無過是好意善言善語來勸你你倒如此執迷難道不怕我那皮鞭的麼無聲道盜可死於皮鞭之下決不改

志別嫁搗母大怒道這小娼動不動就把這死字挾制我我如今將試試我的皮鞭看你死得成死不成一面罵一面便將無聲衣服剝去將皮鞭亂打可憐柔嫩肌膚怎當這老娼惡打霎時遍體青紫正是

盜將弱質迎鞭朴 不抱琵琶過別船

說這搗母正在白雲留痛打水無聲只見湯保走入說道外面有一老道要見媽媽搗母道這無過是遊方募化的與他些少米糧打發他去就是又不是爺親娘眷也來大驚小怪怎的湯保道他說是甚畢老爺請他來必要見媽媽的搗母見說放下手中皮鞭道且暫饒小娼片刻口裏囁道我家又不要釀火災拜水懺畢老爺請這道士來怎的一頭說一頭走至堂前只見那道士生得童顏鶴髮儀表非凡飄飄然有出塵之概向著搗母道稽首了搗母見他不像抄化的俗道不敢怠慢忙回禮道師父何來要見老身怎的那道人道貧道就在本地城隍山居住因生平善於勸化世人憑他好的惡的痴的愚的頑劣的執拗的種種難解難分之事彼貧道幾句說話無有不依故人人喚貧道做勸善大士今日偶在湖上遇見畢老爺說媽媽的令愛許配夏公子今早納聘四百金明日成親恐令愛執迷故央貧道來奉勸別無他意搗母見說大喜道既是師父這等法力浩大又是畢老爺奉請來的自然不差但我家這個小女生性十分古怪動不動要死要活全仗

師父法力勸得他回心轉意自當重謝那道人道媽媽但請放心貧道自有勸法包管明日歡歡喜喜的順從你老人家但你這令愛的性子乃自幼嬌養所致非比泛常習染一言兩語儘可解釋况今又得遇陳公子已成了一個有名的性子叫做敲釘轉脚性真牢不可動必須得靜室一間不許人聲混擾待貧道緩緩的勸他轉來搗母道師父之言明見萬里既要幽靜之處白雲留即係小女臥室極是靜的老身引導說罷領了老道人來至無聲臥房只見無聲淚痕滿面鬢髮鬆倒臥在床搗母走近扶起道不是做娘的難爲你也無過是要你好今請了這位勸善大士在此肯依他的說話時享用不盡哩無聲將那道人看了一看道任憑有蘇張之辯也總歸無益老師倒不必饒舌老道人冷笑了

一聲道雖無儀秦之口卻有誓化之能媽媽你自請便貧道自有妙法化他搗母見說只得退出房外自去料理素齋請道人不提且說道人將房門閉上復身坐下道汝之立志甚端我已盡知大概但汝與陳秋麟緣法已斷不能再會此係大數前定而汝終身卻將奈何無聲笑道既知我端可知邪言難動矣妾立志不二者禮也緣法已斷者天也妾先其禮由其天而已矣豈復爲終身之謀而違天背理乎老道人大笑道數言悟道矣但汝可還認得你父親錦瀾否無聲見說驚問道文錦瀾乃妾之父師父何以知之老道人道即我便是何得不知無聲冷笑道師父又來誑語了我父已死怎言是你此不過畢純來

作說客耳老道人道我恐搗母見疑故假稱畢純來所使難道十年之間頓爾忘却汝父音容耶無聲將道人仔細了一認乃道既是我父必知家中之事若能一一道出方爲不謬老道人即歷叙前情並後來協鎮天台被仇誣告怒殺莫宅一門逃入山中的事細細述了一遍今我棲止天台中即號天台道人得遇青霞真人授我以吐納之術已得煉就長生蒙王母錄入丹臺無聲見述始末根由一些不差方知果是父乃跪泣道自離膝下倏忽十年每憶當年心如刀割念兒不幸墮入烟花受盡無限凌逼還虧立志自守未至傷名敗節今聞爹爹竟得成仙是猶不幸中之幸也天台道人道此係定數如此因汝與陳秋麟向有半載塵緣未了故遲至今日方來度汝仙去耳父女說話之間搗母送素齋入來見無聲面色怡悅料是有些回心私喜而出父女吃過夜膳已是黃昏天台道人道今汝塵緣已斷不必再爾留連因向壁上各題詩一首天台道人於袖中取出兩箇葫蘆化作一雙白鶴父女各跨一隻從窗間飛出並舉騰空望天台而去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自從無聲這一飛昇有分教紅樓寂寞白木咨嗟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自王儒珍酒樓語傷畢純來後讀者挑燈擦眼急欲觀純來之向蔡其志夔非厥婿乃閱如許紙至入此回而反先見其向坤化譜毀其子真乃筆顛墨倒極行文之奇

致而亦見小人於語言之忤尚不甚介於心惟財利所在遂刻不遑暇非仇亦仇其發也若有所迫不能少緩而且愈急於前之面斥辱者爲可歎也七百金僅得四百入囊而遽爲之易寬以猛且汲汲焉提心在口托言好意以明非自爲謀愚詐貪毒若此攜者其又可向人類求之也哉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一回

文星暗鄉科落榜

詞曰

青雲平穩折桂蟾宮期必近豈下隄桐中郎怎不逢
認頭無分料得嫦娥新帶恨
非爲才庸留作來科第一紅

右調減字木蘭花

說這攜母次日天明起身正欲到白雲留去探視那道人不
知勸得無聲若何忽見湯保走入叫道媽媽不好了我方纔拿臉水去大姐房中只見門窗大開道人和大姐都不知那里去了攜母見說大驚慌忙來至白雲留看時果然沒個人影但見窗都大開著窗外却是西湖難道竟赴水逃遁去了及揀點房內箱籠什物却又件件都在攜母驚得呆了道終不然昨日這個老道人竟是拐子不成如何把我家這大姐勸化得蹤影全無湯保道媽媽也忒心粗昨日也該問他一個的確來歷只有五聖老爺面前有個勸善大師却如何輕信著他攜母道我怎麼不問他來歷他說是城隍山道士是畢老爺舉荐他來的湯保道既是這等畢老爺自然曉得正說不了只見畢純來走入道媽媽快些打點令

愛動身夏府上轎子將來了恐你臨時忙亂故我先來通知搗母嚶道忙亂個屁都是畢老爺去城隍山請了個什麼勸善大師來把我女兒勸得人都不見了畢純來見說摸不著頭笑說道城隍山有甚勸善大師倒是五臺山來的今日是令愛吉期休得取笑搗母道那個取笑昨日畢老爺你去不多時便來個老道人說善能勸化世人叫做勸善大師在城隍山居住遇著畢老爺請他來勸我家女兒他還說夏家納聘四百兩明日即要成親故特著貧道來勸我見言語鍼對方才留著的畢純來聽畢呆了半晌道媽媽莫非見鬼我那曾見甚勸善大師却叫來勸你女兒這話從何說起不要過了拐子搗母道拐子不拐子畢老爺請來的老身那里知道總是畢老爺爲媒去尋還夏公子就是畢純來見說大怒道這婆子好放刁分明把女兒藏過賴那四百聘金却無中生有反扯到我畢爺身上難到你這婆子是銅頭鐵頸不怕官法搗母也怒道這分明怕我女兒不允遂和那游方拐子通同把我女兒騙去成親我不去告官已算十二分情面倒又思量要我退那四百兩頭這是萬萬不能的倒不要壞了良心喪了體面畢純來怒罵道沒良心的老乞婆不要錯了主意夏公子和畢老爺不是善良之輩好惹的搗母道別處隨你老爺老娘見多識廣却並不怕你一句我一句正在爭鬧不已忽見陳秋麟回了蘇紫宸王儒珍入來搗母見了道三位相公來得正好正爲我女兒之事在此爭鬧原來秋麟已聞知畢純

來爲嫌將無聲逼嫁夏元虛之事故約了蘇王瞞過坤化悄悄出門來和搗母說話恰好遇著畢純來先是王儒珍一見怒罵道你這不中擡舉的老乞婆聽了那個蠢才的狗屁便把女兒逼嫁夏元虛誰不知水無聲已誓嫁陳相公的搗母泣道都是這位三榜的老爺哄誘昨日又去叫一個道士來做勸善大師門不開把我女兒不知拐到那里去了畢純來道小弟實不知是秋兄所愛故不過與夏兄說合耳允與不允由他自已主意今將無聲偷藏過了顛倒說我叫人騙去諸兄高明量得有此理否秋麟道無聲智慧絕人豈是拐騙得動其中必另有故搗母嚶道依陳相公的說話倒真是老身藏過了請諸位相公進房去各處搜秋麟道非是藏過他一個義氣激發的性子或見逼迫不過竟借西湖之水作沈珠碎玉之事亦未可知搗母道他著投水死了難道這老畢叫來的道士也陪他投水故一齊不見了不成儒珍道那道士見把人逼死自然連夜逃走了還在房中好等你拿住吃告紫宸道不要議論紛紛我們且先到房中一看還是早早著人到各處去跟尋的爲是大家叫聲有理即一齊入內畢純來見衆人進去自覺沒甚顏面趁秋麟等不看見竟不別而行一溜煙的去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且說紫宸等一齊來到白雲留但見靜悄悄琴瑟懸素壁香馥馥被覆空床眼見得無聲是

不見了秋麟不覺淒然道山色湖光依然在目但不知水鄉何處徒使人悲說罷欲泣只見儒珍叫道這不是無聲和那道人的詩麼陳蘇二人見說走近壁邊看那詩道

已薄世情波底月 不知何事憶錢塘 因憐弱息爛花地 又向塵寰現道妝

後寫天台道人題再看第二首道

父女相逢雙跨鶴 丹臺舊是掌書仙 陳郎欲覓天台路 弱水洋洋已數年

後寫水無聲題秋麟看畢大駭道據此二詩竟是父女飛仙矣鴉母道怎叫父女飛仙秋麟道那人却是無聲的父親今來度他一同成仙去了鴉母見說泣道這般時再不能見面的了却何不也便度了做娘的同去撇下我老人家舉眼看誰一頭說一頭哭將起來儒珍道白日飛昇此乃是長生美事哭他怎的秋麟道怪道弟與無聲初會時他說有父親文錦瀾在天台中脩道今果成仙實爲奇事紫宸道此事雖奇更奇在無聲父親却是小弟的師父這一向那里知道小弟可惜昨日未來若來遇見豈非有多少妙處儒珍道原來吾兄曾受業於天台道人門下然則亦解煉神養氣耶紫宸道不瞞二兄說小弟於三年前元夕之夜看燈迷路偶遇這天台道人引至山中賜以酒食復授異書令弟跨鶴而歸往返不過瞬息而家中已閱兩月矣彼時弟叩問吾師有何族屬卽朗吟此詩前二句已薄世情云云豈非那時預知有今日乎儒珍道不信吾兄有此奇遇此真所謂

山中七日世上千年也話間只有秋麟淒然不樂道他倒逍遙物外一塵不染但丟下這一天愁恨叫我怎生消遣紫宸儒珍同勸道吾兄貴恙初痊不宜傷感致妨尊體如今事已如此又不能追隨仙馭在此亦是無益不如回去罷便挽了秋麟同別鴉母而歸正是

西樓人已去 山水空相思 猶憶梅花月 挑燈笑語時

再說畢純來不別而行一路想道據鴉母之言又不藏匿過了終不然投水死了不成或者無聲昨夜自己逃走了也未可知我如今回去和元虛商量有心再做兩把銀子不著告他們一張匿人誑騙的狀況子或人或聘看他如何償補再作區處正低頭算計只見幾乘大轎過來畢純來便閃在側首讓他過去忽聞轎裏叫聲住轎走出一個鬍眼大帽的人來叫道畢兄何往弟著人四人尋找只是不見却在這裡閑行畢純來擡頭認得是蔡其志同幾個洪舉人白秀才黃進士赫員外畢純來忙上前拱手道小弟因有些些俗冗相纏不覺失約得罪原來畢純來和蔡其志這班年規三月廿八到東嶽燒香回來湖舫飲酒那年却輪著其志值年主社因此出轎相呼當下便邀同上東嶽畢純來知不能辭況且水無聲之事不成正無顏面去見夏元虛落得順水推船消停一日待事略冷再去未晚因向自己跟隨的小廝說道方才的事情你是曉得的可先回去通報夏相公說我因有件不得不往之事明日回來和夏相公商量小廝應聲而去畢純來卽於路次僱

了一馬乘著同進東嶽早來到大殿上拈香點燭道士宣疏已畢用過素齋送了道士香金一同出到湖上下船飲酒此時止在春濃果是遊人如驪好不熱鬧蔡其志畢純來和衆人飲至半甜其志道早上畢兄有何貴冗在湖上獨行不識可見教否畢純來道不要說起爲朋友之事累自己淘氣其志道此正熱心常見是非多但不知爲那個朋友却是爲甚的事情竟致有得氣淘畢純來道事屬絮煩說他怎的洪舉人笑道飲酒淘情說說何妨畢純來道就是藕花居的妓女無聲他的性情生得十分古怪止有妓女之名並無妓女之實此諒諸兄所共知不必小弟細述後來不知怎的却與陳坤老的令郎梳櫬了兩下情意甚密竟有夫妻之約豈不好笑白秀才笑道此係妓家常套陳郎落迷局矣但怎的累及老兄淘氣畢純來道這倒與陳秋麟無干乃是東園夏天生亦因閑步偶過藕花居天生一見無聲十分鍾情因而特來喚弟不惜千金欲買爲妾弟辭以年邁不與外事而天生再三相央無奈往爲說合言定身價七百兩攜母已允不想那攜母哄得銀子入手竟將女兒藏過無中生有說是小弟叫人拐了他女兒去要圖賴那身價銀子和他理論反出言無狀你道天地間有這樣事麼黃進士道吾輩縉紳之家置買婢妾也不少都像這般昧著良心的只要騙得身價到手將人藏匿反去圖賴買主竟是無法無天的了那個只消送到當官去把他從重處治怕不或人或價追出來畢純來道小弟也是這

個主意赫員外笑道依我愚見要那美竟來何用有這七百銀子買些田地山場收那花利來到子孫手裏還受用著哩畢純來笑道這個自是老成之見但彼少年心性怎肯收斂况無聲不特容貌之美奇在他一個二八嬌娃竟有滿腹文章出口便成詩句那些少年子弟都愛慕他是才妓洪舉人道雖是小兒女家果然有些才思向日在個敝友處見一幅綾子是無聲題寫的詩句甚佳真不愧才妓之目也黃進士道有個年友曾贈弟一扇亦是無聲題咏真乃寫作都妙我想文墨是男兒常技小小女子這段秀氣從何處得來却這般的聰慧實是難得畢純來道人家女子無過識得幾字也就算奇事若要這般大通文墨的不但難得竟是有蔡其志見衆人交口稱揚無聲之才以爲天下無二因觸動自己女兒若蘭此時酒已半酣不覺心痒便說道據諸兄之論竟是普天之下再沒第二個才女的了何所見之小也黃進士道非弟輩見之小欲如無聲高才實不多得其志笑道不要說是普天之下卽寒門的弱息雖無咏雪之才恐不下於無聲小弟不才常在文墨中被他壓倒可見宇宙間如此者不少衆人見說都點首稱善畢純來見其志誇自己女兒之才不覺打動了一樁心事道他這女兒卽許王儒珍這狗才的我想早上他在水家明知我是爲媒竟養才狗屁好不罵得潤肺爽口又託得去春偶於飛來峯酒樓相遇好意留他共飯反受其一番怠慢彼時我就存心要打聽他這段美滿姻緣如今趁

其志說起女兒何不將些言語打探他心下如何倘聳動得這老兒則我之忿可泄元虛之氣可償豈非一舉而兩得算計定了因假問道既是令愛小姐這等有才必須選擇一位快婿方謂聯珠合璧未知曾得其人否其志正說得高興忽聞畢純來這問不覺蹙額道難道兄還不知小女不幸自幼已許配王儒珍矣畢純來亦皺眉道原來如此台兄何悞令愛之深也洪舉人道那個王儒珍畢純來道就是那終日醺醺自稱才子的王韞玉洪舉人道却原來是他目下甚是困乏吾兄何不收之門下而任其嬉遊耶蔡其志歎了一口氣道不肖之物怎地管得白秀才道貧乃士之常亦且弗論但見前輩父執極其驕傲恐近輕薄終非福相黃進士道聞締好之時尙在福祿此等作事最能悞人但聞幸未受聘或在兩可之間耳其志見說低頭默默畢純來道吃酒不談公務是總是小弟多口以致蔡兄不悅得罪得罪且吃酒莫閑談隨一齊舉杯而飲盡歡方散惟有其志悶悶還家正是

片言打動悔盟心

慚愧歸來意已更

月老暗中應一笑

羞他枉負不賢名

按下其志被眾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負慚而歸且表畢純來當晚回家次早去見元虛元虛囑道受人之託須當終人之事老先竟去得不上下不自向東嶽而去使晚生掃其大興畢純來笑道是弟得罪了吾兄亦不必著惱又非圖餽啜無過勢處不得已元虛

道誰疑老先圖餽啜來但那鴇母放才就該著實追究他出來才是怎麼縱容他藏匿畢純來道那個縱容他弟和老娼大罵大鬧負氣而歸也不必去細說他爲今之計且去本府告他一狀這七百兩身價怕追不出來元虛道銀子倒還小事只這無聲才貌晚生已爲心醉如何拋得怎地再做兩百銀子不著必須弄到手方妙真個怕走到天上去不了成畢純來笑道吾兄何痴心於一妓女而不惜千金耶倘欲得如無聲之才貌包在小弟身上尋一個與吾兄作配却正是門當戶對只怕那才貌還勝似無聲哩元虛見說不勝喜悅道既有此佳耦老兄何不早些說未知是誰宅閨秀畢純來搖頭笑道且待追出了無聲身價再與兄作伐又不要丟得不上不下受兒呵叱元虛笑道晚生怎敢呵叱老先因在相愛故不禁語言唐突耳懇乞明示一併請罪如何畢純來只是搖頭不肯說出道且緩若與吾兄說知又要來急三鎗這事就不諧了且待事成之時與兄說不遲元虛無奈只得按下且料理狀子去告鴇母府裏批准差拘鴇母到官訴出飛仙情節官府也自駭然當堂判追身價之半畢純來因自己已有三百兩後手再三勸解元虛元虛只得也就罷手一日元虛正欲來見畢純來問他春閨所說佳耦之事只見老管家夏留走入道小的打聽得今年浙江主試却是翰林石老爺與先老爺至交的同年六月盡離京將次要到揚州了故特來報與大相公知道元虛見說大喜道來元虛久欲買個舉人做做故著

人打探好做手脚今番得了夏留之言正中下懷如何不喜將佳耦之事且暫擱起忙忙的打點銀子禮物帶了夏留悄悄地離家沿途來到蘇州接着便叫夏留過船通達來意呈上禮單石主考果看家兄分上卽把關節付與夏留道本當相請你家相公過船來會會祇恐耳目不便你可與我致意相公只要用心揀點自然金榜留名夏留應聲曉得悄悄溜過小船與元虛說知分付船家叫仍循舊路而歸元虛因買得關節到手歡歡喜喜自去料理進場不提這里却說王儒珍大比之年未免也要在家溫習一番到得臨期相約秋麟一同入場各盡胸中所學倏忽三場已畢到了放榜之日儒珍料得自己必中竟在家中候報不期候至晌午並不見响動心下狐疑道終不然那些報人曉得我王相公是個寒儒沒甚汗水故不來報不成因叫墨童到布政司前打聽去了一會回來說道小的去看榜頭一各就是秋麟相公儒珍頓足道頭籌已被他奪去想是有屈我相公在第二名了墨童搖頭道莫說第二竟不見有相公的大名在上想是中到別處去了儒珍罵道我相公是錢塘人怎麼中得到別處去墨童道若說錢塘只得一個陳相公仁和縣也只中得一個姓夏的儒珍道那仁和姓夏的可記得他叫甚名字墨童道怎麼不記得是十三名夏天生仁和縣學生員習易經的相公可認得他麼儒珍道如此說我相公榜上無名的墨童道莫說相公連這三姓王也沒有了一個儒珍不覺長歎道似夏元虛那等

白木尙且中了不信我倒落孫山之外麼難道文中有甚詭譎不成因於燈下將考文錄出細細看了一遍道非是我自己誇獎文章至此真乃繡虎雕龍之技如何不中實爲怪異但窮通顯晦雖有數却辜負了蔡小姐閨中一片望捷的熱腸豈不令人悶悶當下獨自長吁短歎了一夜次日心不乾服將考文編示同袍俱各爲稱冤道有這等一氣呵成的錦繡文字猶且困於場屋吾輩尙復何望主司眞所謂冬烘頭腦者矣正是

文章自古無憑據 惟願朱衣一點頭

只因儒珍這番不中有分叫釀成勢利之心巧就蕪菲之計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上回寫畢老說秋麟此回便又接手寫其說儒珍作者於此不肯用一色筆墨蓋前乃膚受之愆後則沒潤之譖才子行文要如名畫工成山水一石一樹不得重複見其步步有法也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二回

信說言勢利寒盟

詞曰

反覆婚姻棄素備奸謀直欲冒瀆之義激同袍譜月老假牽絲
芳草青青楊柳綠

桃紅杏綠各枝枝爲問東風求妙解試吟詩

右調浣溪沙

話說元虛仗那有貝之才得中了一名舉人好不洋洋得意的把場中做的幾篇屁文章刻了硃卷徧送親朋一日忽想起畢純來許他那佳耦之說忙叫打轎來至半塘紅怡值畢純來在家兩下相見坐定畢純來道吾兄榮膺鸞薦廣寒宮折得桂枝實令知交欣快元虛笑道晚生僅免曳白分宜點額暴腮今得僥倖皆托老先之庇但雖折就桂枝而婦娥未近特探月老之消息也畢純來道就是弟春間許兄佳耦的消息麼兄道誰宅閨秀却是曾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愛生得一貌如花詩詞歌賦無不精曉與兄作配豈非佳耦元虛笑道老先又來取笑晚生了蔡其志令愛早已許配王儒珍的了莫非老先倒不曉麼純來道不瞞兄說弟與老蔡最是交好知底裏他兩家雖係從幼締姻却是酒

後浮言如何使算得數目下其志見王儒珍窮困甚有首鼠兩端之意更兼秋榜無名諒必十分不快兄若要圖此良姻只消第一席勢利之言不愁不爲搖動元虛見說大喜道原來有此一段緣由若得成就這姻事時皆出老先之賜自當重報但小王東床之訂雖係空言而名分則已久一旦奪之豈能束手不爭乎畢純來道這個但請教放心昔時兩下相約之時乃係私相授受並無媒證可憑只要其志心變小王便爲陌路怕他把甚來爭元虛不勝狂喜道全仗老先鼎力玉成真乃沒世不忘便向袖中摸出五兩重一錠銀叫夏留去拜匣內取出紅封套入恭恭敬敬奉上道些少菲儀聊爲驕費明日懇駕往爲一說純來笑道屢蒙吾兄高誼圖報不暇怎好又叨隆賜元虛道不腆之敬會何足云若是老先不收是見外晚生了畢純來笑而納之兩下又說了些閑話元虛起身告別又再三拜託而去正是

不用再三相囑咐 算來都是會中人

說這畢純來次日來到蔡其志家中其志道許久少會想兄享義舉之樂今日何幸過我畢純來道向因天氣炎蒸日惟閉戶危坐今見秋高氣爽方始出門步步憶與仁兄別久故輕遣以中積悃耳其志道蒙兄懷念不勝感荷但弟近因兒女之事終日戚戚將來紅葉滿山芙蓉滿沼定當相約吾兄到湖上步步遺悶懷畢純來忙問道令坦何等高才

却怎秋榜無名可稱奇事其志道甚麼令坦不肖之物已落孫山外矣可惜閨中淑女弟素鍾愛今不幸作此庸人之婦實不忍見其受那寒酸是以時懷悵悵耳畢純來道今科不中尚有來科倘能改過亦可升騰台兄何必自苦若是耶其志歎了一口氣道窮奇之相已具豈能作奮發之人乎吾兄托在知己或能爲弟籌之畢純來見說低頭瞑目良久方言道然則今春湖舫中洪白諸兄之言爲不誣矣大凡游冶輕狂之習最爲士林所忌今令坦以游冶而失業因輕狂而下第豈不可惜但事已如此兄雖悔之亦復何益其志道家門不幸遇此不肖却之不能納之可恥奈何奈何畢純來道依弟愚見所猶幸者六禮未成且無媒妁尙在可否之間耳其志遲疑半晌道雖則如此奈他先人情誼又所不忍畢純來正色道忝知己不得不盡其誠今兄執此婦人之仁而悞令愛竟受終身之厄深爲吾兄不取也其志笑謝道非兄忠言開諭弟幾茅塞厥心但今捨此另擇必得十倍於前方與小女才貌相當而弟亦有快婿矣不然則徒負惡名爲恥尤甚吾兄高明有素敢請代爲弟擇之當必無悞畢純來道擇婿一事最屬煩難或有才而無貌或有貌而無才即才貌微兼而近輕薄者又非令器這個必須才德方爲廊廟之材俱優堪中雀屏之選至於容貌又在其次但亦竟少其人其志道所論極是以吾兄交游之廣閱盡人才何至不得其人耶或兄見棄是以推托耳畢純來道既蒙諄諄下問若弟不直陳所見是冒

不恭之罪矣但近時子弟尚虛浮不過人前掩飾欲其溫恭敦厚而有實學者絕少據弟看來還是東園夏兵部令郎爲人少年敦厚德可共信且今科已中式計其才華功名必不遂止於此若諧桃李或亦是一快婿不知台兄以爲何如其志道莫非就是兄春間所言欲得水無聲的夏元虛麼但醉心於一妓女而不惜千金恐非少年老成畢純來道醉心於無聲者愛其才也非貪色也不惜千金者不忍其才之埋沒烟花也此正是他德處台兄何反責之其志道夏元虛弟亦曾會過彼品貌甚覺粗俗全無文雅之姿恐亦徒有虛名而究無實學耳畢純來道維翰面長終爲名彥冠準品陋不失封公若以容貌取人豈不失之子羽其志道吾兄之言極是想夏兄才德定當出衆容俟另日特設杯茗於花下奉屈過舍一叙何如畢純來見說想道此老恐我之言有謬故欲面試其才的意思但元虛腹內實係空空這却如何使得因笑道兄意弟之虛譽故欲一致之耶但元虛未諧伉儷怎肯貿貿然相造依弟之見不若允其姻好而後相見那時待元虛盡其胸中之學呈教於兄亦信弟所言爲不謬也其志道吾兄之論雖善但弟愛才心切必先請教一二以快見聞庶不負殷殷之意也畢純來見他決意要面試却不好拂得便道既台兄執意亦復不難待過數日俟彼稍暇弟偕之而來何如其志道非弟愚執開罪於兄蓋亦久慕九齡風度故渴欲得一見耳畢純來道一見固妙其如執柯之人太覺勞頓何說罷大

笑正是

閉戶不知風拂拂

推窗始見月娟娟

凡說畢純來別了其志回家次日一徑來見夏元虛道昨因吾兄之事費了多少脣舌那老兒方有另擇之意元虛道彼果有意另擇則晚生之事大可諧矣畢純來皺眉道小王雖被弟唆退吾兄之事還說不進元虛道小王既退晚生又不進難道他女兒竟不嫁了人不成畢純來笑道怎麼不嫁人吾兄之事亦與談過但此老甚古怪竟要親身一往方才肯允這不是不進了元虛笑道這有甚說不進若蒙蔡翁俯允晚生豈惜步履之勞不妨明日即往畢純來道兄倒看得這等省力明日便去這事才決撒了也元虛道他要晚生親往只不過是親近之意正所謂漸入佳境老先何須過慮莫非以晚生之貌不揚乎畢純來道這倒也曾談及被弟把桑寇二公相比他才感悟今欲兄親往者意在試兄學問如何耳吾兄學問固深但老蔡每喜於吟咏而小姐亦善詩詞弟料所試者必非文章而在詩詞弟與兄相知久豈不曉吾兄文章之才長而詩詞之才短故云一往則雀屏失選耳元虛見說呆了半晌道晚生之才實短於詩詞冒昧一往確是不安仔細想來倒不如辭而不往罷畢純來搖頭道若是不往越發無望了元虛道往時恐怕決撒不往又道無望這般時却是怎麼好終不然竟無計挽回得來不成畢純來道世間無難事只要有

心人豈有竟不能挽回的理弟今想得一個妙法在此只是無處去尋取那件寶貝故不免躊躇耳元虛道却是甚麼寶貝只要局得成此姻親就是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也要去買他出來畢純來笑道這件寶貝若是人人都識得的又用他不著須要那衆人都不識得方是至寶元虛道人既不識焉知是寶乞詳明指示或亦可求畢純來道方才說蔡其志最喜吟咏吾兄去時一定要兄做詩而兄又不長於此那時蔡老決然不悅豈非雀屏失選兄說不去則此老必疑道吾兄無才故不敢欣然而往而心中亦必不快事安得諧如今據弟看來這做詩無過是些寫景描情吟花咏月之句諒沒別樣題目此係可想而知爲今之計只要尋幾首咏風花雪月的木人之作却須得衆人未經眼的兄竟把來念熟了明日到蔡老那里出甚題目兄可於所讀詩內搜求倘湊巧合著油瓶蓋時即便寫出認爲兄作蔡老如何曉得自然歡喜而此姻可唾手成功矣如此只是那里覓這至寶豈非是件難事元虛道徒來說熟讀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老兄交遊甚廣看有那個才人做兩百銀子不著請他到舍晚他做幾千首讀他三四個月豈非是個詩翁了畢純來道弟之交情雖也不少但那些詞客騷人與弟性情不合並不去結識這節事竟有些包辦不來還是兄那少年交往中自去尋個詩有別腸的朋友乞他幾首爲妙元虛燈著眉頭想了想不覺的喜動手舞足蹈道不難竟有湊巧快活蔡小姐鐵穩是弟的了

畢純來道兄這等快活必竟想著有一個詩翁了但事宜機密切勿彰揚元虛笑道這個詩翁却密得緊即係舍妹他日日在閨中吟咏不下百首這是真正不會與人看過的將來讀記竟是晚生做的一般豈不湊巧畢純來道這個果然湊巧只恐令妹佳作係閨閣之詞不足以當大觀元虛道先父在日每以女學士稱之豈得不佳老先若不信晚生曾拿得一本詩稿在此取來與老先一看便知了說畢起身入內取來遞與畢純來道老先請看可好麼畢純來接在手中展看果然有百餘首在上花月情景種種悉具雖不能辨其好歹然覺意味深長且又讀來順口便贊道不想令妹有此佳什足稱奇才真乃天作之合故爾如此湊巧兄宜熟讀以便臨時應用不怕此事不成元虛見說喜得挖耳搔腮只是拍手而笑正是

此寶雖非珠玉質 光輝原是煥文章 得來且莫先歡喜 出醜須教笑一場

二人因說得快活開懷暢飲盡醉而別不提再說王儒珍因鄉闈失意情興索然連日閉戶納悶一日晏起見欄內海棠吐蕊籬邊秋菊舒英正要叫墨童沽酒賞玩少遣寂寥忽見秋麟到來儒珍即邀入書軒對花小酌秋麟道吾兄這幾日閉戶藏修亦知外面的異聞否儒珍笑道有甚異聞無過是些新貴朋友得意拜客忙耳秋麟道這異聞應在吾兄身上事比燃眉之急難道吾兄還不知道儒珍道有甚事情卻應著小弟又這等急促莫

非弟因秋試不中連這名秀才也要革去不成這也只付之時命急他怎的秋麟道非也
乃是令岳翁之無恆輕信畢純來讒言聽兒不售將尊嫂另許夏元虛矣難道兒竟不知
儒珍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吾兄此言從何而來秋麟道是小价樵雲之兄係蔡氏之僕
畢純來議姻之時適樵雲之兄在旁知吾兄與弟至交是以竊聽而奔告弟且言旦夕將
允吉矣儒珍頓足道弟固知場屋失志老奴必寒盟也何命之蹇一至此耶說罷不禁落
下幾點淚來秋麟道大丈夫遇事敢爲何作此兒女之態以挫英雄之氣乎儒珍道不能
重諧姻好即使敢爲亦復何益弟所惜者惜蔡小姐之情與才耳秋麟道自古婚姻從一
而終雖匹夫匹婦亦知此義故紅絲一繫不能非耦而重諧厥配也豈知令岳翁詩禮傳
家身登仕版而雖黃其口竟作此獸心之行豈不貽士大夫之羞今既寒盟已爲名教之
罪人况事急矣兄宜鳴諸當道再約齊合學諸友公呈府縣弟亦援桴三鼓以作吾兄之
氣那時或可挽回兄今猶首鼠然何南風之勁至此耶儒珍道蒙兄見諭固是丈夫之概
獨奈此姻係先君花下一言以爲耦俱無猜故竟無執柯之人而且數年以來未行六禮
其事原屬虛浮今將何據而質之哉秋麟說道豈有此理丈夫處心要如青天白日苟其
一諾雖千金莫易况吾兄之名分已久屬蔡氏東床此人人所知又豈待問名納采動蹇
修而後爲實哉還是依小弟愚見激發一番的好儒珍歎了口氣道極蒙吾兄垂愛但弟

細細自思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而夏天生既富且貴人人之所欣慕老奴豈肯捨富貴而
卒就此寒素耶况悔盟之事蓄心已久今者一動其勢難收即欲爭之恐亦徒勞唇舌終
歸無益耳秋麟見儒珍執意不去爭此婚姻不覺長歎一聲又低頭凝想了一會乃起身
告別而去正是

一片爲人爲徹意 此時且勿透機關

且說秋麟別了儒珍一路回家心中忿忿不平因想道我想這蔡老的去就止不過是勢
利居心又兼畢純來那厮與儒珍有白雲留之罵懷恨是以搆成此禍今儒珍又如此懦
弱不振如之奈何事勢如此別無甚的挽回除非我也央渙一位大老去求親看他怎生
發付倘天從人願辭卻夏元虛而就我那時且權聘定直待儒珍他日得意剖明我之心
迹此姻仍歸於彼完其夙好豈不是從權救急之策倘然蔡老不允便從中打諱令元虛
之說不能即妥亦可作緩兵之計遲延幾時卻再商量此是兩全妙法事不宜遲遲則恐
落他人之局矣但必須那里去央個有勢力的大老卻要與其志說得相投更兼機變能
言的方妙不然時晝虎不成豈不反貽人笑當下左思右想卻再沒處去尋這個月老不
知不覺已是自家門首入到裏面擡頭忽見母舅馮吉星同坤化并陳夫人在後堂言笑
秋麟忙上前見禮坐定因想起儒珍之事我母舅與蔡其志亦係交好的何不就挽他爲

媒豈非絕妙但怎好啓齒又想道此好友大事那里還顧得甚羞澁只得老著面皮說道愚甥幼時曾舉一痴念必得才貌相兼的女子方諧連理否則甯可終身無婦不期數年以來竟不能如願是以延捱至今尙未行聘近來訪得一人可舉愚甥痴想但未知吾母舅肯爲愚甥執斧柯否吉星笑道既賢甥有所愛愚舅豈吝作冰人但不知是誰家閨秀秋麟道卽係原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愛才美而且賢淑洵良媛也坤化大笑道兒何悞耶其志令愛乃汝友王儒珍所定之室也秋麟道大人有所不知王蔡雖有婚姻之約卻無媒妁可證又且未行六禮尙在可否之間今其志嫌王儒珍之貧困決意寒盟貪夏元虛之富貴將從冰議幸在未定之時相懇母舅一往坤化道雖是如此甯使夏元虛作彼東床汝與儒珍總角之交今不能救其此離而反因而攘奪之耶秋麟道大人之詞甚是兒非不知其非義但恐終爲他人所有於儒珍何益之有深惜此才美之難遇耳陳夫人道相公每以孩兒姻事爲憂今孩兒自己去訪著這佳耦了卻又來阻擋吉星笑道既係賢甥所悅老妹丈何須拘泥况王蔡之盟已替是爲情斷義絕於禮恐亦無妨待小弟一往說合自必秦晉可諧而老妹丈亦享佳兒佳婦之樂也說罷大笑秋麟道既蒙母舅爲愚甥執柯愚甥不勝之幸但須明日卽往不然時恐落夏氏之手枉自勞心耳吉星笑道賢甥不必性急這一事都在愚母舅身上包管成就明日自有佳音回覆陳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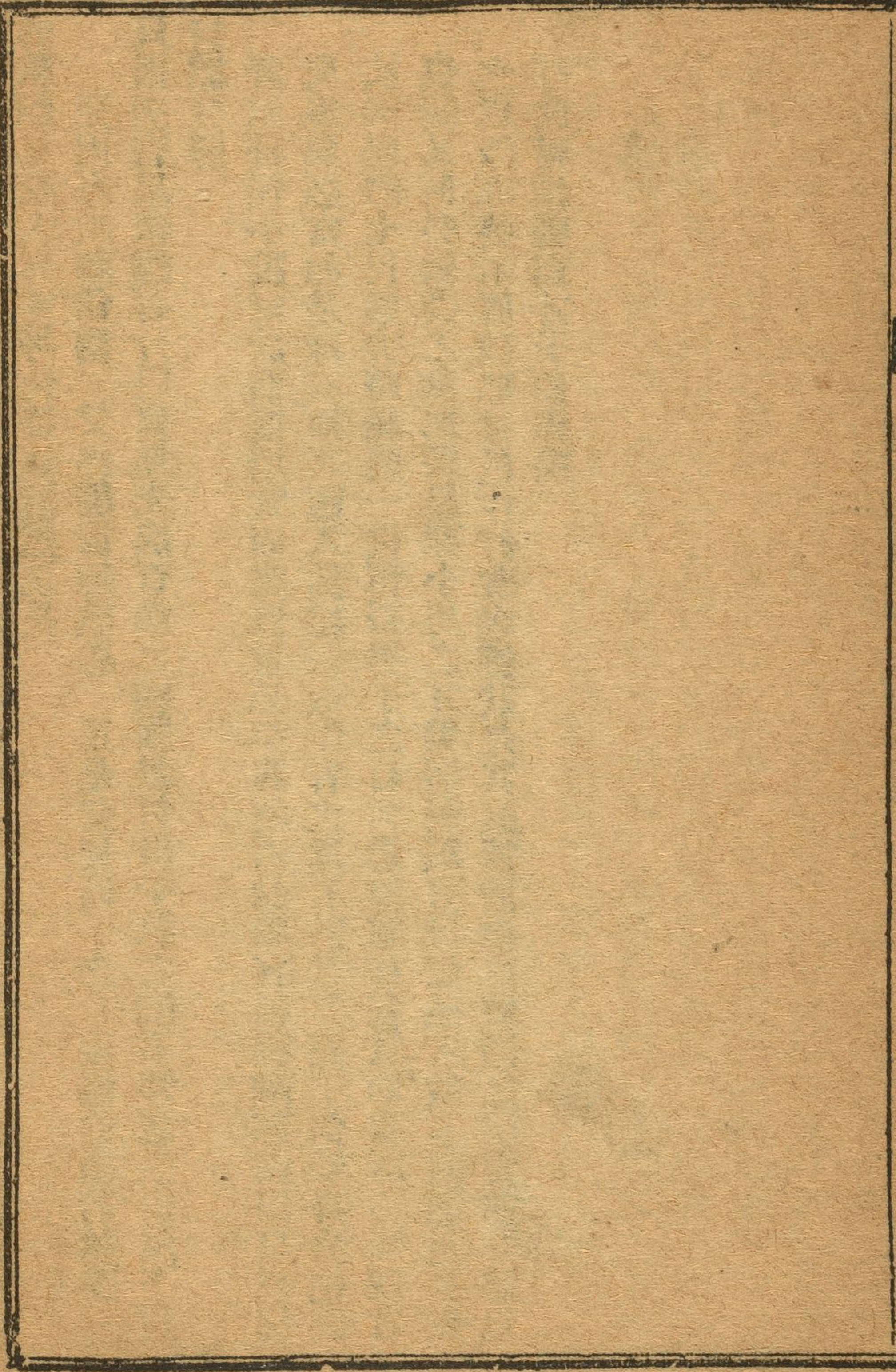
與秋麟見說大喜惟坤化終覺歉然正是

兒因友誼聯佳耦 父爲朋情抱歎心 正是父兒同一念 羞他翁婿若秋雲

只因馮吉星做媒有分叫假風光成百歲之義強獻句出千秋之醜不知怎生去說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每怪小說家於翁婿婿貧而寒盟者必作其婿不忿鳴官種種醜態彼固以爲男兒義氣必當如是殊不知其墮入佻纖家數作者之意不然蓋其寫王儒珍身分絕高丈夫巋然七尺軀方將馳騁一世留奇男子之目何患無婦嫌我貧而求離不知我者也我又何必強委之禽耶獨是蔡小姐之才美情義誠有難恕然者故不無頓足長歎之爲然亦終不屑號那控邑作打奪老婆狀是其豪情勝概直將激昂雲霄並非懦也吁此可謂善寫才子胸襟矣

新刊金匱要略



3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三回

假斯文獻舊句當場出醜

詩曰

海棠梅萼豈連枝

得句他人總共知

彼作焉能爲已作

東施怎便效西施

河洲虛棹原非意

忌口銷金針在痴

湛湛安排人未識

勸君必強何爲之

說這馮吉星次早果然來見蔡其志禮畢坐定其志道向久少會想敝地之湖光山色俱爲台兄收入錦囊矣但未知榮旋何日今蒙駕顧必有何賜教於弟吉星道向蒙投轄未遑走謝本欲即歸而山水留人依依不免今茲輕造度爲令愛懸修耳其志笑道台兄又來取笑於弟矣吉星正色道小弟與兄肝胆相同豈有相侮聚彼樸樸另覓乘龍亦人生一大斟酌處其志笑謝道台兄深知小弟之心實因無奈而作此不幸之事但不知兄所言者是誰家俊彥吉星道家之子弟亦不預其事茲即舍甥陳秋麟弟特薦作東床豈非是一快婿乎其志道台兄尊諭敢不領教况令甥才美素所羨慕但恨小女無福昨者已訂約於夏元虛矣奈何奈何馮吉星笑道兄鄙棄之意故謬言也元虛之事老畢爲媒弟豈不知尙在可否之間耳雖舍妹丈之寒素不好仰附喬松而舍甥之才美實大過於元

虛吾兄還是俯從小弟之言莫聽他人謬悠之論也其志道雖未算與作實奈已約之矣
吉星笑道既未作實何得爲約總是吾兄見外之意耳其志道台見適言元虛才美遠不
及令甥而畢兄又謂其貌雖醜而才則大弟因猶豫故約之於日上借來蓋欲一探之耳
且俟試驗之後再領吾兄台諭何如吉星道既然如此弟倒有一個兩全妙法在此畢兄
處既與約定自不必言待小弟明日亦借舍甥而來兩下不期而會那時兄命一題或詩
或文令二子各賦一章則優劣立判矣兄因就其優而捨其劣則劣者不敢爭而優者亦
無所愧不煩口舌之勞不傷友朋之誼豈非兩全其美其志雖說大喜道兄高論絕佳可
謂深得調處之法少頃即當折柬奉還懇台兄明日借令甥早臨爲幸吉星道忝與吾兄
至契何必尊東爲哉其志道雖是如此却怎作不速之客說罷大笑吉星起身別去將這
些說話與秋麟說知只等次日赴約不提且說蔡其志到了次日果然治酒於文官閣內
候至晌午只見門役呈上名帖道畢爺同夏相公拜老筆其志忙叫開門迎入元虛欲以
師生禮拜見其志再三不肯乃以客禮見畢而坐其志道久仰足下才譽欲一晤而無由
蒙畢兄作漁父之引快接賢豪不勝榮幸元虛深深打一拱道不敢向失親近未遑晉謁
念晚生樸樸庸才過蒙畢老先作曹丘生得承齒錄曷勝雀躍畢純來笑道蔡老先以漁
屬弟夏兄又將曹丘生相目倒叫小弟沒了主意說罷一齊大笑正笑不了忽見門役

又遞進一柬其志接來一看忙欲出迎早見馮吉星同陳秋麟蹣跚到了面前元虛舉眼見
了秋麟知他和王儒珍交厚今特來此不曉爲何心下好驚疑不定正是

面赤非因酒

心驚爲少才

當下馮吉星畢純來等都相見了其志也不遜坐竟邀入後園文官閣內坐定時值季秋
閣前惟海棠茂盛秋麟忽餘想起昔日於此芙蓉花下邂逅花姨倏又三載不覺心懷悒
悒須臾席備其志遜坐秋麟道才爾上謁未竭鄙忱頓蒙盛筵之賜何物草茅當此榮寵
其志笑道足下冲霄之姿絕塵之足仰辱光臨蓬門增色區區小飲姑效野人之獻耳馮
兄畢兄久辱知己或不見責二位芝字午親未具隆禮尙望勿罪爲幸秋麟元虛齊聲道
不敢其志推吉星坐了首席畢陳夏三人各挨次而坐自己主席相陪酒至半酣畢純來
道秋兄真是洛陽少年青錢首選來春當更雷轟電掣坐看占鰲客也秋麟道蓬蒿末
學鉛槧豈儒過蒙主司謬拔已負芒竟日其餘尙何敢過望耶元虛笑道年兄雖不過望
恐上春官又要謬拔耳吉星道夏兄淵涵玉養夙負英才之譽自是五百名中第一舍甥
得附驥尾隨兄步瀛洲已幸矣元虛忙足恭道晚生不才這進士或勉強而求之若是狀
元其心休休焉吉星笑道夏兄文風大妙不要過謙了但令先君沒時足下想是在府用
功故使令妹來都耶元虛見問不覺顏赤因遲遲道被時晚生因染病在舍故不得已而

令舍妹扶柩耳尙蒙老年伯高厚之恩未效銜環之報吉星微笑道豈敢惟時酒興將闌其志道今日薄酌雖不足娛賓然所喜者有花神獻媚或可助興於萬一久仰二兄學優才裕渴欲請教一二以快朽目倘蒙不吝珠玉則弟與花神均有幸也吉星道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吾兄之諭極當夏兄與舍甥不必推辭老夫年邁當爲司旗鼓也秋麟道蒙蔡老年伯見索俚句敢不遵命但恐啼春妖鳥未足呈教大方元虛因有讀熟的詩在肚膽子大了便賣乖道飲酒賦詩固墨客騷人之常事又蒙老年伯殷殷雅愛年兄不必太謙致拂老年伯盛意請先做起弟雖不敏自然也要續貂其志笑道二兄不必謙遜弟有主意在此卽叫左右東西設下兩張小桌文房四寶俱全合席各斟一巨觴道小弟今日簿設知不足伸敬而更斗膽欲求二兄佳作者實有深意乞垂諒之勿罪弟之寡情也吉星笑道台意乃是雀屏約目的故事舍甥與夏兄各宜勉之秋麟元虛離席而起道謹當領教敢乞命題其志向吉星純來道有煩兩兄擬一詩題吉星道此係吾足相攸之大事弟與畢兄只從旁恭候台意何容游夏贊辭其志道既如此亦不必別處搜尋卽此海棠豈非就是詩題乞二位名賜律詩一首秋麟元虛齊聲領教各就左右而吟當下秋麟見說一首海棠的律詩甚覺容易走到右邊桌上舒箋捉筆頃刻而就先行呈上道巴人俚句請老年伯一定推敲其志見秋麟落筆如風狂雨驟早已

驚喜及接過那詩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海棠吟下是七言八句道

嫩葉柔枝不耐寒

深秋妝點傍欄杆

玉階酣露胭脂濕

金谷風遲花夢安

含媚帶因新醉月

落紅疑是舊桃源

神仙種作神仙種

莫認人間草木看

其志看畢道秋兄才高李杜氣壓元白真陽春寡和者矣可敬可羨及看元虛時尙在苦思不就心中已是拂然原來他得題就忙向肚中搜索奈瑤枝之時他雖一時強託却竟不曾記得清楚題目今見了這海棠爲題竟無處想記得詩忘了題配得題忘了詩一時思索不著那里湊合得來萬分著急再偷眼看秋麟時倒像尋著了這首做現成的一般颯颯筆響早見寫完呈上心下越著急了越想不起拏了那枝斑管對著那幅鸞箋只是呆看落不下筆畢純來見這光景不雅幫襯幾句道作詩原貴推敲方能工緻夏兄莫要性急不妨慢慢想去馮老先我們且請飲酒吉星笑道夏兄如此細磨措時必定是運化入神一字一珠的了舍甥做詩總這等容易故爾潦草元虛明知取笑只好忍受真急得面紅耳熱連酒都急得醒了肚腸也急得斷了方記著一首依稀彷彿有些像海棠光景卻也忘了詩題不知是咏海棠不是咏海棠因讀去有越姬楚女白雪紅樓等句認作是贊那海棠的顏色嬌媚將來寫出呈上道文有一日短長詩詞亦然晚生每常詩思極快不知今日爲何作怪苦吟不就今雖成咏恐陋句效顰祇堪發一笑耳畢純來見已做

就不勝之喜忙出位來道向知夏兄不吟則已吟成則定佳絕也其志接過那詩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海棠花之詩五字標得不通已自暗笑再看其詩云

南枝何事豔冰心 妝點韶華別樣春 晏起越姬非殢酒 晨妝楚女學塗唇
香消白雪桃花片 月淡紅樓蝶粉輕 記得溪頭曾見處 調羹另有最精神

其志看畢道夏兄所賦者何詩小弟竟不能解元虛笑道前面寫著海棠花之詩老年伯豈不見乎其志見說又將詩箋來與吉星等反覆細閱不覺哈哈大笑道小弟向愛吟咏今日方見此奇作真乃神化之筆游刃於虛有一無兩表表獨絕者矣元虛還認做看詩中意真個贊他忙深深打一恭道拙句獻醜過蒙賞鑒然猶遼東之豕豈足云佳吉星笑道遼東有矢那如足下多歧亡羊耶元虛見說方悟那詩錯寫了羞得滿面通紅不敢做聲其志道初不曉調羹之謂何原來這海棠花也頗能結梅子小弟園中栽種多年倒還不知今幸夏兄指示方識此段化工畢純來道小弟不知詩中意味想夏兄一時急於應命錯用了甚字夏兄何不把來改正卻再呈電其志笑道夏兄又何嘗錯來把春日紅梅比秋日海棠方見夏兄腹中有春秋耳吉星道想是夏兄偶然想著了那紅梅所以就做了詩雖春秋各別幸顏色相同耳你一句我句直羞得元虛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坐又不安立又不好不覺老羞變怒奮然發聲道此不過一時快用何必如此輕薄這首把

歪詩就算會做也不爲奇秋麟笑道小弟這一首歪詩原不足取如年兄香隱佳句方是奇才元虛此刻正沒處出氣忽又聞秋麟之言道著他心病越發大怒道我和你同年之誼也來儻我怎叫做香隱你的話却是狗屁其志笑道斯文一脉詩酒尋歡何故發此惡聲兄若無才就不該來了畢純來見這光景諒事不諧只得勸道想夏兄今日多飲了幾杯故一時失於檢點但日賦萬言豈無一錯不可傷了和氣因拉了元虛與其志拱一拱手道倒是小弟得罪明日再來負荆罷此刻元虛已氣得喘做一團連話也說不出來見畢純來拉他回去只得掙扎起身道罷了我夏天生雖是不才決不忘情今日也畢純來拉著和哄而去其志只叫得一聲怨不送了竟自坐著正是

一場羞辱從何起

盡是庸夫自討來

且不說夏元虛含羞忍怒而去再表馮吉星等三人重整杯盤洗盞更酌吉星道小弟昨日之言何如固知夏子係沒字碑耳其志道若非台兄之言幾爲畢奴所悞但這首紅梅詩韻致幽逸確是才人之作不知那里盜得在肚却又不能解詩中之意把他人之紅梅冒作自己之海棠真是絕倒適才聞秋兄言香隱佳句莫非女人之筆而秋兄曾何處見來耶秋麟道晚生於春閨閒步湖上遇一女子不知誰家閨秀似亦大家模範頗爲絕色後因去意匆匆失下金扇一柄上有此詩後面寫春閨偶咏更有小印瑤枝二字是以知

爲香奩之句耳其志道原來如此那女子倒是個才女子但這白木倒如何記得想必是他家的親戚吉星道既有瑤枝二字此乃元虛之妹所作也秋麟忙問道母舅却原何曉得就是元虛之妹吉星道元虛的父親夏英在兵部時曾舉薦一武士叫做萬斛珠爲定海關團練與海寇交鋒全軍陷陣時夏公臥病有賈學士者素惡夏公諷囑諸路俱按兵不救以致萬斛珠計窮降賊那時夏公已死賈學士憾猶未釋囑科臣劾他妄薦欺君與師悞國天子准奏著刑部拿夏英之子元虛代父治罪那時是愚舅承旨雖明知其冤而無可如何只得移咨錦衣衛出京拏人不期元虛不見拿來却倒拿了元虛之妹瑤枝進京生得一貌如花在上堂上伶牙俐齒錚錚議論將其父之罪辨得一些沒有連愚舅也他不過因令他自作章疏真乃下筆如神萬言立就次早表奏天子俞允准扶柩歸葬所有罪名概予豁免我服其才故記其名耳其志道如此時這瑤枝非但有才亦更孝義可嘉真乃巾幗丈夫彼元虛在戴鬚眉不及遠矣秋麟見說是元虛之妹心下十分懊悔道早知湖亭女子即係元虛之妹又何苦作此仇敵之事而悞自己好迷之願但此事於目下爲已成之局勢難挽回除非遲幾時再緩緩與元虛修好那時容或可圖但恐到得其間那美人又天桃有主總之緣慳分淺所以造化弄人如此左思右想不覺愁緒萬端神情迥異吉星見秋麟這般光景只道怪他不提起姻事因笑向其志道荷蒙厚款愚舅已

叨酩酊但不知所託之事紅絲可許舍甥幸否其志道尊諭謹當領教但恐葦葭不堪倚玉樹耳吉星見說大喜道既蒙金諾不勝榮幸歸當令舍親擇吉拜允也時已抵暮即起身告別而歸與坤化和陳夫人說知合家歡喜便卜日納聘不提再說自從聘定蔡氏之後雖喜全了儒珍之事却因得了夏瑤枝消息心中十分不快那儒珍又錯認他奪已之姻絕足不相往來蘇紫宸又因赴試還鄉所以秋麟在家甚是寂寞一日正在書房納悶忽見父親坤化走入說道今早汝岳父著人來請母舅去說是朝廷有旨要於蘇杭點選宮女不論紳衿士庶俱著舉報毋任隱匿有資旨內監不日將到矣故催我與汝畢姻免致點選入宮我已許他明日吉期迎娶故先與汝說知秋麟見說一似冷水淋身好生著急因想道此原係從權妙計豈可弄假成真怎麼天不由人願又生出這般不測的事來我倒還不信點選之事真與否也卽下便出門打探果見

人民鼎沸婚娶如麻雀屏推倒那管男才女貌東床高擱無暇坦腹乘龍造化兒郎往往兩番花燭夜紅顏女子常常錯配白頭翁竹馬迎親果是兩小無嫌練裳遺嫁皆因緩不及事只要出脫私鹽不問門當戶對

只因這一點選宮女有分叫朋友情義益彰夫妻節烈更異不知陳秋麟怎生擺佈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小說家寫抄襲舊句以冒才子而卒至破露者甚多此更轉進一層作誤寫別辭
蓋不特張冠李戴直張遺其烏而李持作帽矣真堪絕倒才人之筆其能與古人同題
而異文如此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四回

貞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

詩曰

既結絲蘿那改盟 人貪富貴我甘貧 移蘭易草香彌遠 接李更桃味轉深

俠婢代當花燭夜 寒儒空醉洞房春 若非天意違人意 已就設設一片心

話說蘇紫宸鄉試得中亞魁歸至松江因見浙省題名錄喜得秋麟發解暗信文章足據
但不見儒珍名姓心下不快候得自己家中事畢即起身到杭先至誠齋衙中叔姪相見
誠齋見姪兒青錢高選自然喜悅紫宸問起嬌妹并兄弟因何不見誠齋道現屆下元之
節因慕杭城古剎向多聖僧特於湖南淨慈寺啓建七豎夜道場追薦祖宗故令汝嬌妹
到彼紫宸道原來如此但小姪於路旁頓俟明早去見嬌妹罷誠齋即叫廚房治酒與大
相公洗塵說猶未了忽聽見外廂傳柳稟事誠齋只得便服出堂去不多時進來說道因
是新近有旨著內監於蘇杭二處點選宮女竟無論鄉紳現任都要舉報今內監將臨北
關故傳柳通報就要去迎接我想這事你妹子醫如却將奈何難道汝在松江倒不曉得
麼紫宸道小姪一路來竟不見說起有這事誠齋也無暇再問忙換了公服忽忽出衙而

去不提再說紫宸到得次日天明先去淨寺見嬌妹即來探望秋麟相見坐定秋麟道小弟正有件難處分的事今得兄來或可爲弟籌畫一二紫宸道吾兄桂枝高折正爾飛揚自得却有何事而燃眉比急秋麟道說起那節事時真可令人髮指王儒珍兄與蔡其志的合愛原係強抱締姻諒吾兄亦知其事奈儒兄家業日微蔡老甚有絕之之意所以未即發動者特伺其秋榜何如耳不意儒兄文星之暗以致場屋失利而蔡老反覆之謀遂決渺寒儒爲可啖竟爾公然無忌將王氏之姻另許爲夏宅之婦紫宸道原來有此異事但不知夏宅爲誰而儒兄又難道就肯罷了不成秋麟道就是謬立羣英社的夏元虛他挽單純來爲媒蔡老竟將寒王氏之盟而允夏氏之請彼時惟弟知之急報知儒兄奈儒兄竟如技窮鼯鼠束手無能且謂先人雖有成言苦無媒證故執定任其自然惟有付諸長歎而已於時弟實不平思所以救之而計無所出反覆踟躕乃得一從權之策特挽家母舅爲媒亦往求姻蔡老初以兩難相卻後設一法竟治酒邀弟與元虛到彼出題賦詩較量優劣元虛盜竊其妹之紅梅詩充作自己之海棠吟被蔡老識破大出其醜遂辭元虛而允親於弟因而稟命家嚴急以千金聘定蓋弟之心實欲虛聘此姻以牢籠蔡老免致他虞徐侯儒兄功名到手彼蔡老勢利心灰炎涼面轉然後剖明心迹令此姻仍歸儒兄完其舊好耳紫宸道吾兄義俠之氣直逼古人殊堪欽仰不知更有何故卻難處分而

憂形於色秋麟頓足道豈知事不湊人之巧昨日忽聞點選宮人之舉蔡處得此消息著急催親而家嚴竟允其今晚畢姻此事急如心火小弟正在心焦苦無良策今得吾兄到來乞爲弟調處一個妙法不然時卻怎關交紫宸道此事無甚別法娶之既壞友朋之義不娶又恐點選入宮只除非與儒兄說明就裏令儒兄作速備辦完姻秋麟搖頭道弟也曾想過那有三不便總是緩不及事也紫宸道有甚三不便乞吾兄指教或可另作商量秋麟道蔡王之好已絕今欲令仍歸於王急切如何肯允未免要費許多層舌此緩不及事一不便也家嚴爲這姻事所費不下千金今一旦歸諸他人家嚴之心豈即弟心未免也有許多周折此緩不及事二不便也自弟聘蔡氏之後儒兄恨如仇敵况他最執古板見是已奪之姻如何肯信從權之意便說得明白此緩不及事三不便也弟想此事至爲緊急有一不便即恐貽悞况三不便那紫宸道然則奈何秋麟道弟今想得一計在此竟瞞過這不便等待成功之後即不怕不便矣但須在吾兄身上停當這事紫宸道不知有何妙算却用著小弟秋麟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不怕事不諧矣紫宸點頭道吾兄所算大爲有理事不宜遲小弟就此告別了但外面的事弟去料理裏頭的事兄却也要辦得周密不要失支脫節方妙秋麟道這個自然正是

不用再三相囑咐

算來都是會中人

且說紫宸別了秋麟一逕來見儒珍各叙闊濶之情儒珍道恭喜吾兄桂枝高折足使同氣生光小弟不才不換這領青衿紫宸道文章如吾兄而困於場屋真乃下第劉蕡令人扼腕然遲早有數勿以一跌挫志儒珍歎了口氣道得失雖有數但可恨者妻子不能保全耳紫宸佯作不知道豈因功名失意而令岳處竟有異議耶儒珍道然也就是老天無眼今科中解元的陳秋麟他見蔡老嫌鄙小弟欲另許婚夏元虛他索知蔡女之才色央挽他的母舅爲媒千方百計去懇求願出千金作聘蔡老便又違夏氏之約而許此獸心之物矣紫宸假意發怒道天地間有這等不平之事你平日與儒兄做密友到這時候不能爲儒兄挽救而反奪儒兄之婚姻這般不仁不義真乃衣冠禽獸矣儒珍道他今蟾桂高攀好不揚揚得意奪便奪了那里念什麼布衣之交紫宸冷笑道豈有此理難道中了個解元就是這般肆行無忌得的麼明日待第放出羣英社上打夏元虛的手段來先出氣却再與他講理便了但今江上芙蓉與山間紅葉正當風韻宜人兄又何苦呆坐此櫓下作楚囚狀也儒珍歎息道小弟貧既刻骨又復困於場屋致受奸人凌侮方寸成灰安能如兄揚眉吐氣而知門外風光何紫宸道龍門失躍後尙可期姻議多乖或亦定數今日弟適有興與兄一樽浮白醉藉楓林或可轉擊爲笑說罷拉了儒珍一同出門而去兩個於路說說笑笑不覺的行近秋麟後園紫宸立住道此有酒樓倒也幽潔兄暢飲幾

杯以佐遊興何如因叫劍童先與酒家說了隨和儒珍登樓而飲儒珍道弟尙未與吾兄軟足反蒙招飲得無顏厚乎紫宸道悉在知己何出此言恐沽來之酒不足將敬耳兩個飲至半酣儒珍告止紫宸大笑道久聞吾兄酒戰覺得腸胃俱枯今日聞暇正欲大開酒海一較勝負明日賦阿誰扶上馬不記下樓時之句嘲兄方快生平奈何旗鼓尙未相當卽思鳴金收軍耶儒珍也笑道若論文章旗鼓吾兄有如此之筆弟或少遜一籌至於壺觴楚漢弟帶酒鬼赴陳常亦所向前無紫宸道些小酒鬼直一靴尖踢倒耳儒珍笑道酒鬼雖小卻甚是輕捷未必一時容易踢倒說罷大笑遂滿浮綠蟻大施豪飲果是酒逢知己話得投機飲了一會那儒珍已頹然酩酊紫宸又叫劍童斟下巨觴相奉儒珍接過一吸而盡擲杯大笑道小弟之酒鬼今番跌倒化作酒龍飛舞矣一頭說一頭斟著醉眼靠在桌上已沈沈睡去紫宸見儒珍醉臥不勝大喜忙叫劍童算還店帳將儒珍負了一逕來到秋麟家花園後門只見秋麟早開著圍門在那里探頭探腦的望紫宸笑道兄真有心人也秋麟也不回言竟招呼劍童負著儒珍一直來到書房樓上放臥床內儒珍因是醉極全不知覺竟便酣然睡去秋麟將錦被展開替他蓋好了輕輕放下帳子又將房門鎖上復同劍童下樓來到圍門首只見管園的扯住紫宸在那里亂嚷亂跳道分明是個白撞賊曉得我家大相公今晚在這樓上做洞房有些財响所以在此探頭探腦思量

要偷些兒物事且同我到老爺面前去問你看是個做相公的不是秋麟看見忙上前喝道好瞎眼的狗才這是錢塘縣蘇老爺的大相公和我相公至交好友敢這等放肆還不叩頭管園的見說驚得忙放手叩頭道小人不知冒犯但相公既是我家大相公好友該從前門來如何走走這後門以致小人得罪秋麟道你不快走在此多說怎的管園的應聲而去秋麟笑道倒是小弟得罪了如今這事雖是半把妥協明日還須吾兄到舍做個排難解紛之人哩今恐招搖耳目倒不相留了紫宸點頭會意便拱一拱手同劍童別去秋麟亦鎖園門而入原來這都是秋麟的計策使紫宸佯爲不知誘醉儒珍預納在自己洞房之內等待蔡小姐嫁來要撮合他兩下仍完舊好之意故自己先假作做有病心煩欲嘔因將洞房遠做花園之內不許一人入房炒鬧而儒珍在內亦竟無人知道這正是

曾從管鮑見分金 又見交遊王與陳 暗裏用心全大義 良朋不愧列入倫

且不說陳秋麟用計只等蔡小姐花轎臨門再表蔡若蘭自聞他父親寒王氏之盟另許陳秋麟之後寢食俱廢終日長吁短歎看看玉容憔悴其志百方勸慰只是尋死覓活其志見此光景亦追悔前審孟浪但事屬已成亦無如何那日忽聞報選宮女心下著忙又見女兒日夜啼哭就催陳宅作速完姻以畢兒女之債自卻忙忙打點遺嫁之事不提早有侍女紅渠走報若蘭道老爺因見外面點繡女家家戶戶俱已婚娶陳家也來催親已

定明日是小姐吉期了若蘭見說長歎了一聲道什麼吉期分明是我的死期了王生王生非妾薄情不能保此身命全你之願奈你文星太暗致生不測妾今時事相迫此生恐難再面竟成永別矣說罷淚如雨下嬌縮從旁勸道老爺亦不過愛小姐千金貴質故不忍與寒素之家小姐又何苦如此有負老爺的好意豈不聞在家從父乎若蘭見說冷笑一聲道汝言大誤矣在家從父者女子理無自主婚姻須待父母之所擇定者而從之雖貧窮卑陋亦終身莫改方是在家從父今棄一諾於貧賤之交而再擇於禮義之外是亂命也又可從乎嬌縮道雖然如此但每見鬚眉男子且不能成全禮義何況閨閣之內那裏拘得許多且小婢微聞王生飲酒猖狂以致今科不中兼之一貧如洗小姐嫁去難道竟受餓不成今老爺另許之陳生青年解元他日功名難量正和小姐天然一對佳耦又何苦苦戀此寒酸爲無益之憂若蘭色愠道自古紅絲一繫千金莫易雖田婦村姑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禮義之家而作無禮義之事我因汝知心著意故十分抬舉於汝今汝以何等樣人待我豈不知我心如鐵石耶汝勿多言徒添我惱嬌縮泣道非嬌縮敢多言冒犯因見小姐十分愁損故進逆耳之言相勸但如今王宅之盟已寒陳門之娶又追必須預爲之計方妙不然如何了局若蘭道當此之際有甚預爲之計此身本屬王門惟以一死歸之便是我蔡若蘭的了局矣紅渠道小姐便從容就義一死流芳但陳宅迎娶

到門叫老爺如何發付豈不要受氣節雖全了卻未免於孝道有虧還宜從長計議爲是若蘭搖首道身不自保何有於他嬌綰道嬌綰倒有一計在此上可免老爺鼠牙之患次可遂小姐不二之心實爲兩全不知小姐肯容納否若蘭道方寸已亂不復知有計較汝既有兩全之法卽試言之嬌綰道小姐的母舅符老爺住居塘樓鎮上去此約有六七十里之遙小姐何不今晚開了園門同了紅渠一逕問至塘樓符老爺家中告知其事藏匿他一年半載再作道理紅渠道三十六著雖是走爲上著但陳宅的事卻如何便能割絕嬌綰道小姐若依我計少不得也要留書一封與老爺上寫義不生嫁陳門情願死歸王氏假稱逃出投江絕了老爺追尋之念等待陳宅來娶時只消再用一移花接木之計耳紅渠笑道又非裁種之事怎的叫做移花接木嬌綰道不過是借喻之詞小姐去了老爺怎的發付陳家却於衆侍女之內擇一可代者假充小姐嫁去雖貴賤懸殊亦一李代桃僵之法也但乏其人奈何若蘭道此計雖稱兩全但我自生幼長深閨不識外面路徑一不便也如今正是紛紛點選之時藏匿尙恐舉報反公然出走豈非自投羅網二不便也在道途之間出乖露醜倒不如死在家中方算個乾淨名節此正守死勝似逃生耳紅渠道依紅渠愚見竟沒有甚麼不便之處此去塘樓只得六七十里又非天涯海角况既有路必有船橋可乘怕甚麼不便若防點選之事越發不難竟效昔時紅拂女的故智改換

做男裝主僕一時有那個認得設或遇人盤問紅渠自能應答小姐但請放心嬌綰笑道紅渠之論極妙若蘭俛首道雖是如此終覺於心有愧如今事比燃眉也顧不得許多了但代嫁之事非嬌綰不能機變汝可念我之情竟翩然一往便是我大恩人也嬌綰道只恐嬌綰無福當此既蒙小姐分付安敢推辭但今事不宜遲且將改裝之事預先演習一番省得臨期不像紅渠叫聲有理卽到其志那邊偷了衣服巾幘靴帶之類來到房中把門閉上和嬌綰小姐通身上下妝扮起來竟絕似一美少年若蘭臨鏡自視不覺笑道如此一扮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來紅渠笑道這等一位標致小相公走將出去當此婚嫁紛紜莫要被人招作東床帶累紅渠吃喜酒却才好笑哩說罷大家都笑時近黃昏嬌綰催促小姐修書若蘭寫畢封好放於桌上因向嬌綰道我此去若有出頭之日皆汝所賜決不忘報汝雖假冒我嫁去卽係真的一般倘念我之情老爺處還望你寬慰一二則我雖去猶在也嬌綰泣道小姐前途保重老爺處嬌綰自當奉順以成小姐之志後會自有期小姐亦不須卦念若蘭歎道背父潛逃惟抱一死之志歸甯之事又焉敢期嬌綰道小姐此去多則二年少則一載等待陳宅之事停安王相公功名到手老爺回心轉意這就是重逢之日了若蘭含淚點頭徘徊不忍分手紅渠從傍催促道樓已四鼓不可再緩矣若蘭無奈只得望空拜辭父母祖先別了嬌綰和紅渠偷開園門而去且說嬌綰次早假

裝大驚小怪來報其志道老爺不好了昨夜小姐不知爲何同紅渠開了園門出去不見
回來特來報與老爺知道其志見說驚得目瞪口呆忙到女兒房中來看惟存錦被空床
那得有若蘭的半個影兒窓邊桌上留下一封書其志取來拆看上寫道

自恨讀書知義以致盡節逆

親錢塘夜月越水烟波是兒畢命處也陳門之事倘謹

父懷嬌納聰慧可代萬緒攢心有筆難罄伏祈自愛勿爲兒傷

不孝女若蘭百拜上

其志看畢於心不忍雖然掉下了幾滴淚却只不信道既是投江如何帶了紅渠同去呢
此必有詐當下著人暗暗追尋自早至暮不見踪跡陳宅卻已來催妝其志著了急只得
將嬌納妝扮起來卻也與小姐彷彿只是金蓮略大了些其志又分付了一番上轎而去
只因這一嫁去有分叫洞房兩駭節義同全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上半寫良朋之誼下半描貞女之心是一回道學文字文字於如此等處易迂腐
纔一迂腐便覺不可向邇此於叙蘇陳用情妙在有洒脫氣叙蔡女守志妙在得真切
語一則超乎象外一則入乎個中遂覺前後俱蔚然可觀彼迂腐家既無談笑風生本
領并望其呆臉實義而亦不能的當烏得有此妙也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五回

蘇錢塘納贅女乘龍

詩曰

相逢豈是畫眉人 甥館居然入幕賓 花燭已諧期白首 洞房驚笑盡紅裙

話說此時因點選宮女婚娶如麻之際故雖布政娶媳解元畢姻也只草草這正叫做荒
親况秋麟又裝了病所以件件盡從簡徑等得花轎到門秋麟權拜了花燭便迎入洞房
秋麟假裝欲嘔之狀伴娘笑道大相公想是辛苦了今已夜深二位請安置罷待老身來
鋪床疊被秋麟見說忙將伴娘推出房門道不勞老媽費心我已著侍女們鋪疊好了的
我心中不耐煩老媽請自便說畢閉上房門伴娘笑道我做了一生一世的伴娘從不曾
見這位新相公如此性急想是打熬得苦了的一頭說一頭笑著了下樓去不提秋麟見
伴娘去遠隨亦出房下樓且說嬌納在洞房花燭之下偷眼看秋麟果然一表非俗私心
喜悅又見他恭恭敬敬至至誠誠的頭也不抬後見將伴娘打發出房少頃連秋麟也拽
上房門而去還認做有甚事情去去就來不期候至半夜竟不見進房心下狐疑不定正
欲起身先睡忽聞床內呻吟道好醉也嬌納嚇得心頭亂跳大叫有賊奈洞房與內屋相

隔一園連叫數聲並無入應時儒珍醉臥初醒聞叫有賊忙跳起身來掙開睡眼看時滿房燈燭輝煌又見碧窗綺戶錦帳金鈎比日間酒樓大不相同認做還是夢中把眼睛擦了兩擦再定睛一看只見叫有賊的却是位位鳳冠霞帔好像西施歌舞般佳人在房亂叫亂走儒珍見這光景心下亦自著急因也叫道我乃王儒珍日間與友人飲酒至醉不知怎的睡在這裡並不是賊娘子何人乞指引學生出路嬌精聞王儒珍三字吃了一驚再立定仔細一看認得是舊年花園內所見之人心下十分駭異便道你既是王儒珍相公却爲何在這裡可認得我麼儒珍見說將嬌精仔細認了一認道你可是蔡小姐身畔的嬌精姐麼這里是甚地方你却這般打扮在此嬌精道這是陳秋麟的臥房王相公焉得到此實爲奇事難道是夢裏麼儒珍見說陳秋麟臥房不覺忿恚道原來是這獸心的住室想你因從嫁而來可與我致意小姐說我王某雖暫落薄未必終窮却忍心如此甘作不情人文官閣之言安在耶嬌精見說心下想道他思量自責反罪小姐不情如今先哄他一哄看他怎麼因泣道小姐爲你已盡節於錢塘江水老爺無奈遣嬌精代嫁來此所以這般打扮你倒還說他不情甯不使貞魂負屈於九泉之下乎儒珍道這倒是我害了他了但何不預爲之計直待臨期就死你這話莫要不真嬌精道怎麼不真老爺因怪你科場失意遂另許婚陳宅小姐初聞此事便欲盡節是嬌精等再三勸慰所以少緩

須臾欲視王相公之行止何如耳不謂竟靡然不振使小姐抱恨深閨又值點選之事陳宅催妝甚急可憐小姐無計可施遂於昨夜三更逃出投江而死儒珍見說悲忿交集因頓足道小姐若死我豈獨生但此禍皆起於秋麟恨不手刃此賊以報小姐貞魂而洩我憤嬌精見儒珍被哄得涕淚交流義氣激發心中也十分感動本欲說明小姐不死逃出現在舅氏家中又恐儒珍不謹倘於人前泄漏豈不禍起蕭牆前功盡廢因而欲言又止只問道王相公既切齒秋麟却怎麼倒醉臥於此殊令人不解儒珍定神想了想道我託得日間同一好友向酒家豪飲醉臥酒樓不知怎麼却到這里但既係秋麟洞房爲何秋麟不見莫非是甚毒計麼我此刻中心如焚亦何暇測度他惟願上天憐憫倘小姐不死或尙就擱何方我今當及早追尋希圖遇著也當下便開門欲走不料却是反鎖著的儒珍益發疑懼即便推開樓窗不管高低從空跳下却是園中周圍一望俱係土牆尋著圍門又是關鎖的無路可出只得從太湖石上爬至牆頭板著外圍一枝垂柳輕輕的掛下只見殘月曉星照地路上却還好走因有嬌精之言一逕來錢塘江口尋覓却那里見些踪影時已天明眼見得是無處跟尋只得對江大慟一場凄然而返家中自設位供奉正是

已逐浮萍歸大海 肯留踪跡在人間

却說嬌精見儒珍忿然跳窗而去心中好不疑疑惑惑坐到天明聽得侍女們在外叫門

嬌縮在內應道房門是反鎖的那侍女們方才曉得心下也不知何故只得復身轉去與老爺夫人說知坤化見報便同夫人來到花園樓上果見房門鎖著忙喚秋麟在內應不期連叫數聲不見答應正在狐疑只見秋麟從樓下走上來笑嘻嘻的雙膝跪下道孩兒不孝因欲周全好友之夙好致使大人費心望恕孩兒之罪坤化道周全那個好友什麼夙好却要我爲父的費心汝且起來慢慢與我明言秋麟方站起來將上項事情心迹備細訴說了一遍坤化道原來如此亦是汝之少年義俠但也該先與我說明才是怎麼連我爲父的都瞞著秋麟道若先稟明恐防大人不許是以隱忍此事惟蘇紫宸一人知之陳夫人道吾兒爲朋友作事似這般周密真乃書上也載得去的義氣了坤化道但既儒珍在內怎的不聞聲息秋麟便開進房門去時却只見有嬌縮一人因忙問儒兄何在嬌縮在房內聽了秋麟這一席話心下愾然明白十分感激今見問起儒珍便離坐而言道蒙大相公一片熱腸奈事不湊巧竟有負雲天高誼秋麟道王嫂爲何這等稱呼莫非你不是蔡小姐嬌縮道賤妾實非小姐乃小姐之侍女嬌縮也我小姐義不另嫁於前夜瞞過家老爺逃匿舅氏處妾昨宵亦曾告知王相公故即跳窗追訪去矣秋麟見說不勝羨異坤化却發怒道事雖如此但蔡老太覺小亂了我怎便把個侍女嫁作我家媳婦秋麟道大人且請息怒此乃小姐守節而逃我家催妝又急蔡翁一時計窮勢迫無可奈何故

將侍女代嫁前來須不是他本心陳夫人笑道蔡翁雖是擔塞我們我却想那小姐倒還未必似這位侍女的美貌哩秋麟爲今之計嬌縮姐你可歸去告你老爺知道說我原只爲王相公要成全他姻事之意今可速接小姐回家仍與王相公成婚倘再嫌鄙他寒素多方推託時我就把那圖賴婚姻用賤充良的情節鳴諸當道那時悔之晚矣况王相公目下雖然貧困安見便無發達之時却作此不義之事爲名教中罪人是何算計嬌縮唯唯受命秋麟便吩咐叫乘小轎抬他回家去了不提且說秋麟遂打發嬌縮出門只見紫宸自外而入開口便問昨宵之事如何秋麟道不要說起小弟之計雖成儒兄的事竟仍然未能停妥不知吾兄因何事故却直至此刻纔來紫宸道弟因舍妹畢姻是以稽遲爽約但兄計既成儒兄之事怎未停妥起來秋麟即將前事并嬌縮之言備細說了一遍紫宸道原來有此一段奇情但蔡小姐既在舅家仍可與儒兄作合有甚難調處况老蔡把婢女充嫁宦門已犯法律怕他不言聽計從於我秋麟道弟亦是此意適纔打發嬌縮去時已令寄語蔡老矣但儒兄終未明小弟之心必得吾兄向彼道達一番爲幸紫宸道這箇自然弟因家叔奉命取入京即日相隨離任所以忙促之甚今爲朋友之事只得暫緩留此秋麟恭喜令叔得蒙榮召但儒兄之事自須吾兄在此方爲有與雖會試之行伊邇且完此良朋心願然後就道未晚也紫宸道小弟亦是此心正是

且遲行色皇都道

爲畢同人種玉緣

且按蘇陳談論再表其志一時沒法將嬌縮代嫁心中擔著一把干係次早起身正欲再著人去探聽若蘭消息忽見嬌縮乘小轎而歸心頭老大吃了一驚忙問何故便歸莫非事露了麼嬌縮即將前後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道他還說老爺若再嫌王相公貧窮推托不卽成婚時就要告老爺把嬌縮假扮小姐希圖賴婚之罪哩其志見說驚得吐舌頓足道不想弄出這樣一段話柄來我那時原想秋麟和儒珍相交至厚怎麼也來奪彼之姻誰知別有深心我却反爲所算但如今據小姐那封書上已自投江而死叫我把甚麼來歸與王家這真是椿萱周折的事了嬌縮笑道老爺也不必煩惱老爺果肯把小姐仍嫁王門時包在嬌縮身上有一位小姐便了其志道看你話中有眼莫非小姐不曾死逃在那里麼嬌縮道小姐雖不曾死只是了那烈性斷不肯另嫁他人的現在逃匿塘棲舅老爺家中前日那封書上所言不過要杜絕老爺念頭的意思其志見說省悟道怪道與紅渠同去我昨日原疑其死是假今果不出我之所料但把死來欺誑我倒還要抱怨我我又何苦如此錯用心機徒然自己受不美之名今既在舅老爺處當速接他回來完了那閨中之願免致陳宅放刁也嬌縮道這個須要同嬌縮去方接得回來不然時小姐如何肯信其志點頭稱善便吩咐老管蔡義叫同嬌縮去接小姐不期去了三日依舊兩個空

回其志忙問小姐在那里蔡義道舅老爺說何曾見小姐到來小的說是同紅渠來的倒吃把小的罵了一頓故只得空身來回覆老爺嬌縮泣道真乃怪事舅老爺家中果然不在不知是何緣故其志見說頓足道他兩個深閨女子怎識道路必竟迷失在那里或逢拐騙或果投江此事却怎樣了局嬌縮道老爺還該著人尋訪終須有個下落即使投江難道紅渠也陪小姐死了不成其志沒奈何只得再遣人四下裏追尋尋了五六日却那得有一些踪影又恐陳宅要去告理心下十分氣苦著急只得央況了馮吉星并蘇紫宸情願倍償原聘相求息訟秋麟聞蔡小姐果然尋訪不見諒必投江是實雖忿其志之不義却憐若蘭之守節念不能周全其美反故害他性命何忍又以及其親只得倒勸父親趁勢歇手正是

不須歡喜不須愁

須曉由天莫苦求

萬事總然隨分好

何曾衆水見西流

話說蔡若蘭似這等各處尋訪不著你道却在何處原來自那夜同了紅渠出得自己園門早聞譙樓四鼓心忙步急的轉了幾個灣曲已近西湖四顧悄然寂無人聲惟見青山隱隱白水潺潺殘月半鉤疎星幾點若蘭不覺懷然而悲悚然而懼回顧紅渠道茫茫宇宙之大何不能容一若蘭而致淒涼驚恐若此耶紅渠笑道非宇宙不能容小姐乃小姐不能容宇宙耳不然總在宇宙之內何忽悽涼驚恐於此日之宇宙若蘭長歎道理原如

此念我生長閩門那識關河艱阻今所爲奔走偷生無過欲守節義之重乃歷此黯淡窮途安能無造命不辰之憾乎說話之間又走了里餘忽聞鐘聲佛號出自松陰若蘭走得兩足酸疼掙了一身的大汗因向紅渠道實是走不得了更兼飢渴異常前頭想是什麼寺院且暫去息足問有便茶借口吃了再行紅渠此刻還是五更天氣那有便茶只怕山門尚未開哩兩個再走幾步只見寺門開著趁那月光之下抬頭去看匾額上字金書著淨慈禪寺若蘭道原來是淨寺前了此乃宋時古刹勝蹟極多不想今夜淒涼中到此當下紅渠扶著小姐走進山門來至大殿只見燈火煌煌梵音嚶嚶正在觀望欲入忽殿內走出幾個長衣大帽的人來大喝道半夜三更在此張頭探腦思量要偷甚東西麼若蘭被這一喝嚇個倒退已是心驚膽戰那里還說得話出畢竟紅渠膽大向前道休得亂道眼睛也不生這是我家相公偶爾遊玩從此經過意欲借杯茶吃豈是做賊的麼那人冷笑道分明是賊倒說什麼相公若說遊玩須是日裏出來那有黑夜遊玩的又一個道看他小小年紀衣冠齊楚不像是賊待他去罷那人道你還不省得做歹人的越要外貌裝飾假作斯文之態方沒人疑忌如今拿去見老爺包你招出是賊來說罷竟要伸手來扯若蘭驚羞得若蘭幾何哭將起來紅渠上前大喝道不得無禮拿賊拿賊難道夜裏行道的就是個賊不成兩下正在爭鬧只見殿內傳問道老爺叫問是什麼人可帶進去見老

爺紅渠只得同了小姐入來見那官長原來就是錢塘縣蘇誠齋爲因薦度祖宗建七晝夜道場該是次早圓滿故親臨參佛那些長衣大帽都是隨從夫人小姐來的管家當下跪稟道小的們拿得兩個竊賊在此請老爺發落誠齋抬頭一看道是個年少書生體度閒雅知並非賊因喝罵衆家人道一位斯文相公怎麼不問好歹亂去衝犯誠齋便料看坐若蘭無奈只得作揖告坐誠齋笑問道台兄府居何處尊姓大名有何公務晝夜來此致受小人之辱倒是本縣失照察了若蘭見問方知是個知縣但覺十分羞澀漲得滿面通紅低頭只不做聲紅渠恐露馬脚忙接口造一個謊道家相公姓蔡名蘭祖籍原是杭州今移居富陽因許下天竺香願故來杭城借宿飯店起黑早到天竺去不期太早了些走到這裏已覺勞渴意欲少憩不知老爺在此有失迴避但家相公自幼不曾出門今見老爺威嚴之下想是羞澀了故不能答應還望老爺原恕誠齋道原來如此但此去天竺尙遠天又還早若不棄嫌便飯再行何如若蘭見要留飯忙起身告辭奈誠齋再三相留只得坐下你道誠齋爲何這等一見如故殷勤留飯原來亦因點選一事正苦女兒馨如乏配難免舉報之例今忽巧遇若蘭年貌恰與馨如彷彿深遂相攸之意有招坦腹之心故懇懇留住須臾之間素齋陳設誠齋笑道菜羹蔬食非所以娛賓茲不過途路之間聊伸鄙意幸勿見責若蘭低聲謝道素昧平生過蒙老父母大人厚賜何以克當誠齋道足

下才美天授相逢令人心醉採芹泮水不問可知但未識曾諧種玉之緣否若蘭見問一時隨口答道晚生不才幸列宮牆但未授室誠齋見說正中下懷因不勝其喜哈哈大笑道真可謂萍水相逢天假良緣矣本縣有一弱息雖無咏雪之才頗爲文淑未賦標梅之句待字閨中茲遇足下英俊之才願結姻好幸勿推却若蘭見要把女兒招他爲婿心下又著急又好笑忙答道極蒙老父母垂愛安敢有違但念標梅之材豈可辱令閨愛作庸人婦耶况晚生尙有父母在家何得自主是陷晚生於不孝之罪矣望加詳察誠齋笑道雖聖人垂訓如此然亦有行權之道足下萬勿過辭反爲不雅若蘭道仰承寵招甥館甯不樂附喬松然婚姻大事從無不告而娶且亦必得央懇媒妁少致柯言因而問名納采方爲合禮豈可草草一言遂諧秦晉耶誠齋道我非不知婚姻之禮而甘蹈自獻之羞實因時下有點選一事至爲緊急若足下必得歸告令尊再要遣媒說合又再問名納采往返之間不下旬日則小女已爲宮中之人矣如何而可今且依本縣主見從權合香再修書遣告令尊倘有罪足下之處不妨盡推在本縣身上何如若蘭見回覆不脫苦苦纏住十分著急杏臉漲紅良久不語紅渠接口道荷蒙老爺一團美意家相公本不當固辭但萍踪偶值客途之中實多未便是以斷難從命誠齋笑道在昔月下老人有言任是吳楚殊方赤繩子一繫終須相聚今富陽去此咫尺怎算客途汝宜勸慰你相公幾句才是切

勿再有推托本縣回衙卽打點花燭也若蘭正欲再理前說忽見幾個公差跑得汗雨淋漓的來報道朝廷有敕旨到來欽差大人已抵北關請老爺作速前去迎接誠齋見報便立起身吩咐道我自到馬頭接詔使你們可備四乘轎子送夫人小姐公子并蔡相公回衙說畢上馬如飛而去正是

自分已完兒女債 豈知却在異離間

只因誠齋此去若蘭此來有分叫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花燭夜驚笑夫爲姊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天下甯有百計千方謀奪得他人美滿姻緣到手而破題兒第一夜願自走出轉關鎖其前配與處曰將以害之者王儒珍而愚人也則可王儒珍而才子也縱不能違心秋麟之心而感激涕零亦何至疑當下情形爲毒計而跳窗奔命之不違作者於此爲敗筆矣不知文章有隔年下種法前兩回蘇陳相議固嘗謂儒珍執性則奪姻而後在在盡屬巧設陷穽將以甘心於我又况秋麟此舉實亦一時難測哉是真可謂通曉人情體會入微之作又不懂神明於法已也

繪像鐵花山史

第十六回

夏瑤枝從容應點選

詩曰

五侯佳氣舊名垂 妹有關圖豈復之 巽二若非施猛力 深宮甯免老蛾眉

話說蔡若蘭見誠齋策馬而去心下十分著急欲乘隙而逃怎奈那些管家都是主人分付下的緊緊隨著不放鬆一步候得大殿道場圓滿夫人送聖已畢即逼著上驕來到衙中請入書房送了些茶水進來竟將房門反鎖了若蘭此時萬分懊恨乃埋怨紅渠道好好在家守義而死豈不乾淨都是汝與嬌綃兩個害我如今遇著這樣孽障苦苦把人纏住要想做他女婿他不知我只是個做假的男兒却如何濟得你女兒急來又不好道出衷腸這事如何處置眼見得有一番羞辱倒不如趁今未諧花燭仍尋個自盡罷紅渠道這叫做事到頭來不自由却那里預先知道是這樣的小姐就拚得一死也覺徒然依紅渠愚見倒不如將錯就錯歡然入贅却暗暗尋取機緣與王相公會合此爲今日之良策况符老爺家下雖聞住在塘棲自從夫人歿後也久不相往來安知近日行止倘到了那里又不湊巧進退兩難這才棘手哩若蘭笑道據汝之言竟欣然做他女婿時豈不要

同衾共枕的難道做乾女婿不成一到被窩中間便男女立辨矣那時置身何地豈非羞死紅渠道那個叫你與他共枕同衾自然要露出馬脚來了只消造一個謊託言有母服在身理非人子安樂之時雖是你父親強作鸞鳳祇好同床各被暫做對有名無實夫妻須待服滿之日方盡歡娛只要瞞過一年半載那時却再理會若蘭此時亦叫無奈只得點首道事到其間除非如此正是

情知不是件

事急且相隨

且說誠齋接得勅旨到衙開讀却是欽取之命又限兩月到京即要離任的了因想譬如之事最爲緊要但雖係草草終須要一月老方爲得體况蔡生還在推托之時必得個有口才的方能調妥這事奈一時竟乏其人何正在尋思只見轉斗上傳進一封書柬來誠齋啓函看時却是畢純來爲因佃戶抗租要懇誠齋與他拘追嚴比以充漕糧之需云云誠齋見書歡喜道此人善於談吐且又蔡生同鄉何不即央他爲媒豈非絕妙因即著人去立刻接了來衙相見坐定畢純來鞠躬而言道久違老父母大人憲範未遑晉謁每懷悚仄適因頑佃無禮故竊有所拜懇欲乞老父母大人一爲追比但今忽蒙見召不識有何台諭誠齋道所托之事自當領教茲有懇者並無他故本縣因覓得一快婿欲煩兄執柯耳畢純來道既蒙老父母大人見委自當往致冰言但未知爲誰家英俊伏乞指引誠

齋笑道說來諒兄也知却是吾兄同鄉姓蔡名蘭係富春縣學生員畢純來見說想了一想道治生雖移居武林有年而富邑之紳衿無不交遊熟識至於將來令坦蔡兄者却未識荆或者祖籍他鄉而新近喬遷做地耶誠齋道果如兄言向籍杭城近居貴處今因天竺進香與本縣邂逅於湖南淨寺不瞞兄說實患時下點選之事家有弱息尙未受聘故一見而私心甚喜因勉強延至衙中而蔡生猶以不告而娶爲辭尙未即允故煩吾兄一爲贊成耳畢純來笑道老父母藻鑑精明定是雀屏中約但治生掌判無能請始以一言作析薪之効今蔡兄既館在衙望即令一見誠齋便分付小童到書房請蔡相公出來小童去不多時引若蘭出廳相見畢純來舉目一看見若蘭生得朱唇皓齒秀麗非常心下嘖嘖稱羨道不知那蘇小姐何等造化造此尤物真如美女一般却如何有這樣嬌媚的男兒實是可愛莫怪老蘇素昧平生就要招贅起來因笑道蔡兄英年才美疑是神仙中人物蘇小姐容德兼優復不減謝家道韞眞乃女貌郎才堪稱嘉耦老父母相攸有眼而治生愧叨掌判亦覺榮幸矣若蘭道下邑窮儒偶因萍水之緣過蒙蘇老父母寵招甥館不勝顏厚又辱承舉老先生不棄俯賜執柯益增感愧但晚生客途倉猝莫具奠鴈之儀故羞賦好逑之句耳畢純來見說知若蘭之心已允因笑道巧遇天緣百年已兆何必拘拘於玉帛之爲禮哉但未知蘇老父母曾擇定佳期否也誠齋道茲因點選之時又值欽

召之迫亦不暇細擇况今日即天德太陰吉日便可成婚何必更有所擇耶畢純來道占鳳即在今宵乃是絕妙的了蔡兒不必謙辭坐待洞房花燭可耳當下誠齋挽畢純來陪著若蘭在書房午膳自己起身入內料理花燭之事等到天晚請來兩位新人在廳結親已畢送入洞房正是

華堂燈燭繡戶鼓吹紅絲屏下齊看兩好奇緣玉鏡臺前堪笑雙雌佳耦綠窗得意雖喜他容顏如畫腰間無物難叫我坦腹東床

且說紫宸抵暮醉歸見所贅妹夫甚是丰雅亦覺私心喜悅到得次日誠齋因欽召之旨甚急即欲收拾離任紫宸道小姪在杭却還有些朋友之事未完尚有數日淹留奈何誠齋道愚叔因君命甚迫此去雖順道至家亦不過就擱五六日即欲起身入都念汝會試之行在邇不可樂爲無益之遊而致廢功名大事亦宜作速返棹家中事務我有許多不及照察也還要你帮理一番然後我好動身到京而無內顧之憂也紫宸唯唯聽命誠齋又因兒子蘇日尙還年幼不便遠出想覓一名師在家朝夕訓誨也向紫宸囑托了再過一日上司衙門早來催促起身少不得委員下來署理誠齋便將印信等件交點明白了不日離任到家不表再說若蘭與馨如小姐雖強成鸞鳳依著紅梁之言倒也隱藏過了心中想道可惜我蔡若蘭是個女中丈夫不然時才貌相當倒是一對美滿夫妻今雖不

能爲兩鴦未免也要假作假紅倚綠之態掩飾掩飾誰知道馨如小姐芳心豈敢難相處未久早被窺破幾分因在新婚不便盤駁一日若蘭見案頭紅葉箋箋偶發閒興便題詩一首纔擱得筆只見馨如走入急欲藏過已被他看見道相公佳作何妨賜覽使妾亦知大方家數而欲藏之耶若蘭只得將詩遞與馨如道潦草俚句恐汗香塵之目故思欲感羞耳馨如接來一看只見上寫著宮娥題葉的詩題再看其詩云

一葉寄相思 淚滴芙蓉濕 水流宮樹陰 禁外空秋色

馨如看畢微笑道相公佳作雖妙於今日寒爾之時覺太淒涼了些或相公別有所思則妾又不能逆探矣若蘭笑道此實照題戲咏何有言外之旨小姐可謂多心矣馨如道既如此待妾亦吟一首呈教但隨興所之倒不謔步原韻了一頭說一頭拈筆迅掃成七言絕句一章道

自憐年幼那知情 紫禁無聊對月明 記得御溝題葉句 殷勤原是寄良人

若蘭看畢不覺擊節歎賞道我蔡若蘭深處閨中焉能見此詩文勁敵馨如接口問道相公男子何云閨中若蘭自知失言不覺杏臉微紅支吾道那個說閨中來我說的是家中想是你聽錯了馨如笑道相公說是家中就是家中了亦何必爭得但既家中却不該說深處耳若蘭深悔一時失口亦不更辨默默的走了出房馨如見此光景心下十分明白

到得晚間留心察訪自却假寐等待若蘭睡熟了即悄然而起搗燈近床輕輕的伸手胸前一探再向脚後搗被一看驚訝道我原曉他不是男子但不知何故如此喬妝那隨來的紅渠難道倒是個真男子不成看他行藏舉止却又不像個奸盜之流如今且嚇他一嚇看他待怎生的因掀被大呼道何物狂婦喬妝假扮了來愚弄我們若蘭從夢中驚醒見已被他識破便跳下床來笑道小姐不必發怒聲張此事並非我喬妝了來愚弄小姐乃令尊自來愚弄喬妝耳馨如見說亂嚷道你來快了我終身之事怎麼顛倒說我門愚弄了你益發可笑之極了若蘭道若說起小姐終身還該酬謝我才是知恩報恩的道理怎麼反責罰起我來馨如大笑道反覆陰陽顛倒男女若非過謬而私奔定因負罪而出走能保得我不送你官司訊究已是莫大之幸倒還思量酬謝真乃奇談了你如今且將自己始末根由明白告訴與我因甚喬妝逃走倘若半言隱漏決不輕縱若蘭道不瞞小姐說因是良人流落自欲跟尋又恐道途不便故爾改妝出走不期遇令尊於淨寺不知就裏認作真是男子遂強逼高誓之令作畫眉之客此時若非小妹一允則小姐已將爲宮中之人矣即使不爲宮中之人當此婚嫁如麻之際而令尊復汲汲於得婿爲快豈暇擇配以小姐之才貌倘悞落於庸人之手則終身莫可如何矣幸小妹假居坦腹之床暫權夫婿之號而一則免點選之患再則可以徐圖佳耦是非有造於小姐乎乃小姐反欲

送官訊究恐令尊知法犯法亦不免匿報抗旨之罪耳馨如聞言笑道婚姻之事皆由天定豈人力所能維持然前言實亦相戲幸勿見怪但未知尊居果係何處今欲改妝何往乞賜實言當遣人送歸尊府何如若蘭自忖道若說出真情却有許多不便不如且扯他一謊依棲在此候訪得陳宅事安王生僥倖再作歸計未遲因笑道家父姓王名節乃富邑之裕民將小妹自幼許嫁本地秀士蔡生係是寒儒家徒因墜於三年前遊學京畿至今不歸家父疑其已死遂便寒盟將妹另許他氏妹念爲婦之道從一而終豈可以貧富爲念易此不二之心故只得暫別椿庭而私走方將假扮以尋盟不料令尊一見強致諸甥館今既被小姐窺破行藏反望見留爲幸若欲送歸誠恐家父不悔初心耳馨如聽畢道姊姊真心勁節直駕古媛使妹不勝佩服今既不棄欲留當結爲閨中良友但不識紅渠何人也若蘭道此乃妹之侍妾亦係改妝因喚紅渠入房驗亦女子馨如撫掌大笑道妹固知姊非男子今果不出所料也若蘭亦笑次早起來若蘭紅渠俱復了女妝若蘭又同馨如來見丈人丈母誠齋忙立起身見禮問馨如道此位小姐係何宅閨秀這般至早到來馨如掩口而笑道是令坦蔡若蘭小姐誠齋道我兒又來隨口游戲了若蘭乃是男子豈巾幗者耶若蘭向前跪告道賤妾果係若蘭有犯葺蕙混珠之罪望大人原宥誠齋見說忙扶起仔細一認果是若蘭不勝驚訝道賢婿爲何如此打扮難道果是女子這也

奇絕了但不知何故却番妝爲男而昏夜棲皇路殊令人不解譬如即將昨夜之事細述了一番誠齋道原來如此有古列女風可敬可羨既蔡兄游學在都此番正好同我進去訪求亦是天憐貞節有此奇逢若蘭道蒙二位大人青眼相看真乃捐軀莫報願拜爲父母不識大人肯容納否誠齋道如此甚好但老夫婦豈敢當此若蘭納頭便拜誠齋夫妻大喜分付治酒管待正是

女子乘龍事已奇 又驚快婿作蛾眉 一番異事重番見 路入盤陀轉轉迷

自此之後竟以父女姊妹相稱又過了兩日誠齋正欲起身不期醫如忽害起病來誠齋忙延醫調治了數日方得少瘥因欽限急迫只得帶了若蘭并紅渠等先自擇日上京不提再說夏元虛自從在其志園中受了那場羞辱回家又被瑤枝曉得取笑了幾句心下又羞又惱足足在家納悶了一月後來聞得點選宮人之事因恨瑤枝每每相侮心中想道何不趁此機會便斷送了他一來遠去京都管我不著省得在家時凡事俱爲掣肘二來像他才貌點選入宮倘聖上一時寵幸起來我夏元虛倒不失爲楊國忠豈非一舉而兩得算計定了竟悄然來至縣中當堂舉報知縣問了姓名籍貫卽差皂快四人領了一乘小轎同著元虛到家抬人元虛一路與皂快說道我家這個妹子甚是尖酸須要騙得他出來才好下手不然被他走了却與我無干皂快道大相公分付小的們自能理會因

向元虛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怕他出走到那里去元虛點首叫好且說瑤枝晨妝方畢忽見小鬟走來說道仁和縣裏差人在外說皇上追念先老爺忠廉并小姐純孝特賜恩典到縣要小姐同大相公親去縣中拜領瑤枝見說笑道既蒙聖上恩典必有資旨之人何不竟至我家劫先到縣中恐是訛傳只見元虛走入道此係朝廷優旨賢妹何不速行致招慢君之罪瑤枝道既如此理該哥哥前去何須妹子出面元虛道因朝廷聞你千里扶柩三年廬墓的孝行故特旌獎怎麼我去代得如今縣中差人現在外面妹子出去便知明白瑤枝不知是計只得走出前廳却見四名皂快上前問道這位就是夏小姐麼快請上轎到縣接旨早見外面抬進一乘小轎瑤枝心下恍然道是我中惡兄之毒矣因向皂快道列位請不必催迫此非旌獎的恩典乃是點選的恩典了皂快一齊吐舌道天下有這等聰明女子可謂女中丈夫因說道小姐高明既已識破是不必小的們說了惟求小姐作速上轎瑤枝道從此長辭鄉井遠入皇宮也須拜別祖宗并合家大小豈便忽忽就道老僕夏忠憤然道外邊點選繡女只點選得庶民家女子我們鄉紳人家小姐却如何有得到你點選你這縣裏皂快有多大敢到我們紳宦人家來狐假虎威是這等放肆皂快笑道大叔竟請息怒這是皇帝的旨意本官的差遣和你家大相公的舉報與我們有甚相干你有本事去回得官覆得旨我們難道定要做這冤家夏忠嘆道我家

這個大相公是虎狼爲心的所以如此難道你家老爺也是虎狼爲心全沒些兔死狐悲之念况先老爺在日不但無罪於朝廷并還有功於社稷就到皇帝面前也是講得過的當下却倒是瑤枝道此實朝廷之旨雖是大相公不仁皆因我命運不齊所以遭逢如此今日事到其間說也無益你若念先老爺之恩只要心心念念保護大相公莫使他入於下流就是你的忠心了夏忠泣道大相公這等薄情小姐倒還念他怎小人想老爺在日把小姐珠玉般珍惜今一旦遠去京都雖在皇宮之內有何好處小姐却便輕身願往瑤枝笑道總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事已如此不必多言因分付點起香燭先拜辭了祖先再欲尋元虛分別時已不知避往何方因悵然上轎而去家中大小俱各灑淚咨嗟了一回瑤枝來到了縣中知縣將花名編入了冊交與內監過不一日各縣應選之女俱已足數即便起程此時浙江所點之女約有六七百名開出大船六七十號這日也有父母相送的也有兄弟相送的也有親戚相送的一路難捨難分啼啼哭哭好不酸楚正是

君恩浩蕩互長天

盡願承恩到日邊

獨念臨歧成永訣

那教愁思不纏綿

不知夏瑤枝此去京都怎樣一個收成結束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作假婿似易也而若蘭覺殊苦難應點選良難也而瑤枝若甚輕易一何其懦一何其勇蓋作者用意原欲一作淑慎佳人一作俠烈好女然出俗筆必竟寫得判然兩

樣若冰炭不相入矣此則於若蘭之對馨如亦自有俠烈氣瑤枝之囑夏忠總只是淑慎語考其所由異究其所以同才子胸中煞是義理充溢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七回

金山寺元虛過盜

詞曰

鸞爵仗朱提妄想天鵝吃遺過紅樓忽有情露出真消息
金山月色寒楚水波瀾
急草澤相逢面目兇揮刃相殘滅
右調卜算子

說這夏瑤枝爲元虛所賣雖慨然就道到了船中未免見景生愁思鄉動念同舟雖有幾
個村姑却也無心款接惟有終日納悶而已不一日行抵鎮江因天色向暮暫停舟於大
江口是夜瑤枝見衆女子俱各酣睡自卻輾轉難寐輕輕啓窗一望却是大江只見月淡
星稀風微水靜寒氣滿天人聲闕寂瑤枝不覺拊心長嘆道我夏瑤枝何薄命一至於此
耶憶向者父母生我之時曾夢庭長玉樹言異日不作庸人之婦每欲覓一快婿不幸幼
失慈母旋又父歿致爲惡兒所害遭窮途之落窶撫長夜以淒涼我想此去宮中有何好
處倘是君恩如水則玉嬙之琵琶今日我夏瑤枝又是個接手了卽或天寵優渥而太真
之埋玉亦且遺恨至今算來終不是個好了局因又想起春閨虛墓歸來在湖亭所遇那
生風流個儻頗爲可意恨只是匆匆一面不曾曉得姓字遂如大海一萍念上蒼既生我

這一副才情何不使我一展才情竟至如此一個紅顏薄命的下場頭今對此朗月澄江可惜螻蟻微命倒不如投作波濤之鬼也還可配享采石青蓮想到此處不禁悽然悲泣正爾對著大江哽咽忽然捲起一陣旋風覺得毛骨俱悚瑤枝舉目看時只見烏雲四起霎時星月無光船內眾女子叫道這般大風却開著短窗吹得我們好不寒冷怎麼還不閉了瑤枝也不回言即便閉了那窗和衣睡倒只聽得風聲愈大浪頭船舫人聲喧沸船家在後梢大叫不好了颶風發了一霎時間風猛浪高水激纜斷船家把捉不定那船被打出江心不消三四個排空濁浪早已船底向天一衆裙釵都做了水晶宮女不期事有湊巧蘇誠齋入京的坐船這晚却好泊在大江下流因見風過浪息依舊一天星月誠齋乃推窗而望正玩那江山之趣只見上流頭有一物浮沈而至好像是一個人負著片板流下誠齋急叫撈救上船却原來是一個女子已是淹得半死的了忙叫侍女們扶至後艙叫起若蘭小姐換去身上濕衣灌了些姜湯熱酒漸漸蘇醒叫了一聲暖暖揜開兩眼見不是自己舟中因向誠齋若蘭等道薄命之人自分當死長江何幸又蒙撈救誠齋見他舉止幽閒談吐不俗知亦是宦家之女因問道聽小姐口音好像是武林人但不知是甚姓氏因何至此却又沈溺江中瑤枝告道妾乃仁和夏英之女因先君早背獸心之兒將妾舉報宮人故應選經此不期忽遇大風遂遭覆溺已分葬於魚腹乃荷蒙拯救全生

再造之恩捐軀難報誠齋見說點了點頭道原來是夏年兄的閨愛却遭如此顛沛可勝浩嘆本縣乃前任錢塘縣蘇誠齋因是欽取入都停泊於此遂得撈救小姐足見小姐吉人天相故使本縣貪看江景夜深未寢因而望見也瑤枝道原來就是錢塘蘇老父母賤妾螻蟻餘生皆老父母所賜老父母請上容妾拜謝誠齋再三推辭方始受了半禮又與若蘭也相見了若蘭道小姐雖是受此一驚却喜脫離虎穴倒是去凶就吉也瑤枝道流離薄命幸遇老父母及小姐救拔雖免入宮之役終屬無吉可望耳誠齋道此舟一俟天明即要開行本該著人送小姐回府奈在途次不便兼亦不能放心不若權與小女作伴同上京都况本縣雖赴欽召之命陸遷諒亦外任那時却送小姐回杭不識小姐以爲然否瑤枝道荷蒙老父母憐念深恩真乃感銘五內但此身係老父母所賜再生是即生身父母也更欲何歸願拜爲父語罷即倒身下拜喜得誠齋連忙還禮道如此甚好但恐老朽窮宦無以克當奈何瑤枝拜畢起身又與若蘭從新序禮姊妹相稱次早開船同上京去正是

巽二無端掀濁浪 須知有意覆行舟 花開花落誰爲宰 萬事隨天不自由 且不表夏瑤枝拜誠齋爲父和若蘭情投意合甚是契愛再說夏元虛自從將瑤枝舉報點選入京心下十分得意日日與畢純來做了伴不是湖舫宴樂就是妓館逍遙一日因

天色陰雨在家覺得寂寥著人去接畢純來到來兩個煖酒對酌飲至半酣元虛道晚生再過幾日便要入京會試但念迢迢遠道旅况淒涼若得老先同往方覺有興不愁寂寞矣畢純來道途路之闊原不可無一二知己同行若令小弟作伴果有興趣奈舍間乏人支撐弟一出門倘有不足之處便無從料理耳元虛笑道這有何難老先肯欣然同往時便是十分情分府上如有缺乏晚生分付了家下覓到舍來取便了畢純來道雖蒙盛情如此但小弟之心有所不安耳今吾兄既必欲小弟隨行即有些些家務亦只得捨命陪君子矣只要他日吾兄進士到手後肯垂青一二就是無窮厚誼了元虛笑道晚生雖是應名會試只好奉陪那些中進士的朋友若妄想自己中進士却去消遣這些奉陪的朋友那里有許多進士才輪得到我晚生畢純來道文章自古無憑據那里預先定得來但以吾兄的高才自必皇都得得意元虛笑道晚生如果高才前日須不受那蔡其志的氣了難道老先還不知晚生之腹向來空空如也的麼實不相瞞這名舉人也還從四員來的哩畢純來也笑道如此說時老兄竟是個白木才子了既然這等今番上京何不多帶些金銀索性再四員他一個進士豈非全美况小弟都中相知不少當爲效勞也元虛道秋間爲這舉人用去四五千金雖然僥倖成功却也不見十分威風至今懊悔不已若要買一個進士怕不要萬金之數我有這若干銀子在家好不快活却定要這進士何用畢純

有符咒併詩依法擊走花妖的事細述了一遍誠齋與畢純來大駭道天地間原有這般異事但不知是何妖物以致千里遙知寄書除滅也儒珍道今據紫兄詩意並秋麟揣度起來依稀是玉芙蓉之妖昨日秋兄與小婿一時心驚膽戰惟見一道金光自窗中飛出實不曾看得明白不知果是花妖也誠齋道不錯的那揚州署內果有白色芙蓉自秋麟夜過之後其花忽枯原來有此怪事若非畢兄攜書而來怎得明了如今妖孽既除瑤枝姻事還是如何儒珍道姻事之說蒙已允諧但小婿忝在門下執柯未便耳誠齋道既是如此即煩畢兄作伐豈不妙哉畢純來見說深深一恭道藻鑑精明既得雀屏之選何須更備斧柯但業蒙見委當效贊襄來日容往訂盟誠齋大喜致謝畢純來便別了誠齋翁婿一路回家次日到秋麟那邊說知來意秋麟不勝欣喜道蒙老先辱爲執柯作合之功決不敢忘今日畢純來笑道吾兄郎才女貌天付此奇緣不佞聊爲二姓傳言何功之有今者種玉之緣已就納采之禮未成似宜早卜良辰先行求吉其花燭之期尙容徐擇秋麟連聲頌教當下秋麟因會試伊邇忙擇日打點行聘大婚之期亦即擇定在次年會試之後正是

一飲瓊漿百感生 元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自是神仙宅 何必紛紛上玉京
再說儒珍見秋麟姻事已定心中喜慰亦因會試期迫與秋麟約定在蘇州相會一同上

京自己却先幾日同馨如前往嘉興一來因是俗有回門滿月之例二來就好便道入都也夫妻兩個來到誠齋衙內拜了丈人丈母又與蘇日相見蘇日欲執師生之禮儒珍不肯道昔日雖是師生今日已成郎舅豈敢復受此禮蘇日道一日爲師終身是父况受業年餘敢以郎舅爲藉口而廢弟子之道耶誠齋道吾兒之論雖是但在姊丈何安倒不如只行常禮的脫灑些蘇日因便作了四揖儒珍回揖方罷抬起頭來忽見紅渠侍側吃了一驚却不好便問得又不知是他又不知蔡小姐果死與否心下驚疑不定不覺的一雙眼睛對著紅渠看得呆了原來誠齋自安了瑤枝姻事杭州回來若蘭將自己行踪從實向誠齋說了誠齋方囑儒珍卽係伊夫其志卽係伊父當下儒珍到來再著紅渠在外識認見儒珍果然看得有因因笑向道賢婿莫非認得此女麼儒珍道實係有些面善但不知他可正喚紅渠紅渠見說不等誠齋回言便上前道原來果是王相公倒還認得我叫紅渠小姐爲了相公吃盡千辛萬苦相公倒大小登科好不飛揚自得也覺太忘情了些儒珍見果是紅渠不勝驚喜亦無暇分辨並非自己忘情的話只忙問如今小姐那里你劫緣何在此紅渠因將小姐不肯改嫁男妝逃出偶遇蘇爺招贅作婿後被識破認爲繼女之事細細述了一遍儒珍大喜道原來如此但我只道小姐盡節江心故蒙蘇爺不棄更結絲蘿既是小姐在此何不早說真情與蘇老爺便省一番周折今却奈何誠齋道賢

人因同赴妓院早有粉頭迎入坐定便問道二位相公貴處像是杭州但未知尊姓畢純來道我姓畢曾做過天台典史這位公子相公姓夏是今科簇新的舉人因上京會試在此經過向慕貴處女色最佳故特停舟闖門上岸走訪不知大姐名姓亦要請教那妓女笑道原來是一位新貴相公一位舊貴老爺失敬奴家名喚虫二姐今年十八歲了元虛道如此該是重九怎麼叫做虫二虫二笑道不是這個重字乃虫蟻之虫二三之虫畢純來道這却怎麼解釋取得甚是不通虫二道當初也是一位舉人相公取的道奴家容貌標致真是風月無邊故名虫二元虛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倒也取得有理但我方才所言重九正合著大姐年年十八歲也取得不曾差虫二將元虛噉了一眼道相公倒會取笑人我今年才說得十二年十八歲哩那里就是年年說罷一齊大笑畢純來道閑話少說我們且打點吃酒罷虫二便叫湯保去備辦將來三人飲了一回元虛道悶酒却難吃畢老先請生發生發方覺有興畢純來道這樣生發還是擲色還是猜拳還是行令虫二道自然先行了令却再猜拳枚擲色畢純來見說想了一想道既要先行酒令我說一個席上生風要四書一句合著免飲若是合不著罰三大杯元虛道簡徑些才好怎麼這等絮絮煩煩那里就合得著虫二道絮煩些才有酒吃哩畢純來便自己先飲了一杯道三月不知肉味虫二道阿彌陀佛元虛道爲何念起佛來虫二道畢老爺三個月不吃肉

乃是奉長齋的了。怎不要念佛。畢純來笑道：這是一句四書合著席上這一碗肉，故叫席上生風。虫二道：原來如此。如今該是夏相公席上生風了。元虛亦飲乾一杯，道：不敬何以。畢純來笑道：兄說差了。要奉敬三杯。元虛嘆道：那一碗不是齋。難道倒是烏龜不成。遵著令席上生風，如何有得差來。畢純來道：不敬何以。別乎乃是這個別字。圈聲的，所以要敬三杯。元虛只得受罰。因悔懊道：早知如此，何不說了肉。不知禮虫二笑道：奴家正想得這一句，又被夏相公說破也。飲了三杯罷。元虛道：這行令大費心思，還是擲色猜枚，洒落歡腸的好。三人因又呼盧呼白，至醉方休。當下畢純來先辭回船。元虛留宿院中。虫二見他是個有錢舉人，枕席之間，加意趨承，弄得元虛十分得情快活，極了。不覺露出心事，道：我進京去，若買得一官回來，必竟要娶你做如夫人。你可肯麼。虫二道：蒙相公貴人抬舉，豈有不肯之理。但相公會場高發，自可得官。怎麼却要去買。元虛笑道：不瞞你說，恐怕不穩。故帶得有萬兩白銀，思量去鑽謀一名進士。虫二道：原來如此。自然這家見的功名，穩似那詩云：子曰的，又且省力。奴這裏從明日爲始，閉門謝客，專候好音。却不要忘了方才所言。元虛道：這個自然正是。

一夕歡娛雖有情 誰能邂逅便知人 休將心事和盤托 自古青樓近綠林
說這夏元虛和妓女虫二情迷意戀，難描難分。一住不覺十日，被畢純來再三催促。元虛

無奈只得別了虫二，快快下船，又行了數日，已到鎮江。因天色尚早，又趁著微微的順風，隨出了口子，便是大江，行不上二十里，不料陡轉了大逆風，一時手忙脚亂，隨風帶舵，直打至金山脚下，只得將船泊定。且暫歇宿，首夜更餘，忽聞賊聲大震。元虛從睡夢中驚醒，掙眼一看，只見一夥強盜明火執仗，打入船來，將元虛和畢純來，夏留一併拿住，大叫獻寶。拔刀要砍，嚇得元虛等跪下求饒。道：財物盡在船內，任憑取去，只求饒恕狗命。那強人夥中一個道：這千人拿了銀子去買官做的，其心不善。我們如今與他一個水利廳做做，何如。衆強人齊聲應道：有理。得了他那錢財，也正該與他一個官職回去。便一齊動手，把元虛等三人綁縛了，拋入江中。原來這都是元虛在虫二家露出買官的消息，說有萬金，動了花娘的貪心，隨與龜子商量，糾合這夥強徒，一路尾來，却值那夜落荒湊巧，即將財物連船劫去。這也是元虛妄想之報。且說他當夜落水，幸喜綁得還鬆，用力掙脫，在水中摸著船上打下一扇窗板，便挽住了。隨波逐浪的浮沈了半夜，傍到岸邊，慌忙爬起，只見蘆葦揭揭樹木森森，四望風雲黯黑。元虛又飢又冷，且恐且悲的，隱伏在草澤間，看看捱到天明，抬頭一望，前面都是高山峻嶺，也不知是甚麼去處，又不見個人影，只得向前亂走走，不上一里，叫聲不好，翻筋斗般跌了去。原來是暗伏在那里捉虎的羅網。元虛心慌，步急不曾看見，走去踏著關鞞，把身子懸空掛起，只聽見一棒鑼聲，山凹內閃出十來個

彪形大漢一個個手執鋼叉趕來衆人見不是虎却是一個人放將下來問道你是什麼人敢大膽在此行走元虛哀告道可憐小人被盜落水望衆好漢大發慈悲指引小人一條出路雖死不忘恩德衆人道你知這里是什麼所在乃俺們海外的山島却來亂撞怎的當下不由分說把元虛綁了解投山寨來只見

岩堯宮殿雲霓現 重疊戈矛霜雪寒 虎帳賊風雄海外 別留氣象擬樓閣

不知夏元虛這番禍福如何下回自有分解

評云此回寫夏家兄妹殆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深得三教垂戒之旨固已然亦只是隨筆燭成並非有意爲之輒效街坊說因果道人態也須看其一則墮江遇救一則甫離一險又經一險入於習坎令此好吃嚇不迭叙得何等生動有致若出俗手安得有此飛舞妙墨乃至或作元虛於揚子江頭遂賦懷沙若夏留者技更未矣

繪像鄧花仙史

第十八回

定海關文士談兵

詞曰

才智如神英雄那怕奸雄傳傳觀兵出入天然武 三略六韜談笑雄如虎何須坐立書露布功就身遺通

右調點絳脣

却說夏元虛被衆囉囉不由分說押至山寨來稟寨主道囉囉們奉大王號令在山下張網拿虎不知那里來這個大膽的人撞入網中被囉囉們拿得不敢自擅特解來請大王發落那大王見說大怒道你這該死的賊囚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却敢大膽在此行走莫非是中國奸細到這里來打探消息的麼你可從實說來若有半句虛假喝叫刀斧手伺候著元虛嚇得魂不附體忙叩頭哀告道小人實係浙江人氏姓夏名元虛乃今科舉人因會試進京路由金山不期遇著綠林好漢劫去行李推入江中幸扶著塊船板隨風打至岸邊因不識路徑亂走逃生被寶寨拿來並非奸細望乞大王饒命那寨主又問道你既不是奸細乃浙江人姓夏可曉得吏部夏英麼元虛道這是先父已亡過四年了怎

麼不曉得那寨主見說慌忙跳下虎皮交椅雙手扶起元虛親釋其縛道既是這等乃夏公子了嘍囉不知衝犯死罪死罪忙取出乾衣與元虛更換了重復作揖遜坐元虛不敢道蒙大王不殺之恩解衣之惠已是格外如何又好抗禮那寨主笑道夏公子不必太謙竟請坐了小弟非別乃令先君所薦拔定海關總兵萬斛珠也元虛見說方才放心道原來大王就是萬總兵聞已投降海外緣何卻在此做起這般勾當來萬斛珠道當日定海兵敗圍困甚窘無奈差人求援豈料奸相專權移會各鎮不許發救兵反又差官前來催戰維時進退兩難計無所出只得負尊大人之薦而效李陵生降來至大寨蒙寨主收留後因寨主病故衆人推尊小弟掌此山寨然每念令尊大人知遇之恩自恨無門可報今幸天賜奇緣故使公子乘險至此元虛道這樣奇緣倒情願千年不遇也罷了不瞞大王說小弟因恐防會試不中意欲到京資緣一名進士故帶得有萬金之數在船豈料遇著那夥強盜都被天賜奇緣了去萬斛珠笑道原來如此當下便分付治酒與夏爺壓驚又叫幾個女子出來行酒飲至半甜元虛道先父爲兄定海之事被賈賊劫奏連小弟都要問罪以致先父病歿在京靈柩幾不能歸葬那時倒虧舍妹有些見識是他伏闕上書辨明冤枉方蒙朝廷開釋扶得父柩同來萬斛珠見說忿然作色慨然長歎道此皆小弟之故以致累及公子小弟雖苟安於此恨不觀兵都下斬除君側之奸爲天下人洩忿然

後自刎天子之前以報令尊大人於地下方快我平生之願元虛笑道這個倒請免費勞心若是大王念先父之恩欲圖報效時弟想寶寨中財物必多不如見惠白金萬兩令小弟上京去買個進士做做與先父爭口氣便是存歿俱感省得觀兵都下也要殘害生靈却反增罪業哩萬斛珠笑道公子所論甚是但現係海外四處關隘俱有官兵把守豈能飛渡至中華耶况看來仕途甚險公子亦何苦斷送此頭皮倒不若小弟在此雖負叛逆之名反是安全之算也元虛道極蒙大王垂愛殷切然小弟心內終不能釋然於父母之邦爲將奈何萬斛珠道此亦不難現因山寨乏食欲至盪波打糧軍中正少個智謀之士想公子新膺鄉薦年少多才自必熟諳韜略倘不以草澤爲嫌乞暫留做寨爲小弟籌畫一二俟攻破盪波即覓便送公子回府何如元虛見說心中暗暗好笑道再不道我夏元虛有人請做起強盜軍師來倒也威風好耍如今總是身不由主且落得燥脾一回亦是千載奇逢因答道重蒙大王見委敢不盡心竭力但恐碌碌庸才不足任軍旅之事耳萬斛珠大喜道公子不必太謙得蒙俯允小弟之事必濟矣因叫左右取巨觴過來二人豪飲至大醉方休正是

海外無端逢故舊 漫教白木典兵符

按下夏元虛飄流海島竟做起軍師來再講畢純來那夜同被盜落水浮至淺處大叫救

命却得金山寺念夜佛的和尙聽見了撈救起來次日見夏留的屍首浮在水面上却不曉元虛下落量來亦是淹死的了心中不勝孤悽身畔又無分毫錢鈔只得渡過江南一路作齊人而歸這且住表卻說王儒珍那夜在秋麟房中聽了嬌縮之言連夜追尋至錢塘江口不見蹤影認做若蘭已死十分苦惱後見紫宸到來將秋麟一片爲朋友熱腸不料蔡宅令嬌縮代嫁到來以致不能會合如今打發嬌縮回去怎樣向蔡老理論的話細細敘述一遍儒珍方知若蘭不死逃在他母舅家中不覺轉聲爲笑後聞蔡其志着人塘棲去接不來再差人四下尋訪亦無音耗儒珍又不覺轉笑爲聲依舊愁腸百結寢食俱忘一日正將若蘭在埋劍園做的柳枝咏在那里覩物傷心忽墨童報說蘇陳二相公到來儒珍正欲出迎只見紫宸秋麟早已步入書房連忙上前相見紫宸見儒珍淚痕披面形容憔悴因勸慰道天地之間生離死別雖最感傷然事已如此還須節哀今吾兄悲痛之情無乃有所太過乎儒珍道小弟之悲非悲離別乃悲若人之節與義耳始其父以小弟孤寒頗有鄙薄之意彼小姐獨不以貧富爲心園中一見贈我以詩勗我以言殷殷之意至今猶銘鏤心骨後弟科場失意其父因之悔盟而另屬諸秋兄彼小姐獨不慕富貴之良姻而甘守貧賤之一諾至於以死繼之彼以閨中弱質猶能謹守節義若此弟昂藏七尺軀豈反不以節義報之耶秋麟道小弟初心惟恐墮奸人之局故冒嫌聘定是亦緩

兵下策然正可徐圖好合不料又遭點選之事倉猝便要完姻一時窘迫不知所出幸得紫兄相商醉兄於酒樓納兄於洞房以爲從此得成全美乃丘嫂之節烈誠非意所及遣侍女代嫁以全父命甘江中一死而盡女貞此雖千古流芳實亦一時不偶今既珠沈玉碎哀痛亦屬徒然還望吾兄擺脫一切勿再爲無益之悲而致有傷尊體也儒珍道蒙二兄見慰深感盛情但兒女之私不能自恕亦何惜此微軀而徒使貞魂含恨於清波碧浪甘作不情人耶紫宸見說艷然不悅道據兄之意竟欲將父母遺體作我身投報之具耶恐修夫妻小節而致冒不孝大罪耳况丈夫意氣要當慷慨今作此兒女之態不識自命爲何如人也儒珍改容相謝道蒙兄藥石之言敢不銘佩奈起居服食間種種觸目傷心不能遺去不識兩兄何以教吾秋麟道兄終日兀坐足不出戶何能使此事去懷若遨遊山水放浪忘歸或酒或詩惟意所適歷時既遠自消融於不覺矣儒珍道如此固妙但知己如兩兄想不日當計偕北上弟又向來寡交踽踽一身何堪遊涉詩酒之興亦且索然弟恐兩兄去後更添一種離愁別恨行將問我於枯魚之肆耳紫宸道吾兄在家既爲景物所感以致不能開懷何不離却杭城別瞻馬首日前家叔臨行因迫君命未遑挈眷曾囑弟訪一西賓教授舍弟讀書吾兄倘不棄嫌謹當專誠拜請况舍間園林之勝頗稱四宜吾兄設帳於彼或可藉以遣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儒珍自忖在家量沒甚好處

且亦久慕九峯三泖之勝何不乘此一遊因答道深荷吾兄見愛敢不遵教但學愧名賢恐不勝儉腹之憂耳紫宸大喜道黍在知交何必作此套語既蒙俯允是亦舍弟之幸明日即當拜請登舟秋麟道儒兄既就絳帳之約紫兄亦赴青錢之選二兄行色匆匆俱於兄擇於何日起身何不訂定一期竟到舍同行豈非絕妙秋麟道弟亦頗有此意但家君現染微疴須俟全愈方可動身故未敢與吾兄相約耳紫宸道既尊翁年伯抱恙吾兄如何便能遠離竟俟明春在京邸相會矣三人因次日即欲遠別當下是儒珍叫墨童去沽酒來共飲至更深方散正是

惆悵臨歧成底事 爭如且覆掌中杯

次早儒珍收拾琴劍書箱帶了墨童同紫宸辭別秋麟一同下船不一日已抵松江到了紫宸家中而誠齋三日前已動身矣紫宸先安頓了儒珍乃進內來見孀母弟妹說起所延之師是自己至交好友因又問妹丈緣何不見莫非同叔父進京去了麼馨如見問掩口而笑蘇夫人道那妹丈是箇女子改妝的被你妹子識破方才道出真情却因丈夫遊學京師久不見歸其父逼令改嫁所以換妝逃出原欲上京尋夫不料你叔父錯招爲婿如今仍復原妝認爲繼女已隨你叔父都中去了紫宸見說不勝驚訝道如此說來又是

一位蔡小姐了何一時節義之多也蘇夫人道他家姓王那遊學的丈夫却也姓蔡紫宸道原來如此便是今番小姪請來的王先生其外家姓蔡他丈人嫌婿貧乏也要將女兒寒盟另嫁那小姐立志不二逃出投江所以小姪是這般說蘇夫人聞言也不免嗟嘆了一回再說紫宸擇一箇上學吉日館儒珍於後園書房率弟蘇日拜從受業紫宸因試期已近把家中事務料理一番辭別了儒珍并合家大小便起身進京一路並不擔擱星夜來至都中先去尋客店安放好行李著劍童照管了自却同蘇定來訪問叔父消息原來誠齋雖蒙欽命因是不會迎奉得買學士不容他留京供職選了楊州二府著即赴任所以不及候紫宸之到已匆匆出京只留得一封書子令老管蘇通在京守候當下紫宸將書拆看備知一切不勝嗟訝道取舍陞降乃係國家政典豈有不由天子而權擅私門者我若僥倖寸進必當掃除此輩方快生平因叫蘇通同至那客店作寓過不數日已屆試期却並不見秋麟到來放心不下去訪問浙江的會試舉子方知因了了父憂故不能下場紫宸不勝歎息只得去打點自家試事三場既畢候得天門放榜紫宸中了第七十二名殿試又高列在二甲第十一名紫宸不勝之喜飲過了瓊林宴拜過了座師再又去會同年連忙了好幾日因是殿試名次在前竟在都候選不意候了月餘名次在後的都選有衙門紫宸却並沒些响動心中疑訝便去打聽却是因不曾有發見之禮到買學士那

里所以不得即選紫宸當下大怒連夜修成本章劾賈學士任奸逐賢用邪排正欲請上方之劍斬取佞臣之頭蘇通諫道太老爺專因剛直外補今老爺纔得一官便又要去惹禍衙門雖不曾選那進士是總在的閒是閒非管他怎的這本還是莫上罷紫宸冷笑道你却曉得什麼騙君側之奸除國家之害乃我分內當爲之事不用剛直將性柔媚耶蘇通道賈學士赫赫之勢恐不易驅除况朝中多少大臣尙自不敢開口却要老爺今番來出頭蘇通看起來那做官越是隨風倒舵的越得與任何苦定要去這忠臣紫宸慨然道盜作斷頭之鬼不爲無舌之官休要休管我自處次日侵晨竟將此疏上了原來故明制度凡有本章皆係內監經收轉呈御覽那內監們却都和賈學士相通見是劾他的罪款即便捺起不與奏達反把去獻與賈學士賈學士看了大怒道原來就是蘇樸的姪兒他才中得名進名便要想與老夫作對真乃可惡之極當下就思量尋事中傷紫宸奈紫宸有官無職並無空隙可乘只得權且忍耐不期事有湊巧恰值浙江報海寇作亂攻打定海等處地方總兵都被殺死勢甚猖獗賈學士見了這道告急文書正中下懷道蘇星這小畜生死期到了我如今就此機會舉薦他一本道他廷試他策大有經濟之才忠勇之氣若令提兵勦寇必當師出有功量這小小迂儒曉甚軍旅之事分明以狐豚飼猛虎豈不妙哉計筭已定次早便上了一疏天子准奏即勅賜兵部郎中之職權掛都督印

綬提兵征討候凱旋之日另行陞賞紫宸見了這勅旨明知賈學士弄權却倒喜悅道他只因我怯弱書生不知我是錚錚鐵漢焉能奈何得我反是那班同年俱各忿忿不平來見紫宸道我輩皆係文人惟聞俎豆之事豈嫻軍旅之務此必是老賈與兄有隙所以假公濟私置兄死地耳不然焉有文臣而選武將者耶我等明日約齊衆年兄同年去繳那旨若是如此時銓選無定而綱紀蕩然矣紫宸笑道荷蒙衆年兄垂愛之意弟亦非不知奸人盜柄但念事屬朝廷則食君之祿者固皆宜分君之憂耳衆進士道如此說時年兄竟肯奉命而往麼但這征戰之事一刀一鎗乃是性命攸係的所在須不比在窗下弄筆頭哩紫宸大笑道大丈夫須當馬革裹死豈可懼而不往諸年兄請勿費心弟自有伎倆衆進士相顧吐舌道天下有這般不怕死的真箇是硬漢但十年窗下不容易掙得名進士既要如此却也何苦如此今蘇年兄主意如此吾輩只得暫別即便拱手散去紫宸次日果然領了兵符陞辭天子先打發蘇定到叔父去報信自却同蘇通劍童統領三千鐵騎星夜出都傍道來至定海自有兵馬迎接入境次日登城觀看形勢遙望賊營軍容甚整紫宸歎道草澤之中正未必無能者固莫怪總戎敗沒耳時有權掌總兵印叅將洪儀在側說道海賊甚爲跳梁不識都督戰守之策亦可使未將預知否紫宸笑道兵行詭道或戰或守豈能定得大約欲戰先守欲守先戰一則假形其弱一則故示以強所謂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然後或因天時以制勝或因地利以制勝或逸已勞彼而得勝或以瑕乘隙而得勝量力審權原非毫無定見臨機應變亦豈預設成心何可以片言決哉洪儀道都督運籌一室決勝千里固是如此但賊渠亦頗號智勇未可輕敵依未將愚見不若勒兵固守彼以海外遠來必艱於糧俟其食盡自然退去因而乘勢擊之當可一鼓下也紫宸笑道量此鼠輩豈果勁敵直用一靴尖踢倒耳况彼屢勝氣驕尤易摧敗旬日之間當見獻俘闕下與諸君叙綏寇勳何得以堂堂問罪之師顧按兵不動任賊猖狂須待其乏食而後斃之耶汝勿多言我自破賊之法洪儀唯唯而退正是

萬井桑麻化陣圖

樵蘇無計待如何

封侯事業君休羨

暴骨平蕪博凱歌

不知蘇紫宸如何出兵取勝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文字於無可出色處終要尋些波致不得竟任意草率如紫宸談兵縱令六韜三略之蘊奧闡發無遺不如讀孫吳兵法矣要知此回固所謂無可出色而又不能使全書竟無此無可出色之一二處此則未寫紫宸曉暢軍事先寫夏元虛之冒冒失失做人謀主相形之下殊覺筆有餘妍

4

繪像鐵花仙史

第十九回

悟真性入山修道

詩曰

搖落江邊秋樹林 函關久已見真心 藤蘿歲晚龍蛇死 叢薄天寒虎豹深

流水斜陽人遠近 青烟白草雁飛沈 山中自是神仙境 悵望西風起暮雲

話說蘇紫宸胸中自有老大主見因不聽洪參將之言便於次日准備進兵號令申嚴十分整肅早有細作報入賊營萬斛珠忙與夏元虛等商議拒敵之策先鋒符勇進道大王請自放心末將雖不才且先往接仗試探官兵強弱如何倘能斬俘敵將而還也好增長我軍銳氣萬斛珠大喜道若得將軍出馬我復何憂只是陣上須要小心不可忽略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將軍雖勇冠三軍之士我觀此次官兵亦未可輕敵符勇得令即便提鎗上馬率領所統嘍囉殺至關前只聽見關內炮聲響處鼓角喧天軍士擺齊隊伍而出門旗開處只見一年少大將金盔金甲坐下雪花白馬手持方天畫戟出到陣前旗上大書兵部郎中蕩寇都督大將軍左有叅將洪儀右有副總何能厲聲喝罵道無知狂賊天兵到來還不下馬受縛却敢來抗拒麼符勇並不回言挺鎗驟馬直衝過來這里

蘇都督把馬一拍親自揮戟相迎兩個在征塵影裏一來一往戰有三四十個回合正是
暗鳴則山岳崩頽 叱咤則風雲變色

原來符勇鎗法雖高却如何及得紫宸的仙傳妙技數十回後力不能支只得拍馬而走
紫宸自後追趕看看將近符勇耳中聽得弓聲急欲躲閃怎禁得紫宸是仙傳絕技這里
弦鳴那邊已經箭到發無不中中必洞堅那枝箭穿破符勇背上鐵掩心直透胸膛橫屍
馬下衆嘍囉見先鋒戰沒各自逃生紫宸揮兵追趕了一程也就鳴金收軍入關而去再
說萬斛珠在寨中坐待信息正慮那符勇是個莽夫恐防有失思欲提兵接應却早見敗
殘嘍囉報來說是先鋒已死官兵十分利害萬斛珠心下驚惶且叫緊守營寨再和夏元
虛商議道符先鋒已被敵人射死此次交兵甚是不利不知公子有何良策可以勝得官
兵元虛道道小弟實不諳軍情未敢輕出主見然細思之亦別無良策大約只是水來土
掩兵來將當以大王之神威與三軍之勇氣重整師徒親歷行陣當亦戰無不克耳萬斛
珠見他只是兩句老生常談全沒一些經緯心中好不納悶却也覺無別計可行只得勉
強應道公子之言亦自有理便立刻傳下號令叫今夜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拔寨都
起決一死戰輕退者斬次日黎明萬斛珠頂盔貫甲跨馬提刀率領衆嘍囉殺奔關前這
里蘇元帥探知消息亦整頓軍馬出關列陣三通鼓罷兩下裏便兵刃相交紫宸看萬斛

珠相貌雄偉人才出衆頗有招降之意因於馬上喝道汝本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虧負你
不思盡忠報効却反聚集羣醜斬關殺將略地攻城汝之罪不道矣今我奉天子明詔興
師討賊還不倒戈卸甲納罪請降膽敢揚威耀武抗拒天兵直待火炎崑岡不分玉石那
時悔之晚矣汝宜自省毋貽後悔萬斛珠仰面大笑道將軍有所不知俺昔年提兵出海
原欲爲朝廷出力撥平禍亂爭奈賈賊弄權使俺孤軍久困不見救援由是萬不得已降
附於人區區之心可告無罪豈期不蒙朝廷明察妻孥何辜橫被刑戮甚而禍延汲引之
人瓜連無已每念此冤恨纏骨終當長驅詣闕斬賈賊之首以快平生甯自刎於天子
之前豈肯向將軍屈膝乎將軍戰便戰何勞饒舌紫宸聞言大怒方欲出馬早有副將何
能躍馬高叫道賊奴無禮太甚不勞元帥費力待末將擒來請功說罷舞鎗直出萬斛珠
舉刀相迎兩個戰有二十餘合萬斛珠拖刀而走何能不知是計驟馬追趕萬斛珠候得
近身忽地回馬手起一刀可憐何能不及招架分爲兩段正是

瓦礫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前亡

紫宸見何能被殺大喝道逆賊敢傷我副將麼舉戟直取萬斛珠萬斛珠搜刀相敵但見
征塵滾滾猶如雷電交馳殺氣森森一似冰霜並近一個年少剛強加以葫蘆藝一
個老成熟練非徒草澤英雄靴尖踢倒此懷自負之心馬革裹屍彼絕生還之想効

命疆場真將軍只是志安社稷寄身鋒刃雖海寇却也氣憤風雲

兩下龍爭虎鬪約有一百餘合萬斛珠見紫宸武藝高強料難取勝又拖刀回馬而走紫宸明知是計不等他下手先是颺的一箭萬斛珠急忙閃避已中右肩幾乎墜地紫宸便放馬趕來萬斛珠負痛落荒而逃紫宸率眾追逐二十餘里方才收軍入關備表告捷一面又將何副將屍首殮殮了埋葬關外以待卹典正是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含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再說萬斛珠著傷而走回看追兵漸遠方才住足倒身地上拔出箭頭鮮血淋漓不止尋思良久長歎一聲道天亡我也命也如何俺自授職以來蒙夏侍郎薦拔得任總兵提軍征討誰想賈賊作對忌我成功俺智窮力竭只得勉強降於海外方圖後報而奸臣弄柄遂至斬滅全家又害夏公險遭荼毒今日起兵到來方圖消除邪佞以泄前忿又被蘇元帥殺得大敗身負重傷上不能立功名於天下下不能去奸黨於王朝身敗名裂妻子不能保全非天亡我而何我何面目復立於天地之間耶當下灑淚數行便拔劍自刎而死正是

白楊酬壯士

黃土蓋英雄

再說夏元虛在賊中聞知萬斛珠著傷而逃正在無計可施忽有嘍囉尋見萬斛珠屍首飛奔來報元虛罔知所措思欲逃走却恐官兵追捉仍然不免一死只得與眾嘍囉商議道大王何等勇冠三軍英雄無比尚且被蘇元帥殺敗自刎而亡我等何人却還敢去拒敵官兵是遁逃歸海也防勦滅於異日倒不如解甲投降才是一條生路眾嘍囉齊聲應道軍師之言有理我等如何不依當下元虛叫一面裝載金銀財寶一面將萬斛珠屍首埋葬於沙灘之上自己寫了降書率領多人到關前納款備說渠魁萬斛珠已死餘黨面縛請罪欲乞開恩矜宥蘇元帥見報便出關來受降把眾人打一看時却見那為頭領袖的就便是錢塘羣英社主人夏天生倒吃了一驚心中忖道元虛雖是無恥之徒終究縉紳之後斯文一脈何至落草而為賊寇其中必自有故因高聲喝道賊首既已伏辜爾等原係良民特為飢寒所迫以致嘯聚水鄉今我體天子愛民如子之心概行省釋爾等願為軍者即在帳前効用不願者量給金帛聽各還鄉生理當下眾嘍囉歡聲若雷也有願去的也有願留的紛紛不一只有夏元虛戰兢兢伏帳下不敢出聲紫宸又喝道禍有魁罪有首汝既與萬斛珠同事斬關殺將汝實倡之今見勢孤力屈方始率眾來降事屬孤悲情猶蜂螫若不斬首示眾何以肅軍令而儆後來元虛嚇得面如土色眼中血淚交流大叫道我非賊黨先父在日名喚夏英曾為侍郎不幸早亡小子也曾叨中一榜

因上京會試在揚子江中遇盜溺水不意竟飄流出海又爲賊衆所擒却是先父保薦之人以故暫居海島伏乞元帥看先人之面念斯文之體苟延殘喘感德無窮蘇元帥呵冷笑道若說斯文之體不過是建壇立社招集朋儕爲飲酒食肉計耳昔日誣人爲盜今日身陷爲盜理之當然何足怪乎今特念汝先人之廉直姑貸一死且待到京復命奏明請旨定奪元虛得免斬首不勝之喜微微擡頭窺視方知那元帥却是錢塘蘇邑尊的令姪蘇星怪不得這般語言對症當下因感激紫宸不念舊惡倒又自恨從前作事緣何那般顛倒逐一想去覺得件件不是竟一霎時自怨自艾洗心滌慮起來正是

一念回心轉

終南路可期

再表紫宸把諸務處分一番不日打點班師將洪儀設酒相款一來賀功一來餞別次日五鼓軍士鳴金擊鼓登程而去但見

馬敲金鑼響

人唱凱歌聲

是日行了八九十里之程紫宸見天色向晚便傳令把人馬就此駐扎且待明日再行不多一會那輪明月從東邊透起來照得眼前境界都似銀珠就紫宸在帳中獨坐無聊因見元虛頗似革心大有憐憫之意便叫小校請來同飲了一回酒又同向帳外闊步紫宸道昔日吾師天台道人曾言異日功業既成須是急流勇退至今耿耿於心清已覺賦於

朝恐猝然未易解組碌碌此生伊於何底良可歎也元虛道足下文能華國武足經邦真乃廟堂偉器方將立功名於不朽垂勳於無窮何遽作林泉之想如不才胸無實學行復乖張今此九死一生之餘真無意於人間事矣行當灑掃間軒潛心黃老之術待不識赤松子不棄我否耳二人正談論間忽聞歌聲出自林間歌道

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浮生一夢兮山水徜徉功名富貴兮半枕黃梁

歌罷撫掌而笑須臾之間一道人來至面前紫宸舉目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師父天台道人慌忙下拜道弟子久違几杖鄙陋叢生今得鶴駕降臨實欣幸元虛見紫宸如此尊奉也雙膝跪下口稱凡夫肉眼不知仙仗到來望乞恕罪天台道人道仙凡原自有種而勇往要在人爲你二人且都起來我有一圖相示向袖中取出一幅畫來遞與二人却是桃源漁引故事上題絕句一首道

神仙無夏亦無秋

山月江風翠滿樓

堪歎浮生轉瞬過

武陵誰肯駕輕舟

紫宸看畢飄然有出塵之意元虛覽罷亦慨焉興遺世之思道人高聲唱道你二人靈根夙具丹籙有名立功者既功名遂造孽者亦孽盡隨消及早回頭聿登彼岸毋爲私擾墮落紅塵紫宸元虛豁然省悟齊聲應道蒙師父棒喝某等今已勘透痴迷願終身追隨

仙馭當下紫宸便解下印綬脫却高冠置於營門之外天台道人取出紙寫三雙臨風變化三人各乘其一而去正是

富貴總如花頂露 功名却是草頭霜 從今悟得痴迷處 不向人間竟短長
只因是這一番仙去有分叫奸雄回首動鱸膾蕞羹之念骨肉相離深比兒猶子之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紫宸得仙宜耳乃如夏元虛其人者亦登丹籙何求道之易而天台老人且濫導登瀛若此不知正自有說夫元虛感紫宸不殺遂能悔過自新洵美矣然亦何便能仙元虛之仙實仙於倡衆納降之舉假令爾時計不出此而羣然遁歸於海勢必仍舊害人與爲人所害至於餘燼再戰其謀更不足道則不可降之所全甚大天下有恂恂善士而獲報特慘奸惡殊常偏享富貴者造福造孽之機究竟不爽作者蓋妙達此旨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回

感神夢壻作螟蛉

詞曰

情輕撇愁如結金銀遙憶閨中月漫凝眸付東流水逐桃花夢驚回頭休休 眉常
皺腰初瘦黃昏正是愁時候壻方休女難留兩打風箏淚滴香篝悠悠

右調惜分釵

話說蘇紫宸和夏元虛因是天台道人來度一同修鍊而去帳內老人家蘇通并小厮劍童尚未曉得候至三更時分不見主人入來劍童因走出外來尋覓守營軍士報說元帥同降將夏某出帳多時不知何故竟樂而忘返當下使同劍童出去打探却那里有個影兒莫說元帥已入無何有之鄉連這降將夏某也做了烏有先生只見金冠一頂印綬一方却自拋在營門之下軍士不勝駭異卽忙擊鼓傳梆軍中大小將士不知道有何事故一個個披甲持兵來至營前候令却不見元帥升帳只有幾個守營軍士在那里慌慌張張的訴說元帥恁地掛冠棄印並有海寇降將也都不知去向三軍聞知信各驚疑紛紛議論不一亂至平明却是千戶計良說道我知道了元帥功成身退乃學范大夫之所爲

爲今之計少不得要請旨定奪你們衆人宜各守軍政不得妄動當下即令百戶卞傳飛馬報知叅將洪儀洪叅將得報不敢怠慢連夜拜表奏聞過不一日聖旨下來洪儀實授總兵之職鎮守關門都督蘇星業已隱去無蹤即著千戶計良掌印班師到京之後另行定奪計良得旨即日領大兵起身到京復命天子深嘉紫宸之平靖海氛又深惜紫宸之潛蹤隱遁有功未酬有勞未報因封爲紫宸光祿大夫命有司立石紀功以誌不朽其餘將士著兵部論功行賞副將何能歿於王事勅贈爲留安郡公千戶計良陞爲游擊衆將士陞有差各歡喜謝恩正是

天上麒麟原有種 穴中螻蟻豈能逃 太平待詔歸來日 生死恩榮著錦袍

再說賈學士在朝初聞紫宸捷奏心中好不驚慌後來聞道班師恐防要復前儲越發疑慮忽一日說是隱遁入山杳無踪影雖然心下得以稍安却也幡然悔悟紫宸才立功名便知急流勇退我從前專權弄柄多怨於人倘一日機關透露衆口鑠金那時身家性命不能自保倒不如乘今日天眷方渥效當年張瀚忠莚豈非絕妙下場時算計定了次日即上表辭官原來朝廷亦正其勢燄太盛久有厭棄之心便允其所請學士大喜遂辭別同僚還鄉終老正是

相逢盡道休官好 林下而今見賈君

再說蘇通劍童隨衆到了京中即忙轉至揚州把上項事報知誠齋誠齋聞紫宸潛逃十分傷感因想道我姪兒智勇絕人正當立功社稷屏斥奸邪做些驚天動地事業却如何便掛冠逃隱不知是不願在朝廷之上做利祿中人故學范少伯五湖故事抑還是前看燈夜所遇老人相引入山已從赤松子遊耶好叫我愁腸百折不能去懷當下便令蘇定去松江家內報信不在話下且說畢純來因遇盜求吃回南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想起他表親李芝生現在閩中做知府何不到彼一遊尋些盤費也好回家便一路沿門求吃來到福州欲投寓所店主人見其衣衫藍縷不肯相留純來便厲聲大喝道我是杭州畢老爺乃郡尊李太爺至親偶因途中遇盜是這般光景你們便敢來輕慢麼店主聞言半信半疑純來就索一紅帖寫了名姓央店主遣人投遞李府尊隨差人到店迎接畢純來大喜道我畢老爺可是說謊的麼但如今身上不堪你們且借一套衣衫與我即日就交還便了店主人無奈只得把一副半新舊衣服借與畢純來畢純來穿了一路行至府衙李府尊鞠躬迎接道表兄路途辛苦有失遠望吃怨罪畢純來道豈敢小弟遇盜飄零方客身之無所今蒙至感不棄見收實深感荷二人謙讓了一番進入私宅見禮遞茶畢畢純來將金山被劫之事細述一遍道今孤身馳入里門故不辭跋涉來至此間敢望少資盤費以便還家李之生答道吾兄台諒極該遵教但敝署清苦日用尙愛不給却將奈何

畢純來見之生把話推托不覺想起他天竺進香時事氣忿忿的道飢時得一口勝似飽時得一斗往者吾兄在杭弟雖接待不周然亦不無所費今弟落魄至此兄曾不念前情耶弟性愚直兄幸勿怪李之生覺得不好意思忙陪笑說道兄何必著惱且在敝署盤桓幾時待弟百計圖維少伸芹敬便了當下畢純來就於福州府署中住下正是

口裏雉黃不自持 笑中刀劍有誰知 小人慣是能饒舌 片語相違逞溢辭

不說畢純來強在閩中擔擱再表蔡其志這老兒自從嬌縮回來若蘭絕無下落終日在家納悶一日偶至理劍園散步正值深秋時候但見芙蓉盛放爛著錦雲不覺憶念起昔年花下訂盟之事外負良朋之夙契內致感息之低離不特死無以對我友於重泉卽生亦何顏見吾女於異日敗義乖倫莫此爲甚徒然弄得暮景無依形單影隻又落那萬口罵名我蔡其志一何昏憤顛倒至此當下有感於中提起筆來漫填一斛珠詞一闕道

無情白日空庭悄悄穿簾入燕泥蛛網妝臺側剩粉殘膏零落誰收拾 颯風搖蕩 涼天碧行雲幾片吹無力一聲歡罷羅衣濕想起從前猛把欄杆拍

填畢自怨一回又自歎一回覺得身子困倦隱几略臥忽見一人綸巾繡襖羽扇綵纒飄然有神仙之概長揖而前其志慌忙答禮遜坐問道足下何來從未識面不知尊姓貴表一他訂示邦人答道在下姓萬名卉字爭春向在洛陽居住因事武林名勝而來暫寓

西湖之畔才經過寶園喜此秋色之盛故信步來玩不覺唐突主人頃見仁兄自吟自歎似有大不得已之處不知是何心事試與弟言之或亦可分憂一二其志道雖蒙吾兄雅愛但事屬顛倒言之自覺可羞大約兒女爲累使人耿耿於心耳又不知足下將何以教我那人道以弟之見測兄之心似有一種難追之恨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要尙可追大凡事情患在不知而妄作知而不改則其過益深何可救藥惟知前過之爲累而痛改不遺餘力則其過自消又何愧乎人而何恨乎心其志道吾兄所言良是弟亦非不知之但念業已珠還合浦追無可追雖悔於心亦復何補昔人所以致謹於始不若弟慎終之無從耳那人道苟其悔之何云無補卽如昔之所棄者今將轉而收之尙之所疏者今將轉而親之此卽能晚蓋其前愆矣兄何弗思之甚二人正在談論只見蔡信走至面前報稱王老爺拜候其志問道那個王老爺蔡信道就是老爺的至交好朋友翰林王悅老爺其志聽了不覺目定口呆驚得神魂失據只見那人呵呵笑道蔡兄聽者東床可作庭前桂金屋嬌從異地來說罷飄然而去其志心忙意亂隨步下階吃了一絆豁然甦醒却原來在邯鄲道上回來心中十分嗟異細思夢中那人臨去所吟上句明明以婿作子之意下句不解其故似言吾女有重歸之日況且那人的名姓合攏來却是萬卉爭春四字莫非花神有靈破我愁思麼卽亡友相訪當亦是伊作用我想儒珍那生雖是就於麴蘖恃

才傲物然其文章富麗相貌端嚴蛟龍終非池中之物况我友一生正直古道照人善必有後乃道之常我何不乘其困乏之時招作螟蛉他年倘遂鵬飛志願不惟足顯門楣並可消釋前愆但彼方銜忿於我又且身在雲間下帷蘇宅招之多恐不至却將奈何如今且待我修書一封差人前去若其不允再作計較便了當下揮毫作札道

憶自誕辰一別忽忽兩載有餘自愧年邁失志誤聽萋菲致負

令先尊於地下所幸

小女

能懷冰霜之操始也欲潛逃舅氏用終其身其繼不知迷路

何方存亡未保每一念及未有不搥心泣血而自恨也茲有啓者老夫髦矣思欲與

賢甥捐前隙而尋約一以繼

令尊夙好一以慰

弱息

游魂而僕亦存歿永有所倚賴矣特此走札

願望

命駕統容而悉不盡欲言

書罷將來封好次日清晨即命家人蔡信道你可將這封書子前去松江城內問蘇誠齋老爺家交西席王相公說家老爺命我多多拜上懇相公到杭一晤以慰家老爺懇望倘王相公肯便回來你須一路小心伏侍設或有事稽遲你可討一回信覆我不得有悞蔡信領命僱船來到松江上岸尋至誠齋宅上即將書子投交並言有話告要親見王相公

蘇府家人忙爲傳遞正是

負義寒盟意若何 當時狼戾起風波 一從醉醒翻成悔 無限殷勤走尺書

只因這一封書子有分叫舊盟仍舊好親上益加親不知儒珍拆書作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若出俗筆必竟俟王儒珍得志與根若蘭已賭運理方寫其志如何羞慚悔恨非不大快人意然於蔡老身分太低且翁婿修好間正有大難爲情處夫起初之盟不能令才子佳人容易得合以致文無波折必非用意描摹出欺貧重富之泰山也既已鳳遁鸞奔即又如飛轉棹爲老翁淨洗腥穢以留他日地步此之謂龍跳虎臥之才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一回

西席寶忽得西廂趣

詞曰

幾席風前嫌白晝盼到黃昏只是低垂首月冷庭空難消受漫沈吟憶著羅幃繡
池畔鴛鴦看欲就惱殺鶯聲悄向紗窗透移步整冠偏坐守恐相逢難閃燈前後

右調蝶戀花

卻說王儒珍自到蘇宅下帷倒也幽閑可喜只是紫宸不在覺得形影孤悽聞得紫宸雲
衢得路卽出師靖海知是奸相弄權不勝憤激後聞平寇回來卽入山歸隱又不勝羨慕
不勝傷感那日正攤書悶坐忽見墨童傳進一封書子說係杭州蔡府差管家到來投遞
並有要言面稟儒珍見說驚疑不定暗想道老輩寒盟已久何忽有雙魚之賜得無小姐
有生還之日故悔於厥心而欲重尋舊日之約耶然必非也區區一貧如洗且又點額文
場彼世情白眼何能天良頓發而爲晚蓋之謀又况小姐弱質飄零量已珠沈玉碎驚折
蘭摧尙安望歸趙之期如今且待我開緘一覽便知端的當下揭起封紙從頭至尾細閱
一遍又想道此實難解那慰魂云云眼見小姐並無再生之日矣却又何舊約之可尋且

又說道使此老有所倚賴要我卽日到彼難道望我養老送終做他的後嗣不成不免且喚來人入來看他有何言語卽命鬻賣引來人進見不多時只見蔡信已到面前跪下道老奴蔡信叩見儒珍扶起起來道原來就是蔡管家想那日你家老爺壽誕你領我到埋劍園中的光景思之恍如昨日說罷涕淚交流蔡信亦含淚答道家老爺自小姐沒後准日憂愁懊惱爲此遣小人持書到此相請倘得相公不棄待小人伏侍到抗少不得家老爺自有一番說話要和相公面談若是相公未便同行乞賜一回書待小人稟覆家老爺以慰懸望儒珍見說道蒙老爺雅愛書中之意我已盡知本當卽遵嚴命奈此時館政方煩且遲到十月中准當趨拜忽忽不及書相煩你將我言口覆老爺蔡信連聲應諾告辭回家稟知其志其志不勝大喜整日倚門而望正是

昔日乘龍客

今爲燕翼人

再說儒珍見蔡信去了心中愁道彼雖不仁不義但小姐爲我而亡我何忍便絕其親我今日從其所請正以慰我妻於地下耳自此儒珍愁悶反覺得以稍舒一日因蘇日有恙不出攻書儒珍獨坐無聊不免出卻書房去園中散步一回只見假山疊翠饒有林麓之勝曲沼微波頗具踴躍之思丹桂發秋香何必月中之影海棠吐紅萼當觴金谷之樽芭蕉粉綠映碧於紗窗金粟藎含照臨於池畔自以爲久困於書室之中幾忘劫園中這般

美景行過曲檻欄杆有一小亭名曰不夏但覺清風徐來滌我塵心之鄙陋雖炎威酷虐時布簟臥此亭內當亦自謂羲皇上人不夏之稱良不謬也又行幾步但見層樓高聳檐角巍峨循牆而走四面紗窗緊閉秋燕依依蟲聲唧唧信步遊行真個樂而忘返忽聞鶯聲細語出自樓頭傾耳而聽却又寂然少頃豁然一響西窗洞開儒珍仰首一望有尤物焉乃主婢二人登樓閑眺儒珍注目而視真所謂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籠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雲鬢蛾眉一笑而傾國蛾眉燦燦縱我見以猶憐斯時也恍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誰知早驚動了樓上美人却原來就是誠齋之女紫宸之妹與蔡若蘭成花燭之蘇馨如也小婢乃使女柳枝儀容窈窕面貌與馨如相髣髴是因在閨中愁悶不過主婢二人到宜春樓閑玩不道天遣相逢被王儒珍偷看驚喜欲狂柳枝眼快看見笑向小姐道王先生在下小姐進去罷馨如向下一望卽便回身而走原來這樓與內室相連二人悄然入去不表那儒珍正看得出神忽見碧窗掩閉人影闐寂不覺長歎一聲如醉如痴漫漫的回到書房細思方才所見真乃天姿國色若是三生有幸與此人得遂鸞鳳雖終身貧賤亦所甘心矣却又想道我王儒珍鄉場失志落魄無聊豈不宜哉我妻爲我而死屍骸尙不知落於何處還作此痴夢况紫兒何等待我我却禽心獸行見色神搖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耶忽轉一個念頭道雖是如此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我難道修小節而成大罪竟終身不娶了祖宗的血食可不從此而斬麼況今番蒙蔡岳招作螟蛉之意我之所以不拒其請正所以慰我妻於地下報之亦可謂不薄就是紫兄令妹我王儒珍有才有貌若成連理亦不爲辱沒了他卻也何妨正在自言自語只見館童送將夜膳出來儒珍連飲了幾杯不覺的微醺詩興勃發便於燈下戲題絕句一首以誌日間所遇才吟得兩句那燈花閃閃開簇儒珍心喜把指甲略撥不覺應手而落火亦隨滅只得將未成詩草納諸筆筒之內上床和衣而睡正是

痴念却從闌苑種

好詩常向夢中吟

儒珍一覺醒來窗窻已有日色正欲起身只見墨童進一束說文會友相公請相公去做文字著小童在外立等儒珍連忙起來洗漱了整衣而去卻說柳枝那日間先生出去會文即來報與小姐請小姐到園中閑玩一番消遣聞愁馨如亦正有此意便同柳枝出了宜春樓一路來到不夏亭中但覺微風拂袖一陣陣丹桂香濃好不胸襟舒暢又行幾步出離曲檻迴廊再過了假山池畔早是書房門首柳枝道書館無人小姐何不進去一觀馨如依言走着只見圖書滿壁龍蛇有飛舞之形籤軸盈箱金石動鬼神之泣真個是

東壁圖書府

西園翰墨林

小姐行至案邊見筆筒之內有花箋一幅取來一看卻是未成的詩草題乃樓頭遇美起

二句道

乍驚宛似月中仙

脈脈欣逢惹惹牽

馨如笑道狂生之狂一狂至此便援筆續成二語道

仔細因知春自在

憑君莫認並頭蓮

續筆正待起身再覓詩文觀看只見小童報說王相公回來了柳枝慌忙扶了小姐急趨而去儒珍走進書房見桌上花箋一紙取來看時晚間的詩句早已續完在上忙問道書房何人到此小童只得直告道方才有小姐到此遊玩因是相公回來故此忽忽而去不會收拾儒珍見說心中驚喜道小姐不獨有貌兼又有才真不愧二蘇之妹也從此益發眠思夢想不能忘情過了幾日那晚儒珍散步園中仰見月色晶瑩纖雲不染想嫦娥今夕定試新妝未知折桂手在於何處耳信步行來早又是不夏亭邊忽見一人憑欄而望月下美人更是丰韻原來那晚柳枝稟過小姐來亭中玩月儒珍卻認做是馨如忙步上前去深深一揖道不知小姐蓬萊下降有失迴避望乞恕罪那美人連忙回禮道足下就是先生麼舍弟荷蒙指教只是家父家兄不在多有簡襲之處儒珍道豈敢小生才疎學淺自慚臯比蒙令兄雅愛授以緇帷真乃有愧於心前日偶因他出不知小姐光臨有辱續成賤作可稱一字一珠只可惜混於魚目耳細思並頭之句正不得不令人錯認一番

不識小姐肯見憐否柳枝不解其故勉強答道已人俚句未足續貂並頭云云亦只是游
戲筆墨先生又何得錯認耶儒珍道區區之心惟望小姐反詩中之意踐詩中之約此恩
此德沒齒不忘說罷又是深深一揖柳枝見他情不自禁口口認定是小姐倒覺好笑便
又道藍田白璧繡幕牽絲皆賴冰人之說合郎君何自褻尊而不思踏周公典禮儒珍連
聲應道小姐金玉之言使人敬服但恐紅葉無緣或不蒙令尊大人俯允則如之何還望
小姐見憐說罷微微含笑挨身近前忽聽得裏邊有人叫道柳枝那里那美人慌著道有
人來了郎君請自穩便即如飛而去儒珍爽然若失亦取路而回那夜翻來覆去不能成
寐意欲央人去誠齋處求親又無其便正在無計可施適誠齋有一個表姪姓楊名柯字
克奔住居松江城外青龍江口有事要到揚州特來蘇宅問可有家書寄往任所與儒珍
談論了半日儒珍甚喜即將姻事相托楊柯許諾約在十月中回覆他當下討了家信自
即日離松江不表再說蔡其志在家中見三秋將過天氣漸寒又命蔡信到雲間相接儒
珍無奈只得辭別蘇宅攜了墨童一徑回杭蔡信先去報知主人其志親自來迎儒珍想
起當年拜壽之時小姐何等殷殷之意而今舊地重臨人移事易思之不勝酸楚其志觸
著女兒之事也自傷心不過兩下見禮畢俱各坐定儒珍開言道承蒙不棄雅意相招此
恩何以答報其志道老夫年邁失志亦不必復道矣今茲屈賢公子至此者欲望捐棄前

忿權作螟蛉之寄倘螢窗雪案博得功成名就亦不枉尊大人與老夫半世交誼並小女
一生名節言畢涕泗交流儒珍含淚答道書生命薄顛倒流離致累小姐遭變方深悲悼
今者既蒙大夫垂盼自是詣合侍奉晨昏但辱子恐不足光大門庭有負大人之意耳便
立起深深四拜認其志為繼父其志大悅安頓儒珍在家起居呼大小家人都來參拜小
主自此王儒珍遂稱為蔡儒珍矣這日按下再說楊柯從揚州辦事回來因帶得有誠齋
家信先到蘇府中去投遞信內備言家下乏人延師多所未便可速辭卻來春二月間家
眷同來維揚勿得有誤蘇日自把家書去念與母親聽楊柯卻在外尋問先生小童回說
有杭州蔡老爺著人接去原係王相公丈人他女兒已死如今要王相公去做了女婿孩
兒靠著王相公養老送終不放出來的了不知楊相公卻緣何問起楊柯道原來如此他
有一樁事情託我故此問及耳說罷即出門而去回到自己家中過了一夜次日買舟前
往武林尋問至王儒珍岳丈家即央通報儒珍聞說楊柯到來如獲至寶喜之不勝慌忙
出來迎正是

配成采線忠同結 夢斷黃昏望好音 露隔湘江歡不就 錦葵空有向陽心

只因楊柯這一來有分付欲圖終身歡樂反增幾日愁煩要知如何回話且待下回分解
評云題爲得西廂趣讀者幾疑其真有若君瑞雙文事者乃寫來却只樓頭一見續詩

兩句何等淡雅至於玩月之遇出自婢學夫人亦且不作污紙墨語於此見作者用意忠厚西廂記同非所願學而惜以類此回者凡以示諷也

繪像鐵花仙史

等二十二回

東閣客狼辭東床選

詩曰

涼夜消煩省睡魔 玉樓高起遍天河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心奈若何

又詩曰

疏櫺鐵馬亂風飄 火冷金符百和銷 怪底芙蓉情不斷 君家何事若迢迢

且說王儒珍見楊克斧到來滿斟春風的去迎接入到裏面講禮就坐儒珍謝道專因賤處瑣屑事務致辱吾兄枉駕來臨饗尊已極容日員荆克斧答道小弟辦事不周特來請罪兄何反出此言者蒙吾兄見委弟至廣陵卽與家表叔言及姻事表叔必欲親自揀擇倒也儘不必月老傳言弟告懇再四而家表叔乃執意不從且言西席乃係貴客斷不敢屈作東床弟亦無可如何因恐吾兄懸望故不辭跋涉來此面覆儒珍見說意興索然只得勉強應答道姻緣乃五百年前預定願非人力之所能爲况小弟碌碌庸材兼復一貧如洗固宜令表叔老父母之不肯俯就但有煩吾兄往返跋涉殊令輾轉無以自安耳克斧道受人之託自應終人之事所恨付託不效方抱慚莫釋也說罷卽起身作別儒珍再

三挽留不住遂判袂而去儘珍當下又納悶了幾天卻也無如之何只得把來撇下且自苦磨雪案打點成名不在話下再說陳秋麟自從與蘇王兩人別後本欲到京會試奈因父親有恙未敢遽爾遠離坤化病了兩月覺得少痊合家俱各歡喜不勝誰知後因感冒風寒竟爾前症復發秋麟衣不解帶侍奉湯藥指望可以漸愈無如病勢沈重不能脫體纏綿既久深入膏肓那年重陽節後日重一日眼見得是疾不可爲矣到了十月初七日黃昏後坤化執秋麟之手而歎息道我命有如朝露只在此刻中矣人生自古誰無死我亦別無甚繫念獨是未曾爲汝覓得佳婦不免耿耿於心耳然書中有女正自無憂但婚姻大事汝切不可造次我死之後善視汝母勿背先志兢謹自矢則汝父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秋麟含淚應諾坤化又命攬起沐浴更衣扶至正寢端坐而逝陳夫人與秋麟放聲大哭暈去復醒當下一應內外鉅細俱得馮吉星來主持料理秋麟止辦個泣血稽顙真乃盡哀盡禮毫髮無憾有一闕滿江紅詞道

哀痛如何直到了百身莫贖一提起生初估我淚珠千斛黃泉無路可尋親空遺手澤書難讀歎椿庭遊矣莫追隨心何促漫幾度愁風燭幾歲悲風木想深恩何

但提攜顧復嗚叫三聲星漸暝鶴飛千載魂空逐恨嚴霜一夜折椿枝何太酷秋麟父親歿後每念罔極之恩無從報答整日只是愁容滿面號泣呼天陳夫人雖有破

鏡之悲尤切愛子之念常把話來勸解秋麟恐傷母心亦只得少少節哀不表卻說畢純來在福州府署將及盤桓了一載自己也覺得無顏只得作別起身李之生終究親眷分上白眉白眼不來餽其十金少資路費純來從閩中回來便道經由天台那里有一人姓溫雙名全誨純來在天台爲典史之時全誨乃其故吏純來因想起此人頗善趁錢我會另眼相看如今何不到他家裏住幾時就與他借些錢鈔回去亦未爲不可算計定了便尋路到姓溫家來全誨因念昔日情分欸留在家取酒食來相待純來不勝之喜遂又留戀於天台道上恐防家中懸望竟便先寄了一封家信回杭州正是

休說故鄉風景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再說王儒珍在蔡其志處自從楊克斧回音之後甚苦無聊想起秋麟居憂在家極該去探望他一遭也好藉此散悶卽命墨童跟了投陳宅來相近門前墨童先去通報了秋麟聞知忙出迎接一徑導至書房中坐定儒珍道尊翁老伯仙逝弟因遠在雲間未盡葡萄匐之誼抱歉何如秋麟道椿庭見背弟五內如焚幾無意於人世特恐屢慈母之懷稍自寬譬然終天罔極痛何可言茲聞令岳蔡翁乃竟有桑榆之悔而以吾兄爲繼嗣是以足以慰丘嫂之心矣儒珍道兄真知我心者小弟所以曲從其意實欲藉報寒荆之節義而吾兄百計圖維欲爲弟成全之一片肝膽亦所沒齒不忘也秋麟道弟之心跡實可質諸天

地鬼神而事形掣肘反害香閣弟方自恨其謀事之太疏而兄願不施責罰轉蒙嘉許耶
兩個談論間家人搬將酒殼出來秋麟立起遜坐道飲酒食肉原非居喪之禮然良朋聚
首促膝談心又非酒不足以爲樂略其節焉可耳儒珍道久不與吾兄暢飲酒龍亦解納
悶今日相逢自當受飲三杯秋麟道若只三杯何謂暢飲吾兄此言自相矛盾矣先該罰
飲三杯儒珍道暢飲情也三杯禮也禮酒之後用情無底耳說罷大家都笑當下淺斟細
酌各訴衷腸直吃到月移花影彼此醺然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得投機不厭多

儒珍道欣逢知交情話不覺叨飲過多夜色已深可以告止矣說罷起身作別秋麟亦不
固留相送出門而去再說秋麟在家一日忽然發想道昔人有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看來揚州天下名區不弱於我武林何不命駕一遊用開懷抱當下即去稟知母親告
以游學陳夫人亦正恐他在家哀毀致傷遺體便允其所親秋麟即日拜辭母親帶了樵
雲僮船前往不一日已抵維揚秋麟心中忖道我來此非僅作一日之遊當得一幽寓所
爲妙奈一路尋覓非湫隘之處卽花柳之區並無雅潔可居偶從二府衙前經過聞說署
內左偏頗多閑曠房屋且又幽雅不知可肯容人借寓因見裏面走出個老人家來便去
相他打話那老人家就喚蘇通問道相公尊姓待稟知老爺却來回覆秋麟乃大喜道煩

你稟知老爺說我錢塘陳秋麟暫求借寓蘇通聽了道原來就是解元陳爺走和我家小
老爺至交好友小人不曉得的多多有罪了秋麟問道你家小老爺是誰蘇通道我家小
老爺姓蘇號紫宸老爺是他叔父蘇誠齋曾在錢塘作縣的秋麟點首道原就是紫兄令
叔署中聞欽取上京不道又銓選在此當下蘇通入去通報秋麟自和樵雲在外等候秋
麟暗想紫宸已雲遊物表而我仍僕僕塵勞今日臨風懷想暮雲春樹之詩殊覺不堪卒
讀耳正嗟歎間蘇通出來道家老爺說做署荒涼本不足以辱貴介今既得蒙賞鑒竟請
光臨秋麟見說大喜卽命人去搬運行李寄寓於東首園中那臥房坐位俱各幽潔可愛
不必細表却說蘇誠齋久慕秋麟才學不期借寓於此心中甚喜次日清晨秋麟先來拜
望了誠齋亦卽日就往答拜見秋麟個儻風流又復溫文謙謹果然名下無虛早有招置
館甥之意但在乍會未便啓齒那秋麟見誠齋雅意惓惓十分垂盼亦自感荷不已時值
秋末冬初園中另有一種景色秋麟步過幾處迴廊曲檻來到座見月樓中推窗四望却
與內室相隔不遠西面有芙蓉一本照臨池上正開放得光華燦爛如列錦屏何讓埋劍
園中所產秋麟恍然大悟道花姨之言驗矣昔時原有廣陵之約今日果然年華非舊光
景如新深淺但憑池上月之句思之徒增浩歎當下觀玩一回愴然而返正是

昔日花前曾邂逅

今來花下覺神傷

再說誠齋欲將秋麟應雀屏之選因思若蘭已受蔡生之聘彼方立志不移無庸相強而吾女馨如雖年已及笄然比瑤枝尚小二齡似可略緩惟瑤枝與陳生年齒相當況且才貌雙全兼又嫻於女訓真乃天然良匹但未知瑤枝心下如何一日燕閑無事向瑤枝說道汝兄同畢純來進京在江中遇盜落水純來已有音信回家汝兄尚無著落大約葬於江魚之腹矣瑤枝含淚而言道家兄作事顛倒自取滅亡誠不足惜所恨先君一生正直而繼嗣乏人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蒼天曷其有極竄女有言恨我不爲男子良有以也說罷哀哀的哭誠齋勸道雖然伯道無兒還幸中郎有女倘覓得一乘龍快婿亦可作半子收成卽汝先人在冥冥之中當亦快然無復遺恨矣今我有一段話却要與汝商酌汝年已長成宜賦桃夭之什前日有一秋元來此借寓遊學係汝同鄉陳坤化方伯之子表字秋麟因遭父喪不曾會試與我紫宸姪兒亦是同年而且至交好友我細觀此人才華出衆舉止風流真東坡魯直之流亞也現今留他在園中安頓意欲爲汝作終身之託不知我兒意下如何瑤枝從容答道兒自傷命薄早失怙恃復因點選之役覆溺江心已自分作波濤之鬼蒙大人拯救並認作蛤蟆大人之恩誠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自今以往之年皆大人再造之年敢不惟命是從誠齋大喜卽命備盡穀料蘇通到園中請秋麟赴酌秋麟向誠齋道小姪在此居停已多攪擾何敢又辱寵召但長者有命却則轉恐不恭

是以貿然而來實增內愧誠齋道菜羹水酒恐非所以娛賓足下如此搗謙益令主人慚怍矣當下二人共飲酒至三巡誠齋從容言道嘗聞赤繩繫足千里不違此語信有之乎今僕有一言奉告未知肯容納否秋麟道老伯有何見諭小姪何敢不從誠齋因帶笑說道僕有一女小字瑤枝雖非國色頗亦幽閒兼又略通書史雅好吟詩倘蒙足下不棄俯就纔不勝之幸秋麟原極愛才慕色但未經目覩不肯輕信雖瑤枝之名素所傾想然聞已點選入宮當效魚貫之寵何以竟又在此疑必別有一人况婚姻大事豈可草草設或如登徒之所好則終身受其荼毒矣因答道過蒙老伯垂愛但小姪樸樸下材恐不足牽絲之客且父喪未畢爲人子者何忍論姻不得母命亦豈有獨自主婚加以媒妁未傳伐柯無斧甯不爲大雅所譏還望老伯三思誠齋只道他客套話頭因又說道以足下美才高攀蟾桂想嫦娥亦愛少年又何必謙恭若此以言乎居喪之禮今日不過先訂盟言花燭之諧自當俟諸服闋而令堂老夫人虛待老夫卽日遣人前往致意亦復何妨至於冰人之說合儘不必拘紅葉有緣正自無煩月老耳秋麟聽了這話心下著忙起來只得深深打一恭道小姪告罪了小姪竊有鄙衷尙容細剖小姪生平自誓必欲得一才貌雙全之偶方快素志每見文人學士尙自純盜虛聲毫無實際何況園中弱質粗知平仄便稱咏絮之才少勝東施卽品蕊宮仙子貴耳賤目貽誤良多小姪區區之見自以爲不遇文

君相如甯獨守臨邛之肆若欲強就鴟鵂之侶雖奉天子之明詔而來亦難從命望老伯大人深諒愚衷恕其狂瞽說畢又深深一恭小姪在此極蒙老伯盛情感荷非淺但省親念切明日却欲返杭特此稟達正是

西施幾誤認東施 有眼無珠枉自痴 明日樓頭親見後 湖亭舊已賦相思

只因秋麟這一番辭婚作別有分叫相思不斷自恨一時言顛語倒迷惑生邪觸起當時花妖木魅不知後事如何留別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篇首寫儒珍求親不允篇尾寫誠齋擇婿不諧一則阻於不得覲面識拔一則誤疑別有同名遂使才子佳人如賈不售子輿氏有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讀竟此回輒令人作不敢求在外想而文亦兩事互映機越可觀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三回

假佳人冒認佳人

詩曰

風流莫浪說文君 司馬原非薄倖人 正是東園景物好 應從紅拂覓佳音

話說蘇誠齋見秋麟一時著急吐出真情心下又好笑又好惱笑的是笑他既立志要才美之偶今將瑤枝這般才美兩絕許配他却只苦苦推托豈不好笑惱的是惱他自恃其才藐視一切料吾女不足爲彼佳耦雖是少年痴與然亦不免太狂怎能設一法兒使他親見瑤枝才美自然求之惟恐不得那時待我慢慢的奚落他一場豈不奇快算計定了因向秋麟道既然足下主見如此亦何必相強且請暢飲以盡餘歡可耳當下又飲了一道會秋麟起身謝擾誠齋叫人送去東園自入內來見瑤枝將上項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道是他不信吾兒才貌故有這一番推却我今想得一個妙法在此只消如此如此怕他失落我局中原來秋麟在見月樓看玩芙蓉時已被瑤枝留心瞧見恍與湖亭所遇那生一般無二知既所說浙省秋元心甚驚喜今聞誠齋之言未免也要假作推辭道那生既賦美才還宜謙抑爲是如何太自矜夸未免少年狂妄然彼既苦苦推諉大人亦何必定要

相強况孩兒聞閨中字跡不宜妄示外人於禮恐亦未便誠齋笑道若公然與他覲面聯吟或者不可今只裝作無意中忽然邂逅正復何妨瑤枝只得也就依允再說秋麟心下暗暗的好笑道我道這老兒爲何這等殷勤原來竟要相強我作東床不知他那令小姐是怎樣一個才如蔡琰美若西施的方起得此心却要來下顧我陳秋麟豈不妄想已極被我把他數語回絕好不直截爽快但言語太覺驕矜了些致使這老兒負愧相陪於心亦殊不安然婚姻大事苟一容情必且草率豈不貽誤終身彼既不悅於我明日即便告別亦有何難當下心無掛礙上床便寢次早起來用過早饒即著樵雲到那邊去請誠齋過來謝別不期去了好一會不見到來秋麟等得不耐煩了正待不別而行却才見誠齋步入軒中秋麟迎上道特候老伯出來拜謝種種厚誼小姪即此返舍矣誠齋道相見未幾怎便匆匆言別不妨再留一日以慰老夫渴衷秋麟道本欲再留以聆訓誨奈老母倚閨而望何故即欲束裝就道耳誠齋道既足下歸心如箭豈敢強留但見月樓聊治一暢少壯行色如何秋麟道取擾已多豈堪更擾誠齋笑道黍在通家自契何出此言說罷便攜了秋麟之手向見月樓來才到得樓前但聞異香馥郁秋麟舉目看時只見三四個侍女擁著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卻在壁間題詩見秋麟走入驚得忙欲迴避卻是誠齋叫住道此位即紫宸哥哥的盟友又係通家吾兒不妨過來相見了那小姐見說從從容容端

立於右秋麟此刻早已魂消又聽得誠齋叫令相見喜得疾忙上前恭恭敬敬的唱了四個肥喏那小姐回了萬福自輕移蓮步緩蹙湘裙冉冉而去秋麟竟看出了神端立不動誠齋笑道小酌已具樓頭請登飲數杯以便發駕秋麟方回身道屢叨盛筵何以克當一面說一面將壁上之詩一看卻是一首咏菊之作其詩云

昨宵風雨滿池塘

聞道東籬菊綻黃

看去亭亭掃俗豔

摘來淡淡挹真香

柴桑舊日曾經賞

彭澤當年自引觴

縱使園林春富貴

獨甘隱逸傲秋霜

秋麟問道此位閨秀不知係老伯何人而有才貌如此甯不使我輩鬚眉愧死誠齋道此即小女瑤枝生性愛東塗西抹又不知在此寫些甚麼秋麟見說想道原來就是昨日所說的卻怎麼與昔時湖亭所遇的夏瑤枝名字相同才貌又一般無二若能聯作配偶則湖亭一段相思可慰矣因笑道原來就是令閨愛小姐真乃仙才佳句誠齋道兒女塗鴉徒污目耳便分付左右看酒兩人相遜入席秋麟那里還有心吃酒口中只是千仙才萬佳句稱賞那詩意欲誠齋來招架他倘再提起昨日之言就好連忙依允豈知誠齋只做不曉東扯西拉說的都是閒文並不波及婚姻半字秋麟暗暗叫苦道早知誠齋之女是這般一個才美絕倫的大該謹依嚴命了卻如何苦苦的推辭想起自己昨日之言愈覺唐突欲待從新說起昨日又再三辭絕的怎好立時改口若得緩留幾日還可候便言之

今偏即刻就要起身思量裝病不行急忙中又裝不出來本是一段美滿姻緣卻自己失張失志的弄掉心中越想越悔又苦又惱悶悶的坐著酒不露屑殺不染筋誠齋見此光景明知已中其計卻笑道雖有悵別之思莫效臨觴之歎况後會有期何必如此悶悶且諸開懷更飲幾杯亦不敢屈留而遲行色矣秋麟正尋思無計甚是苦惱今又見誠齋催迫起身越發急了因只得說道離別之情固亦不無繫抱尤念昨者蒙諭婚姻小姪因是酒後一時唐突還望海涵曲恕誠齋大笑道足下可謂多疑矣大丈夫作事須是斬釘截鐵昨蒙足下陳列肺肝一言謝絕老夫豈敢再來相強倘老夫於席間再提起姻事時先自受罰何如說罷哈哈大笑便舉杯相勸陳秋麟沒法奈何了轉心生一計順口答道老伯之論甚妙可謂灑落極矣因亦舉杯豪飲興趣橫生酒至半酣秋麟假裝醉態道今日蒙老伯高情叨飲過分竟爾醉極殊不能自持矣說罷靠在桌子沿上假作欲嘔之狀誠齋道足下往常量極洪大怎麼今日忽然窄狹未及數杯之酒却便醉得這般莫非怪老夫簡褻故於分袂之時反假醉不肯盡歡急欲捨我而去耶秋麟也斜著眼道盛筵難再怎忍花前不醉實是酒力不勝了一頭說一頭靠在桌上沈沈的睡著誠齋向樵雲道你家相公這等大醉量今日不能起身的了此樓之上床帳悉具你可扶相公自去安置我倒不及奉陪了說罷大笑而入正是

醉倒非因酒

連留爲愛才

早知今日苦

悔不昔時諧

說這陳秋麟原是裝成假醉見誠齋已去樵雲扶得到房又是不醉的了樵雲笑道相公今日吃酒怎麼這般醉得快却又這般醒得快想是吃了空心酒之故耳秋麟道你自下樓要休管甚空心酒不空心酒在此多嘴樵雲笑著下樓而去秋麟坐在房中暗暗叫苦道我陳秋麟欠有寬佳耦之心怎麼今番遇著了佳耦反自狠狠的推辭縱是未曾親知灼見也該含糊答應待打聽得確實果不甚佳然後辭之未晚却如何貿貿然回個決絕好不孟浪如今弄得上不下雖是今日裝醉暫留了這一日明日却將奈何意欲捨之而去却何忍失此佳耦欲待留連若不自陳衷曲亦恐無益如今也不能顧這許多情節了做這一副老面皮不著明日請老蘇出來只得要去求他俯允况此姻原是他自己先說起來求之並不是無因而發豈有反不依允之理一時想得得意便歡歡喜喜的睡了一晚次早起來洗滌已畢即分付樵雲到裏面去請蘇老爺出來我有一句要緊說話相商樵雲應聲去了一會只見同著蘇宅小童來覆道家老爺適有一樁公務起黑早出衙而去須是抵暮方歸曾分付小的們叫致意陳相公說陳相公今早必要起身量來不及候送容日再謝倘有甚事情陳公相只消留一個書柬在此待小人轉達就是了秋麟道乃係要緊說話不便轉達必要與你家老爺面談的既要至晚方歸只得再等一日了小

童見說笑道相公既有這般要緊的事昨日就該與家老爺說了怎到今日纔要緊起來
秋麟道昨日醉了一時忘懷不曾說得小童道不該小的唐突陳相公係出外之人這錢
行酒原該少用兩杯怎麼醉得連要緊說話都忘懷了秋麟被小童冷言冷語激得心頭
十分著惱欲待發著又恐傷了秋氣那姻事越發難諧只得默默領受真個敢怒而不敢
言好生納悶再到晚問量來不能即見捱過一宵次日早起正要叫樵雲去相請只見那
小童先走入書樓來說道家老爺昨晚回來却不料按院將到今早雞未啼曉又出郭迎
接按院去了秋麟頓足道怎這般不湊巧想又要抵暮方歸了小童道若接得著即午後
回亦未可定接不著時只怕倒還算不得日期哩據小的愚見陳相公倒不如權且回府
俟便再來方爲妥協不然的時節老爺既歸期未定相公又獨自一個寂寂寞寞的如何
打熬得住秋麟見說攪著眉頭道寂寞倒也不妨但我的事情必須要見你家老爺一面
才好那有去而復來之理此次多有打擾你處明日一總謝你罷小童笑道既是陳相公
要在此老等只恐沒人奉陪多有見罪那里倒還要相公賞賜秋麟明知小童取笑總是
爲了欲得佳耦難受鼠輩之辱只索自解自歎不想一住早又三日尙不見誠齋回衙心
中十分焦悶却又寂寞不過不免散步園中但見池畔芙蓉開得紅白可愛想起昔日埋
劍園中曾與花姨相遇今我旅館淒涼至此爾甯不能慰我岑寂花果有靈尙當使我此

姻速遂庶不負昔日之情耳正爾對著花叢自言自語忽誠齋走至面前見了秋麟假意
驚訝道只道足下返棹久矣怎麼却還在此獨不念令堂倚閭而望耶况這幾日老夫他
出何意能耐心久留秋麟漲紅了臉道小姪因欲踐盟諧配故特羈此以待老伯之歸耳
誠齋道原來如此但不知是誰家閨秀竟堪作足下之配却又要等待老夫何用秋麟陪
笑道即係老伯向所論令閨愛小姐伏祈鑒相求之意俯允此姻則三生幸甚誠齋見說
哈哈大笑道足下又來取笑了小女才庸貌陋豈可與足下聯佳耦耶望勿復如此戲言
秋麟告道前者所有唐突之言小姪已自知其罪今日之下總祈老伯海涵并望慨賜金
諾誠齋正色道足下居令先尊之喪豈可言及婚姻况無令堂之命兼乏執柯之人亦決
難從命秋麟見說就把他說話來譏削他忙深深一揖道小姪一時狂妄以謔言冒犯還
望老伯憲度汪洋恕前愆而允新好誠齋笑道既足下原可以不拘得父喪母命冰言若
老夫必故意推却這是老夫驕矜了但老夫生下小姐時曾立一妾願必得鴈塔題名之
土方中雀屏之選倘或不能遂意則甯東床高擱不作無婿之憂也秋麟笑道小姪雖不
才視鴈塔題名如拾芥耳但今日先求季諾容俟他日春風得意然後洞房花燭以踐大
人之願何如誠齋俯首良久道既足下如此殷殷之意老夫未便固辭但小女性頗古怪
俟與商之老夫晚堂有幾宗緊要公案倒不及奉陪了說罷把手一拱竟入內去矣秋麟

見他帶譏帶笑似允非允而去心下狐疑不決連晚膳也無心情去吃只是對著孤燈悶坐聽聽樓正打二鼓忽房門上一似彈指之聲秋麟吃了一驚忙問何人恰又悄然並沒有人答應少頃又聞微微咳嗽覺得香氣襲人秋麟心中疑訝起身開門一看只見月光之下站著一個女子秋麟驚問道汝是誰家女子如此夜深人靜獨自在此徘徊得非花妖木怪耶那女子微笑道妾非花妖木怪乃木怪花妖耳秋麟道汝果何人深夜至此且又輕彈門戶微嗽花間乞賜質言用開疑抱那女子道妾乃蘇氏瑤枝偶因步月至此此係家君誠齋內院汝又何人而乃得棲此耶秋麟見說不勝驚喜忙上前施禮道小生錢塘陳秋麟蒙令尊相留在此自從樓下得親仙姿並讀佳句至今不勝羨慕次日即懇求令尊欲廣關雎之咏豈期未邀俯允致使徘徊愁絕今幸小姐賜臨不知何以慰我飢渴瑤枝道原來果是陳解元但家嚴慕君才貌故特欲以舍妹配君並非爲妾也秋麟道然則在樓上題詩者卽令妹乎瑤枝道咏菊之作實係妾題壁但其中更有委曲耳秋麟道小姐既係樓下題詩咏菊者是卽令尊所說小生所求之瑤枝小姐矣不知更有何委曲瑤枝笑而不答秋麟迫問再三瑤枝道此乃家父之謀賤妾豈忍破之但妾與君雖一時邂逅不覺情用以鍾今又蒙君垂詢殷殷敢不以實情告妾非蘇氏親生乃係蘇之繼女因賤妾性自幼耽於書史是以粗知文墨而舍妹則才貌俱無家父欲以舍妹爲君配而

自揣不能當君意是以李代桃僵做成圈套令妾於當日時呈陋質並露微才以致君之懇求今君果一見而情痴如此是君之所志者在妾而所得者舍妹也秋麟聞言跌足道原來有這一段情節若非小姐說明幾落這老兒圈套怪道有這許多做作分明是要穩我之心但小生一片求耦的志誠實在小姐不識小姐何以教我瑤枝笑道家父既意在舍妹是卽舍妹之幸也更有何言秋麟道小生之情豈在令妹專因慕小姐才美故寤寐以求欲遂生平之願耳今夕既賜相逢倘無一言慰我則數日來之愁悶爲徒然矣瑤枝道妾亦因感君之情故不避男女嫌疑深夜至此但其事若遲至明日則終身不能挽回矣秋麟忙問道這是爲何瑤枝道家父已定於明日與君允諧秦晉舍妹之姻一安則賤妾而何言哉秋麟道這個不妨我自左推右却只是不允所言想令尊亦無奈我何瑤枝微笑道妾固知君不願但再一推卻則君又豈能留連於此不能留連則雖有情於妾亦無以濟其事矣秋麟道然則如何而可瑤枝道妾雖思得一計只恐有關風化貽笑相如是以未便啓口秋麟小姐既有甚良策何妨見諭倘能得諧私願倒是一場風流佳話正不必更計其他耳瑤枝見說沉吟了半晌方說出這個計較來正是

羅浮一夢舊天台 曾被花神怒貶來 零落不知風雨恨 維揚又見笑顏開

只因瑤枝這條計有分叫八百年歸休古蹟一朝獻根底原形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評云寫秋麟之受誠齋奚落此爲淋漓盡致迨至誠齋含糊半允若涉大水於此幾收
滿矣乃忽然另置奇峯天矯天外用筆至此真乃如龍蛇捉不住可謂蔚然大觀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四回

大姨夫先作小姨夫

詩曰

海棠先放牡丹遲 顛倒韶光不自知 舊日齊眉人固在 應將薄倖枉相如

說那瑤枝見秋麟情痴甚切再三問計因說道良禽擇木而棲智士擇主而事古時紅拂
之於藥師文君之於杞如皆此意也今妾身值其事感念情不得不以肺腑相告若據妾
之愚見君欲辭舍妹之姻而締盟於妾事多掣肘勢必無成倒不若趁衆人不覺君竟不
別而歸反是妙策秋麟笑道不別而歸事雖極易於小姐之姻仍然無益此策妙在何處
當是小姐誑我之談耳瑤枝道妾實不是誑君但必使妾無白頭之歎方可明言秋麟見
說忙對月立誓道嫦娥作證星斗主盟我陳秋麟與蘇小姐自今夕約爲婚姻永諧連理
如負初心前程不吉定落阿鼻地獄瑤枝笑道要說非難何必立此大咒秋麟道此係出
自真誠望小姐速即賜教瑤枝說道君明早請自先行妾再遲三四日以釋家父同遁之
疑然後亦逃追趕君舟同歸武林以畢今後願望不知君意以爲何如秋麟不勝歡喜道
荷蒙小姐垂愛不嫌庸陋謝此成全妙計感佩良深小生明早當即如教先行但小姐追

舟之言切不可失信而使小生翹首途次也瑤枝一言已定何必多疑歸杭之路向日曾行是妾熟徑決不使君翹首懸望也但私奔之事自覺可羞奈何秋麟喜笑道才美相逢何羞之有但立談已久玉露金風恐妨貴體何不請進書房償此良宵奇遇秋麟伸手來拉瑤枝笑道既已訂定終身則歡娛有日何必如此性急秋麟也笑道傾想已久豈有對瓊漿而更忍渴耶瑤枝答而不答秋麟越發狂惑上前挽了瑤枝之手同入書房枕席之事倒不忍縷迷次早五鼓起身又叮囑了幾句瑤枝自歸內室秋麟去喚起樵雲收拾行李並不驚動蘇衙一人悄悄的偷開園門趁著曉星殘月便行行了數里東方漸白塢上僱了一舟望南進發秋麟因有瑤枝之約分付船家早泊晚行又延捱擔擱不一日行抵吳門日未銜山秋麟就叫停泊上岸步了一回下來到得晚間忽有一舟傍攏來問這船可是浙江陳解元相公的麼秋麟聽見不答船家回答忙叫樵雲出艙應道正是那船上道好了追著了秋麟心心相照正欲出去探看只見瑤枝早跨入艙來二人相見喜從天降秋麟便秤了兩許白銀叫樵雲打發船家去樵雲道這是誰家的小姐卻如此夜靜更深相公也不問個來歷於途次並船孤男寡女混雜一船明日弄出事來恐有不便秋麟笑道這是我相公揚州娶來的是你主母有甚不便樵雲道相公娶主母豈有我樵雲竟不知道的卻並沒姻家遣送又不曾見有媒妁來議親今於道途猝合事有可疑莫不要

倒是相公去那里馬扁來的秋麟罵道難道我相公做甚事情倒先要來請教你樵雲不成要你管甚麼馬扁不馬扁在這裏亂道還不快到外艙去睡樵雲見說嘻的笑了一聲自到前面去宿歇不提次日開船行了幾日已抵武林樵雲先到家報了信秋麟和瑤枝乘轎回來陳夫人初聞樵雲之言心甚不悅次後見瑤枝一貌如花果與秋麟是天然佳耦反增喜悅因此並不把秋麟埋怨擇了吉日便諧花燭正是

春光到眼勿生嗔 自古情深易惑邪 莫羨鴛鴦花底煖 從來傾國便傾家

在下爲何道此四句原來秋麟所遇的這瑤枝却是假的乃秋麟三年前在埋劍園見了玉芙蓉之妖自從被花神責遣貶置揚州却又不甘於竹籬茅舍與衆卉爲伍因見二府後園人稀地曠花木成蹊便托根在那里過不年餘早又十分茂盛因是露水之緣未遂懷春之念不死這日見秋麟對他感念花心甚喜不覺前日之興復生卽化作瑤枝迷誘逃歸秋麟那里知道認做真個是絕世佳人十分愛悅這總是秋麟邪念所致而蘇誠齋却又如何曉得因怪秋麟心高氣傲故爾設那圈套要奚落他一場方始應允次日忽見小童走入報道陳相公不知何故竟於昨夜開出園門悄然不別而去了特來稟老爺知道誠齋見說忙到東園中探看又著人四下追尋了一日却只不見誠齋深悔昨日語言太執想他因此羞愧而逃與瑤枝等說知了俱各歎息不提再說朝廷因紫宸靖寇之功

未曾受賞便高隱入山深嘉其行因而功及其叔陞授誠齋嘉興府知府之職誠齋奉命不日離維揚便道告假回家擔擱了月餘擇日挈家到任過了數日因有秋麟之事在心欲往省下走遭一來理合參見上司二來就好訪問秋麟尋其舊約算計定了次日即起身上省來至杭州下了公館次早先去謁見諸上司官其時浙江學院成全亦松江府人與誠齋鄉榜同年且係至交好友誠齋心中暗忖若得此老作伐秋麟之事何患其不諧因打轎來拜卻值成學院公出未回誠齋必欲俟歸一面門卒只得通報內衙早有成學院之弟成美出來迎入相見坐定各叙寒溫又說了些閒話卻還不見成學院回衙正是等人易久誠齋覺得有些不耐煩因見科考的文卷滿案便從面抽取一本來消遣不期展開一看真乃雕龍繡虎之才做得十分出色誠齋驚喜道我閱文亦多矣從未見此佳作此人疑是錦繡心腸其才不下於秋麟但不知年齒老少耳卻又想到若是老成手筆具此郁郁文才何至尚淹滯一矜耶此必少年英俊之士解狀之器也又看他籍貫時寫作錢塘縣學生員蔡儒珍誠齋想道倘果少年幸未授室是馨如之福也正對著這本卷子稱賞忽報老爺回衙了誠齋向外面一望早見成全步入當下見禮各叙別後懷念之情誠齋道弟有一事拜挽但不知老年兄肯爲一辦否成全道有何台諭伏乞見教無有不盡力之理誠齋道小弟有一繼女頗擅才貌原係此間故兵部夏英之女因其兄不肯

將妹應嬪娥之詔入都於金山下遭風覆舟是小弟救得因認爲女此女素性端淑才貌出羣不欲妄與庸人作婦昨有前科浙省解元陳秋麟籍隸錢塘曾至揚州作寓於弟同知署內弟頗欲掃甥館相招奈值公事他出渠亦不別而歸荏苒至今未償所願茲特謹以掌判之任拜煩年兄欲得借重台言一爲作成全道年兄台命小弟敢不謹遵明日即當以一言往訂但念彼夏氏豈竟無人而年兄相攸之意乃若是其殷切耶誠齋道彼只一兄因負重入京會試中途遇盜溺死長江故夏族已爲烏有雖名繼女實親生無二也成全見說歎息道原來如此念夏公亦可謂一代偉人却怎使伯道無兒今猶幸中郎有女曾聞叩闈扶柩廬墓守孝想即此合愛也似此才能賢淑閨秀小弟執柯之人亦自榮幸誠齋再三致謝因又問道小弟方才因年兄未歸偶閱此卷試作真乃出色當行可稱造五鳳樓手段但不知此生之年貌何如耳成全接卷一看道此乃蔡其志令郎蔡儒珍之作年齒未踰二十文才可冠三千是小弟最得意之卷故已取他第一名科舉不期年兄眼力與弟相同誠齋見說心喜道但還未知曾否授室小弟弱息馨如待字閨中每思覓一快婿今閱此生之卷私心甚愜如其紅絲未有所繫更欲仗年兄鼎力一爲月老也成全笑道聞蔡生尙未有室小弟作伐當無不諧但年兄得隴望蜀浙地奇才竟欲一網打盡亦不免太狠心些誠齋笑道倘二姻俱諧自不敢忘年兄斧柯之力但弟與年兄

原係至交小弟得此快婿年兄亦可稱于湯有光矣說罷大笑而散正是

不問藍田求種玉

笑從冰語覓東床

不說誠齋別去且講成全次日特設了一席邀請秋麟儒珍見學院相招欣然而至只有那秋麟一自揚州歸後日日和這假瑤枝洞房春色足不出戶後來探知誠齋陞任嘉興知府又聞得這兩日在杭參謁上司越斂跡深藏連堂前也不出來步步成學院差人下東來邀家中只是遊學未歸這句話辭了去再說儒珍拜見成學院道門生深荷大宗師培植之恩方切銘感今者又蒙寵召祇覺益抱不安成學院笑道茲有一件喜事相聞故設杯茗奉迓且待陳秋麟到來一總言之儒珍聞言心中想道不知是甚喜事却要秋麟來才說正在猜疑只見差去邀請陳秋麟的早回來稟覆道陳相公因遊學未歸故爾不到成全道既不在家且俟改日面談也不必再候了當下酒筵齊備成學院便邀儒珍入席儒珍遜道既有台命卽此宣示可也何必又叨賜宴况大宗師在上門生亦怎敢安坐持杯肆然罔忌成學院道師生一脉相承正該合歡杯酒賢契慎勿拘牽俗套致老夫莫伸繾綣之懷儒珍只得告坐了酒至半酣成學院笑道書中有女顏如玉信是不謬昨有本院同年至契嘉興太守蘇公偶過敝署因閱賢契佳作十分欣羨蘇公有位令愛芳字馨如夙稱金閨之秀欲屈賢契作東床佳客央本院作伐不知賢契尊意如何儒珍正苦

馨如姻事誠齋不允欲再挽冰往議今聞成學院語却中下體那有不然之理便深深打一恭道蒙蘇大人不棄寒素又大宗師辱爲執柯門生敢不遵依但念一介孤寒愧乏白璧爲聘耳成學院大喜道既是如此一言已定百年不易的了但令尊翁處尙未走啓望代本院致意儒珍道謹領鈞命門生返舍當卽稟家君也但適才聞約陳秋麟未識是何台意成學院笑道那蘇公還有一位繼女亦挽本院作伐欲與秋麟訂姻故併招之願欲一舉而兩得不意秋麟遊學未回此亦不妨於異日另議耳但如今秋聞伊邇賢契宜益加淬厲之功方才所云既已訂定且俟撤棘之後以便作兩登科耳儒珍致謝道仰承台諭敢不承教正是

細看月輪如有意

定教丹桂傍嫦娥

當下儒珍別了成學院一路回來好不欣然自得與其志說了亦甚喜歡擇定吉日先下聘到誠齋任所合盞之期自待場後不提且說馨如知父親與他受了蔡宅之聘雖是聞得才貌俱優但因有繡詩一段幽情心中頗不悅懌事到無可如何惟有付諸長歎而瑤枝聞秋麟之事未曾得諧亦甚愁悶又兼誠齋回衙說知自己家內片瓦無更覺十分傷感不在話下再講若蘭在蘇衙說馨如所諧之配却是蔡其志的兒子名喚儒珍吃了一驚好生疑惑不定便與紅渠私議道我家那曾有什麼公子却來與馨如小姐聯姻况儒

珍之名又却與王生同號這事好不奇怪紅渠道小婢看來當是另有蔡家偶然名姓相同若是老爺時節或承嗣那房接續香火豈不知王相公名字却也喚作儒珍耶若蘭道我也是這般想但我和你雖蒙老爺恩養在此已是三年了不知何日才得出頭算來也終非了局又無處可通信息不知近來老爺可得康健又不知王生行止何如此心一轉愁悶欲死紅渠道愁悶却也何益方今大比之年有心候至場後再看光景倘上天憐憫節使王相公鄉榜題名那時向蘇老爺說明是會合之期亦不枉爭這一口氣若今日回去王相公仍是個窮秀才老爺仍然不悅況去年在揚州那個陳秋麟不知是嬌綉代嫁的這個陳秋麟不是倘或就是他蘇老爺說他向未曾有姻故欲將瑤枝小姐配他豈不是嬌綉之去必有甚麼敗露不知老爺怎地一個挽回在那里的小姐如今回去豈非之自入於罪却有許多不妙哩若蘭道汝言亦是有理倘王相公今科又不中却將奈何紅渠道中與不中且待場後再作計較若再不中是竟向蘇老爺說出真情要他訪問王相公消息將小姐從蘇宅出嫁難道陳家再來爭得這個就是一條活路了若蘭見說不覺轉愁作喜道汝言有理且再等看秋榜也不說若蘭主婢閨中談論再表儒珍自訂姻之後心中十分得意到了試期入場真乃人逢喜氣精神爽三場文字都做得錦繡相似高第的中了第一名解元報到家中蔡其志與儒珍十分喜悅原來其年主司因這王字犯

了聖諱故榜上惟有姓王的一個也不中儒珍却幸而改姓了蔡成學院深喜自己眼力不差因催儒珍畢姻以應兩登科之語其志擇定吉日不消儒珍費心早已諸色齊備到了佳期新人已娶入門笙簫奏曲蘭麝飄香一個絳服烏紗如潘安再世一個金裝玉裹若仙子臨凡果然一對美貌夫妻甫完花燭送入洞房外面優人演戲自款待諸親百眷不必細表且說那二位新人在洞房中彼此覷面一驚一喜驚的是馨如暗詫今夕之蔡解元爲何與昔日之王先生面貌無二心下好疑惑喜的是儒珍得對著楊柳樓頭一面不夏亭內重逢的蘇小姐追念昔日之相思竟有今宵之配合心中十分如願喜極欲狂雖侍妾滿前竟有些顧不得體面見馨如低頭沈吟料是疑我人是姓非之故便微吟他前日所續的兩句詩道仔細因知春自在憑君莫認並頭蓮吟畢笑道蒙續半章佳句果成紅葉良媒馨如見說方知就是昔日王先生心中却才快活了因微笑不言儒珍那時意愜神飛因又笑道曾憶昔時於不夏亭中月夜相逢蒙小姐有媒妁可通之諭因挽令表兄楊君執柯豈期令尊不允遂致轉切相思已自分斷無今夕若非三生有幸烏能終附絲蘿耶馨如聽了那一段話忽然花容發怒起來正是

書齋偶爾續新詩 尙是文人遊戲時 若說荷亭曾夜遇 宛然密約與私期
只因這一發怒有分叫雪隱鷺鷥飛自見柳藏鸚鵡語終知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評云若蘭訂盟於先馨如聯姻於後而花燭之諧顧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一似未娶讀者之意之甚吁工良心苦而不得蒙嘉賞於衆口昔人所以歎得一知己爲可不恨也小說家一人而擁數妻者動云姊妹稱呼以爲庶幾無小無大莫判低昂而豈知妻之義爲齊例止有一外此則皆是妾縱美其名曰姊妹而其質仍是妻妾耳夫未與馨如成婚而遽得若蘭消息則馨如例當離既成婚而後知若蘭消息若蘭則例無離者於是不得已而調停之曰姊妹稱呼夫是則真姊妹而非妻妾耳才子臨文雖於至平極淡之一稱謂亦必要咬出汁漿不肯汎衍如此琵琶於牛趙之間其何以能無遺憾乎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五回

兩解元雷擊花妖劍

詞曰

雨雨雲雲百事有愛愛恩恩那忍殺分手但願天長地久卿卿常是連環紐 寄得神仙奇妙訣擎掌雷生驚擊花妖走錯認花殘風雨驟東皇愛護還依舊

右調蝶戀花

話表蘇馨如見儒珍說曾於不夏亭夜遇心下駭然以爲此言從何而起欲要即問一個明白見那侍妾滿前害羞不好啓齒欲待且隱忍了異日再問却又隱忍不住况此關係香閨名節怎生含糊得因說道續詩一事昔因相公他出偶然捉筆實係無心然猶負愧至今至適言不夏亭之遇不知相公所遇何人儒珍笑道年餘之間不信貴人多忘事至此馨如道如此說來終不然是賤妾不成儒珍道不是小姐更有何人彼時若非驚散早已踐並頭蓮之句矣馨如見說不覺勃然變色道相公視妾爲何如人而造此狂言以相誣玷耶妾雖閨中弱質亦頗知禮法豈有柔濼私期之事貽閨闈之羞乎儒珍笑道小姐請自息怒既云不曾相遇就是不曾相遇了何必爭得馨如道說那里話此事關妾一生

名節豈可含糊過去空負玷辱之醜聲若不察出此言之所從來恐今夕花燭亦爲虛設也儒珍見說心中著急深悔自己多言因再三告罪馨如却執意要辨明白兩下正當難解難分只見柳枝在旁暗笑馨如覺笑得有因便問道不夏亭之說莫非汝有所知耶柳枝見問方才說出蔡相公不夏亭所遇實非小姐却倒是柳枝儒珍見說驚問道那個柳枝柳枝道就是小婢儒珍道怎麼就是你既然是你便不該假裝小姐來取笑我了柳枝笑道小婢焉敢假裝小姐來取笑相公是相公自來取笑小婢做小姐故只得權認小姐以資取笑耳儒珍見說恍然大悟道怪道那夜內喚柳枝便驚走而去我却如何便曉得若非小姐定要根究一個著實竟被取笑了這一世了柳枝道這是相公自己的懵懂了量得我家這小姐可肯獨自一人半夜在荷亭玩月的馨如道雖則如此彼時就該說明才是豈有將我之聲名借作汝取笑具耶儒珍至此方始信馨如閨範謹嚴十分敬愛時已夜深同入鴛幃償其夙願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再說蘇誠齋因送女在杭聞知新婿卽前者求親不允的王先生深異其天緣莫道本欲卽日還任只因瑤枝姻事未諧向知儒珍與秋麟莫逆思量令他往爲說合勝似另挽別人故爾在杭攬攬著人來請儒珍到公館中將向日秋麟在揚州自己如何留他作寓要

將繼女瑤枝配他秋麟如何托故不允語氣過自矜誇自己如何因愛才念切設立計較治酒錢別微露瑤枝才貌秋麟如何一見而不肯起身重復想我許親事自己如何因怪其傲妄要奈何他幾時然後才允其所請那日如何小童來報竟於夜間不別而行細細叙了一遍又將浣成學院成柯家中以遊學未歸爲辭也說了道聞賢婿與彼知交意欲煩往一談必善達我愛才之意儒珍道岳父台諭自當急往但念秋麟既親見瑤枝才貌豈有才不慕才之理其所以夜遁者想亦因奚落一番不勝前倨後恭之愧是以不別而逃耳小婿自場前與彼會後亦久不相晤容往一談其事當無不諧也誠齋道諧與不諧亦豈能就定得但賢婿在內關說說諸多熨貼耳儒珍連聲稱是卽欲起身告辭誠齋已預備有酒留住入席飲至半酣方容告別歸家燈下卽與馨如說知前項事情馨如笑道妾料那陳秋麟定是福薄不能享瑤姐之才貌故有此一番顛倒耳儒珍道顛之倒之失而復得方算是奇緣若輕易便可以成就亦何足爲奇卽如我和小姐之姻始也求而不允後乃不求而允有那番顛倒今日便覺更恩愛矣馨如道雖是如此總緣前定事豈偶然但不和那秋麟才貌果係何如却能使家父這般愛慕儒珍笑道若問秋麟才貌竟與卑人彷彿馨如道倘與相公彷彿便不算佳耦了儒珍問何故馨如笑道酒鬼解元有甚佳處儒珍亦笑道李青蓮斗酒百篇古稱爲佳士何曾有酒鬼之號耶不說儒珍夫妻

笑謂再講秋麟那日正在房中看瑤枝對鏡晨妝忽報儒珍在外相候因是友誼不同亦且睽隔有日只得出來相見坐定茶罷秋麟先開口笑問道聞吾兄丹桂高攀藍橋有耦弟遊學才歸竟尚未過走賀但吾兄宴爾新婚脂香粉膩洞房中春色方濃何由念故人而蒙賜顧儒珍道裙布荆釵粗畢室家之願何足言賀所以今此走候者特來與兄執柯耳秋麟笑道過蒙盛情奈已授室不知是誰家閨秀而煩吾兄作伐也儒珍道且請問吾兄於幾時畢姻又所諧之耦何處名門而小弟竟絕不相聞也秋麟道兄且說爲妙弟則非一言之所可罄却未便縷陳儒珍道小弟今所說者係妻父繼女瑤枝才貌俱佳故欲與兄作伐耳秋麟見說哈哈大笑道所言既即瑤枝弟於兄連襟已久又何待作伐爲耶儒珍驚訝道終不然吾兄適言已曾授室難道就是瑤枝不成秋麟笑道然也吾兄豈尙不知其委曲耶當是欲爲令岳翁作說客故耳儒珍道這事十分難解妻父之瑤枝方欲遣媒說合而今兄處忽已得之弟實不能知矣秋麟笑道事已至此量不能隱瞞况弟與兄垂髫知己說亦何妨弟前因慕廣陵之勝駕言往遊蒙令岳翁留寓衙中欲以繼女相許弟緣未卜才貌何如辭之甚力乃次日於見月樓頭不期而與瑤枝相遇值其向壁題菊果然才色俱佳不覺爲之心醉後瑤枝於月夜潛至書齋備言蘇翁原欲以親女締姻因其醜陋特令瑤枝露面以動弟心隨欲施其李代桃僵之手弟聞言驚惶無措遂攜瑤

枝黑夜遁歸恐防令岳跟追是以託言遊學而實則在舍潛踪與兄至契豈敢不判真情令岳翁前還望吾兄善爲調劑也儒珍見說驚得目瞪口呆了半晌道此真非常怪事了妻父之瑤枝現尙在室而吾兄之瑤枝又得同來此亦瑤枝彼亦瑤枝難道有兩個不成真令人不解據弟想來兄今所擁當是假冒相惑耳秋麟笑道小弟與瑤枝雖不過在見月樓一面而娉婷之影已寤寐不忘况小弟此副法眼頗算牢硬如何有得錯來儒珍道其然豈其然乎妻父實因愛兄之才故眷眷不已今據吾兄說來彼豈尙不知瑤枝之逃在兄處者而猶流成學院並小弟來執柯耶此妻父之瑤枝仍在閨中明矣妻父之瑤枝既在閨中則吾兄之瑤枝弟疑必假秋麟笑道甚麼古董物件却可以假得來耶况其具有絕世才美卽算是假弟亦何樂而不爲豈其必令岳之瑤枝始快乎儒珍只是搖頭稱怪兩個正在爭真論假委決不下只見外面通報進來道半塘紅畢老爺拜望秋麟道那個畢老爺便叫開門相請早見一個闊服大帽的搖擺而入秋麟遠遠認得是畢純來爲何忽有此拜因只得迎入純來先與儒珍作揖道適才先到尊府奉叩深以公出未晤爲歉不期於此相逢幸甚幸甚儒珍便道重蒙賜顧有失迎迓開罪良多純來與秋麟見禮畢大家坐定秋麟道向久違教聞老先作閩嶠之遊不知幾時榮旋的畢純來道小弟自前年北地回來因舍親李之生在福州作府不時有信來招特往探望豈期一住年餘歸

來道經天台故吏家又攔攔了兩月直至昨日抵舍因是在天台道上遇見貴相知蘇紫
兄野服黃冠道家裝束附弟錦囊一個令寄與二兄同拆即跨鶴冲霄而去方知渠已成
仙故今一歸即來奉訪說罷向袖中取出所寄之物遞與秋麟儒珍全拆開一看見錦囊
外面書著靜處拆看因不即展藏入袖中向畢純來致謝攜書之勞又談了些閑話畢純
來自起身作別秋麟送了他出去入來與儒珍說道弟想老畢與我二人因有疇昔之事
久已交惡何故無端走訪原來有此附書緣故今據老畢之言紫兄果已仙去不知書內
云何却令向靜處開看儒珍笑道想必紫兄遠念故人特寄長生秘訣欲度我二人同
入丹臺耳但如今從那里覓得靜處看去秋麟道舍下後園樓上最是幽靜何不同到那
廂拆看便攜了儒珍之手一徑投後園來儒珍登樓四顧只見窗繹蛛網案積飛塵床臥
缺絃之琴壁掛不全之畫真乃幽閒寂寥罕留人跡儒珍道吾兄此樓構造精雅想小弟
從未登臨却緣何境界甚熟好似到過幾次的一般秋麟笑道樓之僻陋甚不足稱但曾
作吾兄洞房三年非久何遂忘之想彼時兄在醉鄉中耳儒珍想了一想因說道是耶憶
昔蒙兄盛意納弟蘭房那夜跳窗而出原來就是此樓思之恍如昨日不想早閱三年念
弟原配盡節江心而不才今又忘情再娶登斯樓也能不負芒說罷不勝傷感秋麟勸道
雖是如此今兄已螟蛉蔡氏所以慰勞芳魂於泉下亦殊不爲無情舊事休提且將紫兄

錦囊試拆看有何語儒珍應道有理當下拆開那錦囊來只見小小一幅黃紙上書九天
應元雷訣前錄呪語後畫雷符秋麟笑道目下又非端陽佳節却寄這符呪何意儒珍道
且看那箋上寫些甚麼便知端的因再將素箋一看却是首七言律詩道

看破炎涼別寄巢 想思每憶六條橋 山中採藥心先動 路上逢人語寄遙
所遇瑤枝非舍妹 攜歸紅拂是花妖 將符依訣朱書掌 次第拳開怪即消

秋麟看畢驚疑道這是怎麼說儒珍道依紫兄詩中之意方才吾兄與弟爭執的那瑤枝
却是花妖假冒了來迷惑吾兄的有甚怎麼說秋麟把頭搖著那有其事若果是妖魅時
不過會妝點些姿色前來悅人如何有這才學真乃謝女班姬未之或過儒珍道我兄惑
於其才以爲非妖魅那吾兄亦頗憶昔時埋劍園所遇否况紫兄相隔千里而外又已證
仙量非出言有謬今寄有符呪即當如法驅除兄尙遲疑不決倘致戕害身命悔亦晚矣
那秋麟見說忽然省悟道是矣弟憶昔年埋劍園所遇原曾言有揚州之貶而去秋在令
岳衙中亦見玉芙蓉數本一如埋劍園頭莫非即此花之貶彼爲妖乎儒珍道此亦何疑
秋麟此時心中有些害怕皺著眉頭道爲今之計不知幾時方可除得儒珍道此事豈待
時日若泄漏機關反受其害今符訣已有即刻就可動手秋麟道吾兄之言是也但弟此
時驚魂不定全仗吾兄幫扶儒珍笑道有了符呪還怕怎麼只要吾兄如此如此驅他出

來小弟包管成功但吾兄亦須幫助一二必須捉得他住不要被走了才妙秋麟道這
個不難家中人手儘多叫他二三十人來幫助吾兄擒捉便了儒珍道這捉妖怪不比捉
強盜用不著人多人多法亂倒要被他逃走只須小弟與兄兩個足矣秋麟笑道兄倒好
像道士出身却怎曉得這些訣竅儒珍道量這道理如此那里面有甚麼訣竅如今閑話休
題兄可有利劍去取了一口再拿些硃砂來秋麟一一取到儒珍沐手焚香依著紫宸的
符咒先與秋麟左右兩手畫好令他拿了訣道依紫宸詩上說須次第牽開想是先放左
手後放右手之意切勿亂了秋麟依言把拳握緊儒珍於自己左手也畫了一道朱符將
劍暗藏身畔同秋麟下了樓梯徑往內室那假瑤枝正在窗前勻粉忽見秋麟同儒珍走
入忙問這是何人却直引入臥室中來秋麟道這是你家令妹丈故特引入來見禮假瑤
枝道既然是妹丈時可請外面客位里坐儒珍道因有一言相詢倒也不及坐了假瑤枝
道不知有何下問儒珍道請教大姨還是妻父親女還是繼女還是明媒正娶與秋兄的
還是私相授受與秋兄的今日須要見個明白庶免禍生不測假瑤枝見說勃然發怒道
你是何等樣人敢來問我家親繼公私之事實可謂唐突極矣儒珍又道因有此不決之
疑故爾試問豈是唐突假瑤枝道欲知我事只須問你姨丈便知有甚難了之事却是這
等大驚小怪儒珍回頭顧秋麟道還是如何秋麟低頭不語儒珍道事不容瞞妻父的繼

女瑤枝現在閨中汝果誰宅之女可實言之若再妖言誑冒當以雷訣相治假瑤枝見被
道著了病根不覺語塞欲要及走儒珍早拔劍在手大聲道何物妖魔敢來作此伎倆今
奉天曹律令特來斬汝倘敢潛逃何處說罷趕入一步提劍便砍那假瑤枝見勢頭不好
忙回身叫慢來即閃過劍鋒將儒珍攔腰一擋早已五岳朝天仰面跌著假瑤枝奪劍在
手正欲來害儒珍不隄防他掌中雷訣跌散忽然霹靂一聲從地而起打個正著假瑤枝
叫聲不好棄劍欲走秋麟驚得慌了兩手雷訣齊放一時霹靂連轟電火滿室只見那假
瑤枝向地一滾化道金光從牖上飛出正是

洞房昨夜麗陽春 雷火無端苦漫侵 不是天台書寄至 風流終喪牡丹根
不知是這一番雷電交加假瑤枝作何下落且看末回分解

評云雷擊花妖豈兩解元具此本領只是托賴紫宸遠寄符訣而藉其餘威耳然而書
符於掌次第牽開霹靂幾聲妖消怪滅事則快文則不快奈何惟才得符咒入手而書
生漫不自量輒謂可如蠶中蠶之唯我欲爲遂令仙傳之技至因驕矜償續而後又轉
敗作勝之功斯稱快文矣

繪像鐵花仙史

第二十六回

三神仙法潤玉芙蓉

詞曰

權停鶴鹿重整花如玉不是一番紅與綠怎顯春光滿目 佳人才子團圓功成名

就榮旋酒醉詩吟卽席世間至樂如仙 右調清平樂

且說儒珍與秋麟將掌中雷訣一齊放手霎時雷聲大震閃電交加雖將花妖擊走兩位解元却也驚倒嚇得秋麟家中大小一齊湧入房來問道這般青天白日緣何忽發雷霆秋麟與儒珍定了一定神方才說出拿妖之故都各吐舌搖頭秋麟因吩咐廚房治酒壓驚兩個飲了數杯秋麟道可惜方才慌了手脚致被他逃去不會曉得甚麼妖物却如如此作怪儒珍道今吾兄吉人天相故有紫兄遠寄靈符殄滅此怪常言捉賊不如趕賊要曉得他怎麼秋麟道蒙兄之情仗吾兄之力雖幸擊走恐後復來則爲禍不小奈何儒珍道些子小妖經這一番雷火恐未必不仍然是死卽或逃遁何方亦已心膽並裂豈敢再來作孽况又有紫兄可倚如今想已識得古董了尊意還是如何秋麟笑道再不想這怪物也能作詩作文若非吾兄明見小弟終遭荼毒其令岳翁所諭小弟久有求吉之心因

被怪物打渾以致阻我朱陳今妖氛已靖初志未移豈敢有違令岳雅意還望吾兄大力
玉成感荷良切儒珍道既蒙見允容走白妻父諧此良姻天色已晚卽此告辭返舍秋麟
笑道吾兄宴爾新婚本不當相留奈弟今宵實係寂寞欲屈同榻何如儒珍見說只得笑
而復留兩個飲至更餘方乘醉而寢次早儒珍辭歸卽來公館中見誠齋正欲說起秋麟
之事忽報畢老爺拜誠齋接過名帖一看見是畢純來意欲回他不見儒珍道爲秋麟之
事小婿正要見他誠齋便吩咐請入來原來畢純來因過紫宸之事知道誠齋在省故特
來報喜不期又遇著儒珍都相見坐定先是畢純來道違別台臺屈指三載每懷培植之
恩無日不神馳左右昨在家表兄李福州任所盤桓了這年餘故未能親近前日返舍方
知台臺榮擢嘉興大郡不勝欣慶治晚今日一來恭賀陞祺二來治晚回浙時天台道上
忽遇令姪紫兄道家裝束寄一錦囊與令坦儒兄及陳秋麟兄同啓又寄語台臺母爲憶
念年餘之間當有會期因跨鶴而去治晚於時狂喜私計何幸遇仙昨既交割錦囊今特
肅誠走報誠齋見誠亦覺駭異因笑道蒙兄傳信足感盛情這般看來舍姪果謬成仙但
何忍竟無隻字慰我反有錦囊之寄與秋麟及小婿不知錦囊之中所云何事賢婿定已
閱過儒珍道一樁奇絕之事幸得此錦囊否則陳秋兄定喪命於怪物之手誠齋與畢
純來忙問何故儒珍因將秋麟在揚遇妖逃歸並昨日爭論真假未決恰值接到錦囊內

有符咒併詩依法擊走花妖的事細細述了一遍誠齋與畢純來大駭道天地間原有這
般異事但不知是何妖物以致千里遙知寄書除滅也儒珍道今據紫兄詩意並秋麟揣
度起來依稀是玉芙蓉之妖昨日秋兄與小婿一時心驚膽戰惟見一道金光自窗中飛
出實不曾看得明白不知果是花妖也誠齋道不錯的那揚州署內果有白色芙蓉自秋
麟夜遁之後其花忽枯原來有此怪事若非畢兄攜書而來怎得明了如今妖孽既除瑤
枝姻事還是何如儒珍道姻事之說蒙已允諧但小婿忝在門下執柯未便耳誠齋道既
是如此卽煩畢兄作伐豈不妙哉畢純來見說深深一恭道藻鑑精明旣得雀屏之選何
須更備斧柯但紫蒙見委當效贊襄來日容往訂盟誠齋大喜致謝畢純來便別了誠齋
翁婿一路回家次日到秋麟那邊說知來意秋麟不勝欣喜道蒙老先辱爲執柯作合之
功決不敢忘今日畢純來笑道吾兄郎才女貌天付此奇緣不佞聊爲二姓傳言何功之
有今者種玉之緣已就納采之禮未成似宜早卜良辰先行求吉其花燭之期尙容徐擇
秋麟連聲領教當下秋麟因會試伊邇忙擇日打點行聘大婚之期亦卽擇定在次年會
試之後正是

一飲瓊漿百感生 元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自是神仙宅 何必紛紛上玉京

再說儒珍見秋麟姻事已定心中喜慰亦因會試期迫與秋麟約定在蘇州相會一同上

京自己却先幾日同馨如前往嘉興一來因是俗有回門滿月之例二來就好便道入都也夫妻兩個來到誠齋衙內拜了丈人文母又與蘇日相見蘇日欲執師生之禮儒珍不肯道昔日雖是師生今日已成郎舅豈敢復受此禮蘇日道一日爲師終身是父况受業年餘敢以郎舅爲藉口而壓弟子之道耶誠齋道吾兒之論雖是但在姊丈何安倒不如只行常禮的脫灑些蘇日因便作了四揖儒珍回揖方罷抬起頭來忽見紅渠侍側吃了一驚却不好便問得又不知是他又不知蔡小姐果死與否心下驚疑不定不覺的一雙眼睛對著紅渠看得呆了原來誠齋自安了瑤枝姻事杭州回來若蘭將自己行踪從實向誠齋說了誠齋方曉儒珍即係伊夫其志即係伊父當下儒珍到來再著紅渠在外識認見儒珍果然看得有因因笑向道賢婿莫非認得此女麼儒珍道實係有些面善但不知他可正喚紅渠紅渠見說不等誠齋回言便上前道原來果是王相公倒還認得我叫紅渠小姐爲了相公吃盡千辛萬苦相公倒大小登科好不飛揚自得也覺太忘情了些儒珍見果是紅渠不勝驚喜亦無暇分辨並非自己忘情的話只忙問如今小姐那里你却緣何在此紅渠因將小姐不肯改嫁男妝逃出偶遇蘇爺招贅作婿後被識破認爲繼女之事細細述了一遍儒珍大喜道原來如此但我只道小姐盡節江心故蒙蘇爺不棄更結絲蘿既是小姐在此何不早說真情與蘇老爺便省一番周折今却奈何誠齋道賢

婿不必躊躇可俟二女這里相見少不得有個商量紅渠因便入內一五一十的與若蘭說知時馨如正和若蘭瑤枝相見了在那里坐談忽聞紅渠之言方曉儒珍却就是若蘭的丈夫不勝驚異因笑道再不想令妹夫就是家姊丈造化弄人可稱奇絕今既如此姐姐可同出見若蘭心下又喜又怒喜的是喜果然是他又得高中解元也不枉自己一番苦志怒的是怒他薄倖頓忘昔日之誓而作驕如之婿因不肯出見道彼日自在外與我無干却去見他怎的驕如道姐姐之言悞矣且請教姐姐矢志守節所守誰耶今得重逢真乃莫大之慶豈以小妹之故遂愠而不出乎瑤枝也再三相勸若蘭雖是心中忿然亦渴欲一見表白自己苦志又見誠齋連差侍女來催只得同馨如出到中堂儒珍一見如獲奇珍也不顧家人在旁便欲上前剖訴衷腸只見若蘭玉容含忿道君今富貴豈復知有屢屢耶薄情郎更欲何爲哉說罷悽然掩面而泣馨如勸道王生薄倖有負姐姐苦志固該切責但念彼只悞謂姐姐玉碎珠沈故關雎另咏今姐姐既紅先繫妹當附列小星虛正室之位相待何如儒珍道蒙小姐虛懷自卑人解體難酬但豈以正次相別惟仍其姊妹舊稱耳誠齋道吾兒之意甚賢賢婿之論尤正爾兒亦不必再煩惱矣若蘭道雖蒙大人嚴諭賢妹雅懷但兒所守者節與義耳豈爲此薄倖人乎今惟苦守節義以盡餘生以謝王門豈更復作夫婦之想願賢妹自理琴瑟愚姐今此一見已畢了三年苦志

明日即當祝髮空門向慈雲大士稽首耳儒珍見若蘭負氣不下竟欲削髮爲尼急得幾乎下跪再三請罪道實非卑人薄倖敢負小姐貞心此一點血誠惟天可表即今螟蛉於蔡認蔡作父亦由感念小姐之情而欲慰其暮景乃小姐固執其心至以空門自矢豈不辜蘇太山三年鞠育與蘇小姐一片美情而卑人亦豈復有琴瑟之樂惟有碎首堦前以釋小姐之怨而已誠齋見說怒道賢婿竟欲以父母遺體報妻子私情獨不念爲名教罪人耶即蘭兒值此顛連雖亦不無氣苦然幸得重逢終宜歡合若蘭只是煩惱惱惱亦可謂不成意思極矣當下蘇夫人與馨如勸了若蘭入內誠齋自囑儒珍備會試場後畢姻又寫信寄知其志其志即日來到嘉興父女重逢悲喜交集其志又謝了誠齋撫養之恩因儒珍已繼爲子不便接取若蘭回家仍留在蘇衙出嫁正是

牡丹權且寄春光

捷報泥金再洞房

不是一番寒徹骨

梅花怎得便馨香

且說儒珍在誠齋署內耽閣了幾日即便起身入都會試因與秋麟有約有在蘇州又盤桓了兩日候得秋麟到來並船同走在路上儒珍說起若蘭之事秋麟不勝歎異一路上飢餐渴飲不覺度過殘冬直至燈後到京尋了下處略將書史溫習試期入場俱各得意天門榜放儒珍得中經魁秋麟占了會元兩個不勝之喜到得殿試儒珍中了榜眼秋麟又是探花應制俱入翰林兩個便聯名告假回籍完姻天子喜二人少年美雋俱寵賜金

蓮寶炬宮花綵綵還鄉舉姻儒珍秋麟謝了恩資賜離京不日抵家各自打點花燭之事其時誠齋亦因年老無意宦遊業已致仕誠齋因樂武林山水便欲遷居西湖奈無得意之所其志聞知即將埋劍園住宅謹具奉送過來誠齋大喜因舉家遷往杭州到得吉期打點二女子歸儒珍與秋麟同日花燭都是畢純來爲媒弄得兩頭忙亂因奉天子恩賜完姻果然十分榮耀儒珍與若蘭在洞房之中訴說昔時顛沛今得歡逢一刻春宵眞乃千恩百愛次日起身與馨如見了禮一同出堂拜見其志家宴團圓十分快樂若蘭因感嬌緜紅渠之義勸其志將嬌緜認作繼女仍送秋麟爲妾又勸儒珍將紅渠收作通房儒珍又將馨如從嫁柳枝配與墨童果然合門稱慶各各快樂不提再說秋麟與瑤枝諧了花燭迎入洞房揭去方巾彼此觀面俱各暗喜見月樓一面之緣將遂秋麟因細閱瑤枝芳容果是十分美麗雖和那妖魅有些相似却另具一種溫雅之姿迥然各別心下好不喜暢那時攜手入幃眞個是才子佳人天然配偶到了次夕家宴馮吉星夫婦在席見禮認得瑤枝容貌宛然就是昔年伏闕上書的夏小姐因笑問道賢甥媳令尊莫非是夏英老年兄麼瑤枝見問抬頭一看方知就是馮吉星夫婦忙裨衽拜謝道原來是馮大人昔在都中深荷大人之恩使先君奇冤得白靈柩得歸至今欽感不已吉星笑稱不敢秋麟見說茫然不解因叩其詳吉星便將瑤枝昔年之事敘述了一遍秋麟聽畢驚喜道既是

如此則仁和夏元虛乃令兄矣但彼時聞夫人已點選入宮却如何又得繼作蘇太山之
女耶瑤枝因將金山遇風覆舟蒙誠齋撈救認女之事細訴一番秋麟道夫人既是夏小
姐我有一物不知夫人還認得否說罷去書房內取來遞與瑤枝瑤枝接在手中却是柄
金扇展開一看認得是自己做的紅梅詩曾記在湖亭失去原來却被他拾得因微笑道
此乃賤妾故扇這麼不認得秋麟方知果然湖亭所遇美人滿因奇快不禁哈哈大笑此
段姻緣雖蒙蘇太山俯就追憶拾扇之時因已天緣湊合真乃奇事也吉星問其原秋麟
將昔年湖上相逢偶拾此扇無處訪問後知係元虛令妹有儒珍之事爲阻又隨遭點選
一變自分決無今日不想終得遂願的話說了一遍道這柄詩扇豈非便是赤繩耶吉星
夫婦和陳夫人俱稱異不已正是

憶昔湖亭相遇時 拾來金扇有新詩 而今幸遂于飛願 紅葉爲媒信有之

再說蘇誠齋自從遷入埋劍園果然占著山水勝處十分得意因又與蔡其志馮吉星畢
純來結爲香山老友看山玩水飲酒賦詩領略那林泉樂趣光陰迅速儒珍秋麟畢姻後
又早彌月誠齋設席園中接收三女回門又邀其志吉星純來並二婿同宴於文官閣內
男女東西異席而飲十分歡樂正飲之間忽管園的走入報道園外來兩個道人一個道
姑稱是老爺親戚欲要進見誠齋道我家那這麼道人道姑的親戚你且去領他入來看

管園的去不多時果然引了兩個道人一個道姑進到筵前稽首誠齋抬頭看時早認得
是姪兒紫宸秋麟便只認得那道姑是水無聲卻怪他與紫宸並元虛聚作一處當下大
家相見了各叙闊衷共問三人得道之由紫宸笑道水無聲係吾師天台道人之女原與
秋兄有半載孽緣故於藕花居相聚後因緣盡遂得飛昇元虛夏兄向雖塵凡顛倒然亦
名在丹臺祇因根基稍淺致爲氣稟物欲之所拘蔽而遭種種窘辱迨後金山遇盜半夜
落水所以不死者亦由仙緣之故使得飄流海外暫託賊營而賊渠萬斛珠則又爲其故
舊後貧道出師定海斛珠因敗自刎元虛率衆投降正當奏凱還轅忽蒙吾師到來點化
因而一同入山共參長生之訣今聞王陳二兄與舍妹等聯姻歡宴故爾特來慶賀誠齋
與衆俱各驚異因喚馨如瑤枝等都出來相見了誠齋又問道夏兄與姪兒等既已修道
不知可用葷酒紫宸道仙家並不忌葷酒但只憑道念堅固而已誠齋便命左右添設酒
殺紫宸與元虛無聲欣然入席飲次儒珍問道向者秋麟所遇不知是何妖物却能作怪
乃爾若非吾兄遠寄那錦囊則秋兄之命終爲所害今雖驅除不知潛形何處紫宸道弟
等今日之來雖云慶賀兩兄亦因妖物潛形之故蓋此妖乃卽此園中一古劍耳此劍爲
蔡老年伯令始祖所埋此劍未埋之先飲盡人頭熱血常餐塞外風霜於既埋之後又得
龍脉之氣山水精英團結加之年深歲久因而發出那一種弄色玉芙蓉來上吸星月光

華合就金水太陰至炁遂能劍化人形因是秋兄情懷太重邪念所感故有此遇若非小弟預知恐不免爲所殺衆人見說俱各吐舌搖頭其志道紫兄之言良不誣也會聞祖父相傳果有埋劍之事卽玉芙蓉一說可證矣但今此花已萎多年而此劍豈尙在園中耶紫宸道這麼不在如不信時略施小法花便重開說罷離席而起袖中取出個葫蘆走下階去折一枝楊柳蘸著葫蘆內水灑不幾點口裏喝一聲疾早見階前長出一叢芙蓉頃刻枝繁葉茂須臾蕊發花開正是

法雨初霽瓊枝頓長花向藍田開出種從瑤島飛來雖非國色却亦天香芳心雖淡那須顏色相烘素質幽閑正自塵埃不染習習風來每憶何郎傅粉遲遲月影渾疑素女傳香扶蘇亭榭香迷燕子玉樓春淹映池塘白鷺蝴蝶梨花夢錯認繁花獻媚這知一

劍橫秋

當下誠齋和儒珍秋麟等衆人見那玉芙蓉十分茂盛正爾驚異忽然花枝擺動花叢內走出一個美麗女子輕輕盈盈的來至筵前深深的道個萬福秋麟知卽所遇花妖害怕紫宸回頭笑道不妨因喝令以舞侑觴那女子便輕翻彩袖作霓裳之舞漸舞漸緊舞得筵前一片五色飛揚衆人暗暗喝彩只見紫宸叫聲收那女子杳無踪影惟有一劍鏗然墜地紫宸拾起道此卽所埋之劍也衆人近前看時果然好一口寶劍光芒射目鋒利殊

常上鐫小篆芙蓉二字紫宸將劍笑擲階前霎時烏雲四合雷雨冥冥那劍化作一龍臥地頭角崢嶸紫宸與元虛無聲叫聲列位珍重我等從此逝矣一齊跨上龍背騰空而起直入霄漢倏忽不見天復晴明霧散雲消衆人俱各仰首稱歎再看那階下芙蓉也絕無踪跡正是

葫蘆妙訣運元功

條忽瓊葩色是空

根抵千年藏紫電

花間舊日玉芙蓉

佳人才子應儀鳳

神女仙真共跨龍

憶昔相逢三尺劍

維揚笑殺一帆風

當下誠齋和其志等免不得把舊事翻新大家談論一番俱各咨嗟不已誠齋因命三小姐進內自己與其志等衆人洗盞更酌觥籌交錯直飲至月轉花稍玉山頹倒方才各散自此儒珍秋麟各擁佳耦在家歡樂轉瞬之間告假期滿只得一同擊簪入都補官宦途彼此得意後來若蘭馨如各生一子儒珍因將若蘭所出作蔡氏後而自己得姓歸宗瑤枝生有二子秋麟亦以其一承嗣於夏兩家俱各克紹箕裘簪纓勿替儒珍秋麟俱官至尙書同時告老回籍優游林下朝夕過從其年值儒珍若蘭八十雙壽大宴賓客秋麟齒爵俱尊推爲首席儒珍自出相陪飲酒之次紫宸與元虛無聲帶了冰桃雪藕玉液瓊漿也來上壽却還是羣英會藕花居時少年面目儒珍秋麟因求其度世之法紫宸取出金丹五粒令與三夫人各吞其一後來兩家老夫婦同日無疾而終空中隱隱如聞仙樂共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才圖會
卷一百一十五

傳為口解云正是

桃花片片落魚池 滿眼春光在此時
人事那隨羲馭駐 願從仙侶乞靈芝
評云文字於收束處最貴完密最忌疎漏
鉅才子佳人至得為夫婦固已畢乃事矣
然使花妖之案非有紫宸一番作用則篇中首尾不相照應亦不見才人之筆傳奇若此
種完密周匝觀上矣

T
類別
編號 ~~6852~~
冊數 1
售價 ~~0.80~~ 30

T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